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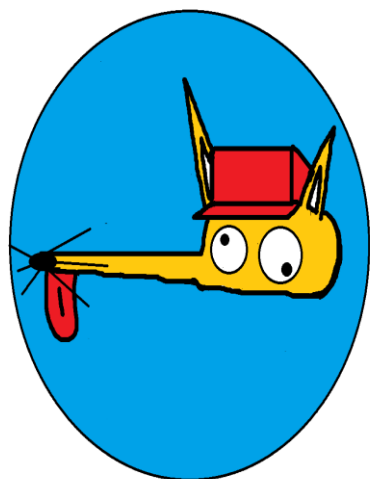
全中国最激烈故事

The most meaningless story of china

《垃圾桶选集》作者又一最新力作！

全中国最激烈故事
震撼发售！

卷首语



泰山府在此：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最新作品，刚刚我一屁股不小心给眼镜坐碎了，我妈就骂我，说又要坐四十里路去县城补眼镜，然后就蹬三轮带我去公交站，我到公交站发现坐碎的眼镜忘在家里了，我妈直接气炸了，我惭愧的想自杀”

书名：全中国最激烈故事（卷一）

出版日期：2026 年 2 月 30 日

定价：3000 元（冥币）

**严正声明，本故事根据超真实的拟像改编，
所有内容均受人类历史保护，仿冒死全家！**

关注作者知乎号

泰山府在此!!!!

获取本故事最新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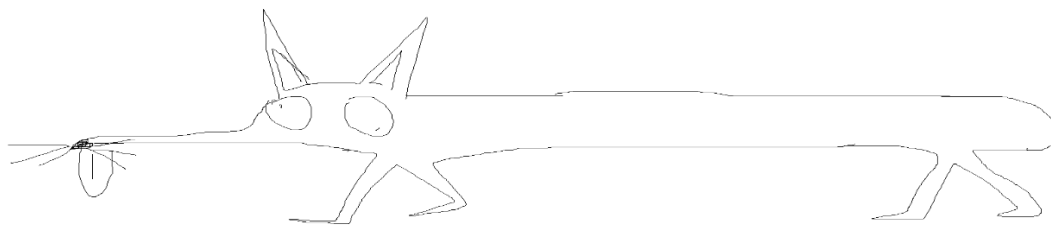
↑↑↑請牢記最新網址↑↑↑



滿18歲進入

目录

开幕：21 世纪大审判	1
第二幕：张家庄的故事	29
第三幕：前往繁华地带	49
第四幕：战神综合征诊断	169
第五幕：死人骨头喷火	298
第六幕：严禁携带炸弹	380
第七幕：全中国最卑琐的人	591
第八幕：罗非鱼罐头	804
第九幕：这哥们真有点那啥了	1069
第十幕：吃饭	1184
第十一幕：打服华北平原	1480
第十二幕：世界大战	1896



序言

张天仇是我的好朋友，他爸爸妈妈是种地的，一家人在驻马店西平县生活。他跟我讲小学的时候电视机上放《花千骨》，里面有个人被反派杀了，他看到杀人，就紧张起来，以为那个人是自己杀的，越想越怕，结果在床上动都动不了，呼吸困难。他爸问他怎么了，张天仇就浑身发抖说自己刚才杀人了，他爸就给他剥了根香蕉。

开幕. 21 世纪大审判

大约是我们这代人步入中年的时候，这个世纪也刚好步入中年，有些同龄人已经小有所成甚至飞黄腾达，而我们依然无所事事。二十年前我还和伟哥称兄道弟，当时大伙都溜他像条狗，没成想伟哥会是我们这帮人里日后混最好的，他今天作为甲级战犯被正式起诉了，面临多达 161 项指控，涉嫌什么种族灭绝还是什么，啥啥啥反人类、破坏和平、战争罪、酷刑罪、恐怖主义罪行，反正一大堆。

我瞧见伟哥有些蹒跚地走到法庭中央的麦克风前：“俺真的很对不起，真的，我真错了……”，还没说完，法官一个响梆子就打断他：“被告罗奇伟，你现在无权发言！”

宪兵们乌泱泱地挤进来，将伟哥押下去，国际法庭的气氛太庄严了，搞的我身边看转播的全都不说话。被告席上所有人都戴个耳机，以前多威风，现在就多怂。尽管目睹了伟哥被宪兵押回来，被告席上一个穿军装的还是仰起头，双手抱在胸前，看着一副拽样，法官马上发问：“Defendant Wang WeiYu, do you plead guilty（被告王卫煜，你是否认罪）？”

“老子不认！”

“Defendant Luo QiWei, do you plead guilty(被告罗奇伟，你是否认罪？)”

“对不起……”

“Please answer guilty or not guilty（请说认罪还是不认罪）”

“稍等”辩方律师一把子插嘴了：“我申请对被告进行战神综合征诊断，据我所知，被告席上目前有六个人，年轻时都进过这种病的收容机构”

“驳回！本国际法庭先前已有共识，不允许辩方以战神综合征为名义进行辩护”

在认罪阶段后，最屌那个大法官又在庭前致辞。他对整个国际法庭发表演讲，相当于对全世界讲话，电视机里就有旁白翻译成中文：

“今天，真正的公诉人是整个人类文明.....我们必须确保，这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惨重灾难，列位，请全体起立，为8亿8000万人的死亡默哀三分钟.....（三分钟后）我们必须对被告席上坐着的落魄之人做出公正的裁决，不被源于战争创伤的无知复仇所蒙蔽，但判决也当是极端的，确保全人类都铭记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是人类原初暴力、臆想、仇恨与残酷的活生生象征，任何对他们的仁慈，都是对邪恶的鼓励。战胜国们克制复仇的冲动，将战俘交由法律审判，这是强权对于人类理性的最大敬重.....我们不能再安慰自己，相信政治还有能力阻止野心家和阴谋者，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政治的必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审判后，尽管还要经历无数的冲突与流血，但终有一天，永久和平将会到来，建立在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超越上”

大法官的发言带动了全场的气氛，而且有一点大伙很服，自从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真没人再相信政治了。所以也不会再出现

什么“高涂当为代表的任侠集团通过煽动民众、靠着政治欺骗上台”这种老掉牙的说辞，总之确实是大伙选择了高涂当，也许是这样；如果没有高涂当上台，也会有别的跟社会一样躁的人上台，毕竟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躁的要命。而且法庭也该庆幸高涂当自杀了，否则，我实在想象不出来要怎样审判这人，如果高涂当还活着，我怀疑全世界都要被拽过来看庭审他的现场直播，无可置疑的——地球上每个角落，包括南极还有非洲那些没通网的犄角旮旯——所有人类都要被按在显示屏前看高涂当，这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野心家、最后一位“政治”家或者最后一个被检测出含有什么战神症基因的人（我都不知道这种病是怎么炒作出来的），看他如何落幕以及历史的终结。无论怎么煞有介事的夸大都不为过，对于高涂当的审判一定是超出人类想象力极限的，被迫要动用全人类的智力以及抱着对全人类的关怀，对他做出空前绝后的判决，因为高涂当集团的那些行为也超出了人类想象力极限，历史上还有哪个战争造成超过 8 亿人死亡的？还有人比高涂当更出风头没有？有人敢破他记录吗

“Will you state your name please? (请说出你的全名)”

“龙哥”

“Your true name! (你的真实姓名)”

“邓盛龙”

“will you repeat this oath after me, I swear by god,I will speak to pure truth,and will withtold and add nothing (请你跟着我重复

这一誓言——我向上帝发誓，会说出纯粹的真相，并且不会隐瞒和添加任何东西）”

在邓盛龙用汉语跟着起誓完后，对甲级战犯的审判正式开始。龙哥穿着一套松散的西装，还算比较正式。法庭先给他列举一系列罪证，但龙哥要么矢口否认，要么回答模糊，大法官不依不饶地发问：“被告邓盛龙，你在高涂当的集团，或者用你们喜欢的叫法，任侠集团.....你在高涂当的任侠集团中，从二十多年前的矫正中心开始，就负责出谋划策，所以他们称呼你为‘谋士’，是吗？”

“他们更多还是叫我龙哥。”

“.....你作为外长在战前声称对半岛的一系列行径属于自卫措施，但那时，你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高涂当在 6 月 23 日前是否有真正下达过自卫命令？”

“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项防御性措施，如果高涂当，他，呃，如果他当时想真正发动侵略战争，将不得不拥有三到四倍的师，但那时我们不具有这样的规模.....总参谋部的判断也是，这只是一场自卫战争，我们不会打太久”

“你们那时内部谁支持不扩大战争规模？是王卫煜，还是罗奇伟？”

“我那时不在委员会内部.....”

紧接着又是漫长的你一问我一答，法庭冰凉凉的，但空气却越来越燥，所有人都搞些小动作，哪怕是宪兵，他们背着的手

也时不时小抠一会指甲。所有人都在提醒自己，战争已经结束了，亟待一场大狂欢，没人在意死者，大伙只想享受阳光。但是在今天出门没有任何好处，商场、地铁、电影院还有任何频道都在转播这个审判，又臭又长，所有人都被迫看着邓盛龙那个逼脸。

“.....我在 2024 年 7 月，那时应该 26 岁，与高涂当结识，并与他进行了长期交谈，然后我意识到他有多么惊人的意志力.....呃，意志力，还有信念，那时我就想，只要跟着他，我就可以，我也说不清，但模模糊糊觉得，只要跟着他，我就像是拿到一张入场券一样，大场面的入场券，所以我就跟着他了.....”屏幕上那个逼脸继续说：“那时，高哥，如果法庭允许我用这种比较市侩的称呼（“请用全名！”大法官马上指正），好的，那时高涂当跟我们说，为了实现空前绝后的理想，我们可能要在底层潜龙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真正跟野狗一样沉沦，而只能隐忍.....但早晚有一天，这片土地需要我们这些最纯粹的人出场，我们是太过纯粹的中国人，乃至 99%的中国人都不像中国人，但我们也不太像，因为我们太纯粹，所以就像外国人。”

“这都是在说什么？请言简意赅！”大法官继续指正。

“好的，我继续说。如您所知，高涂当他一直表现的似乎处于超凡状态中，而且他的头顶有四个旋，我还从没见过有人头顶四个旋，我以前只见过最多两个旋，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对高涂当无条件信任。实际上，在战败后，我一直怀疑，因为自己无从而知高涂当的私生活，所以对高涂当的真实性格毫无了解，因此，

关于高涂当，我实在说不了更多。如果运气好找到高涂当的尸体，您可以解剖他，看看他的大脑是否产生，一些病变之类的……”他继续说些奇奇怪怪的话，大伙都迷糊炸了，赶紧换掉他吧，这都在说些什么，换伟哥来，谁敢换伟哥来？但接着上来的好像是煜哥。

“被告王卫煜，现年 49 岁，前总参谋长，陆军元帅。”

“你正经泥马呢！敢不敢跟老子拿把刀对砍？有血性的来，来跟我对砍！”

“肃静！”大法官唰一下就往桌子上打了个棒槌，但王卫煜依旧趾高气昂地站在那，一整个动作跟要灭世一样，宪兵给他双手立马架住，让陆军元帅动弹不得。法庭随即播放了许多影视资料，关于军队的侵略行为，整个法庭都目睹了 21 世纪以来最惊人最极烈的超级大场面，短短几分钟，一座城市就可以被夷为平地，火光冲天，夜空被各种五颜六色的激光涂满，血淋淋的世界之夜，整个地球，不论是外太空还是陆地上，炸弹都跟苍蝇一样嗡嗡乱飞，大场面彻底吞噬了一切——人们的皮囊无论再怎么好看，出门前打扮的多精致，只要被气浪波及到，瞬间就会皮肉都被扯下来，露出红艳艳的白骨与缠成麻花结的器官……军队大摇大摆进城，接受王卫煜（当时军衔是一级中将）检阅，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被征服。被告席上开始叽叽喳喳，曾经的高级将领们都交头接耳，对着某场战役的影像指指点点，有说有笑，而王卫煜更加兴奋，他不停呐喊：“太龙了太龙了！太龙了！！”，在

这之后，他更是转头对身边人说“大法官看的估计都热血沸腾然后一揽子他妈起飞了！”

“影像中所显示的，陆军在占领区实施的，对庸类的灭绝行为，具体指令是怎么出台的？”审判继续进行。

“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

“那时你们对所谓庸类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样模糊的命令是如何推行的？”

“估计是正常人吧”

“何为估计？正常人意味着什么？您是否知道，如果没有您所谓的正常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组织生产活动？这样莫名其妙的命令是如何得到执行的？”

“依靠感性来执行，让老子举个例子吧（他环顾四周然后起来试图做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讲），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走，我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人，看他穿搭、发型、走路姿势，再听听他谈吐，你靠感性就把握到他估计是可以被抓去灭绝的那种人。不需要解释，这些压根无关紧要；再打个比方，你去同学聚会，那里有些叽呱叽呱不停炫耀自己的，说自己嫁了个多么好老公、讨了个多么好老婆的成功人士，大谈特谈车子、房子、股票，没钱的就炫耀自己透过多少批，这还不能算判断标准吗？而我们则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失败者（他谈到这里摆出一副最夸张的炫耀姿势），我们可以坐在同学会的角落里穿着最脏的衣服，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不跟任何人搭话，只是一个劲扒拉菜吃。当庸众聊的正起劲

时，没准忽然有条子踹门进来大喊王卫煜不要跑！我马上就 tm 电光火石，把筷子咻一下丢掉，跳到桌子上几个迷踪步就破坏所有能吃的菜（为了跑路我被迫这么做），然后一下跃到窗台前，摇开玻璃就从三楼跳下去，条子们眼睁睁看着我跑掉，就说电影里的台词‘玛德！这畜牲又跑了！’再安抚那些受惊的人，给所有老同学带来最极致的大震撼，那些前一秒还在大聊车子房子的人马上就无语了，他们没想到自己相比于我来说只是废物而已.....”

“请言简意赅！对所谓庸类的处决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老子从来不这么干！当时高哥那个文件完全就是发着玩的，任何有脑子的都知道这种命令执行不起来，也只有那些陆军的败类和没有幽默感的煞笔真会执行这个命令，因为他们不了解高涂当，他纯开玩笑的，而且高哥本来就是那种在开玩笑上追求完美的人，他肯舍得把这个玩笑开的最正式，甚至浪费一堆资源，只为了让这个玩笑最犀利。结果这帮掉毛当真了！我当时真不知道手底下有人这么干，说真的。”

“那您如何解释三年前的 2 月 30 日，这份涉及到处决占领区大致 450 万人的文件上，依然有您的盖章？”

“这还用老子解释吗？这不就跟你未成年的时候玩那种十八禁游戏然后看到它蹦出来问你是否满十八岁了那个弹窗，你想都不用想肯定直接点那个我已满十八岁。”

据那些无聊到看完了整场直播的人说，无论法官如何逼问，王卫煜都用他那个荒诞至极的逻辑与说话风格进行反击，仿佛地

球上现有的讲话方式根本奈何不了他，并且“满肚子戾气”，他不停散播一种煽动性的理念，振振有词：“我们直接引入大震撼！游龙世间，真正将人类的精神鞭打着往前推进六千公里，纯粹的反逻辑！人类历史不正是每隔一个阶段就需要这种东西来出现吗？这种大事件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搞出来！因为其他人无非就是钱、权、性，来回捣腾，安逸或者苟且，顺带还互害个不停，我们这些在底层潜龙了保底三十年的人心里最清楚，社会无非就是一个劲踩头。尤其是有些本来家里就阔绰的人说自己也是激进派，假惺惺地说自己也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其实只是一揽子体验亚文化。我以前碰到些富哥，因为他们有钱，所以当它们想参与啥被赋予底层性的事业时，苦于找不到神圣的理由，就说自己其实也是被压迫者，找些理由，比如说跟家里矛盾，借着家里矛盾表达对什么父权制的不满，或者跟女友闹不和，就发些截图给一群屌丝看‘谁懂女人就是这样，快看快看，我要被烦死了’；还有更多假惺惺的玩意，你们难道以前上学时没碰到巨无聊运动会，体育委员让大伙呱呱叫喊加油，畜群在运动场上转圈圈？我还能列举更多，正是因为人们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历史永远都这么蠢，难道你们可以设想历史永远是这样蠢吗？真正的历史还没开始，为了终结人类的史前史，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请言简意赅！”

总之审判压根无法进行，法官不得不屡次休庭，找到更致命的证据来打倒王卫煜，其实证据都是现成的，所有人都知道要

判他死刑，但还是得按流程来。要我说，最好的法子其实是直接杀了王卫煜这些人，不要走法律流程，否则只会给这帮人更多表演机会。这期间，被告席上也偶尔有莫名其妙的插嘴，麦家基（前国务委员，被认为要为 700 万人的死亡负责）会在审判进行到任何阶段时对周围人说“品种狗！”“你耳朵是不是神经病出来了？”这样的话，看到那些影像证据里飞机炸大地的片段，他就不停说：“造这个飞机的我认识”，看到高涂当开会商议要造灭世营的片段，他就说：“当时我跟他说了不要这样搞”，而且故意说的很大声，想引起别人注意，如果法官不让他肃静，他会说一次又一次。

“我打算下午跑超市买包一根葱”麦家基继续对晴姐说。

“鸡哥你 tm 闭嘴行不行！”晴姐回话。

整个法庭又闹哄哄起来。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比，罗奇伟很少说话，他只是沉默地坐在被告席上，媒体称呼罗奇伟为“非人”，这还算公允，伟哥似乎无涉于政治，没有任何道德污点（这些反人类的家伙太过憎恨道德，乃至竟然连污点都没有），没什么大政方针是他做出的，但伟哥只要活着，就让大伙泄气，简直跟人形天灾一样。根据在场者的回忆，他们看到伟哥的眼睛，就想在法庭上边刷抖音边外放；镜头每次给伟哥特写，屏幕前的观众就全瘫椅子上，很想往嘴里塞零食。

“这里是一份指控材料，显示高涂当在 2043 年 6 月 9 日晚上登录一款叫做王者荣耀的游戏进行游玩，ID 为战神，并选择韩信作为游玩角色，随后被他的对手多次击杀，战绩为 2/21/6，他的

对手在公共聊天框中打字嘲讽他，高涂当同时受到队友辱骂。在这之后，高涂当授意安全部门查找这些公民的户籍所在地与现居地，他们随即被逮捕并杀害.....”

“我并不知情”晴姐回答。

“这份材料显示你那天晚上与他一起语音游玩了这款游戏”

“我对高涂当授权安全部门杀害这些公民的行径并不了解。”

“您如何解释相关文件上有您的盖章？证明这一暴力行为是由高涂当口授，并由您领导的秘书处盖章，随即交给审美部门负责人，由你们称之为（伟哥）的人予以确认的？”

“对不起.....”罗奇伟说。

“我打算下午跑超市买包一根葱打发时间了！”

品种狗

终于轮到罗奇伟的审判，整个法庭进入了高潮。因为伟哥一直被认为是高涂当集团的二号人物，知道许多秘密，大家都迫不及待想撬开他的嘴，审判伟哥的这一天，据统计有至少 59 亿人观看了实况转播，全世界那些没通网的地方全都接了网线，有些马赛人单挑狮子单挑到一半就被赶回了部落看电视，全世界都注视着伟哥没睡醒一样的双眼，看到他站在宇宙最高法庭上快十分钟了还不说一句话，大伙只好先刷会抖音。

“被告罗奇伟，请你描述高涂当自杀的经过，他自杀前都说了什么？”大法官终于开口。

被告罗奇伟开口：“他自杀前.....高涂当认为我知道很多机密，所以希望我也自杀，但我不想死，我说，我不想死，他沉默了一会，就说那算了。他先是跟周围人说，战争已经失败，但他会继续留在首都直到最后一刻，想走的可以走了，结果他身边人都走光了，只留下很少人。高涂当交代遗嘱，在他自杀后，要把他手机上的私密相册和浏览记录还有网盘都清空，又说了很多，大概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我忘了。然后他让所有人都出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他跟我说很多。”

“他跟你具体说了些什么？”

“罗奇伟，快跑吧”

“他说‘罗奇伟，快跑吧’，对吗？”

“是的”

“你耳朵是不是神经病出来了？”鸡哥喊到。

被告罗奇伟被判处绞刑时，什么话都不说，但人们都还记得法官历数他罪行的场面，上面说句“反人类罪”，伟哥就低头：“对不起”，再来一句“恐怖主义罪行！”，伟哥低头：“对不起.....”，后面又说了很多，伟哥就是不停：“对不起.....”。场面枯燥到令人乏味，但好在还有死刑场面可看，那些曾不可一世的失败者都默默走上台架子，最草台的那种死法，宪兵给他们脖子上缠个圈圈，来到踏板上，木板踩起来松松垮垮的。又等一小会，给他们套上黑布，踏板被抽开，煜哥他们就跟蹦极似的往下飞，身体在空中荡了会，直接一揽子断气了。最下方的法医还要拿起听诊器检查

一下他们心跳，煜哥行刑前一直说他能靠意志力硬扛死刑，结果坠下来没一会就死了，法医听他心跳，听了几秒就直接摆摆手：“这个真死透了”。当晴姐听说闺蜜只被判了二十年监禁而自己却要死刑时，就愤愤不平，还跟闺蜜大吵一架。但晴姐后面也坦然起来，临刑前说想给自己涂个口红，说自己暖白皮要涂奶茶色，守卫就给她搞来奶茶色号的，等她涂尽兴了，才给她套紧绳子往下扔，挣扎了三分钟才死，尸检时法医发现她喷出来的血跟口红一个颜色。至于伟哥，他临死前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沉默，但腿又抖个不停，一旁的人问他有什么遗言，他不停说：“罗奇伟，快跑吧！罗奇伟……”，然后隔板一抽就飞下去，伟哥奇迹般地抽搐了九分钟，法医不停听他心跳，每听一次就说“没死”“没死”，直到伟哥的身体深处仿佛什么东西炸开，传出一声巨寂的呜咽，脑袋无力地耷拉下去，法医剪开布袋，看到伟哥平静的面容，又听了听他的心跳：“死透了”。

龙哥是最后被行刑的，他目送着熟人挨个被送进去，直到只剩下他一个，或许是感到死亡将近，他不停高呼：“我还有秘密没交代完！超级信息差！”，见没人理他，就再次强调：“关于高涂当的！你们都不知道的秘密！我知道高涂当被埋在哪里！”依旧没人理他，他就这样一惊一乍的，被套上黑袋子丢了下去。

第二幕.都他妈骗老子

老子从小就胸无大志！

“老子太闲了，给我搞点大事情做吧！”张天仇对银河系怒吼，夜空中立刻回荡起银河系给他的答复：“您好我是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那你意思是说还有别的奠基人？都有谁？有我吗？”

“没人在意，逗你的溜条狗，哈哈”

酒

我擦都骗老子！

大学毕业宴，作为班里平时最特立独行但混的最没出路的人，张天仇成功获得了无视，甚至都没人来嘲笑他，也不会有人蠢到来嘲笑他，大家都在和那些考研上岸考公上岸的人碰杯，找到工作的人也彼此说说笑笑，没找到工作也没上岸的人也彼此说说笑笑，只有张天仇感到整个酒会都跟他作对，纵使平时玩的好的几个同学照旧跟他侃大山，但他胸口依旧慌的发闷。

“仇哥，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考研失败了感觉心里有落差。”他同学笑呵呵地拍拍他肩膀说出这无关痛痒的话来。

“这压根不算啥，我哪怕以后当了保安，有天如果看到一辆加长林肯从我保安亭过来，要进小区，我就下去敲敲那个林肯的玻璃窗然后对着里面的大老板呱呱呱呱说一堆，直接展现素养和知识储备，那个大老板就彻底服了，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叫我明天下午去他公司门口等他，大事情给我做”。张天仇讲完这些，

心情平复一些，又淡淡地对同学说：“而且我今年直接住那种考研机构，抹平信息差，肯定能考上！”

“对！你今年挑那种简单的，肯定也能考上。也不一定非要花钱进机构……”

“我撑不住今年再失败了，而且我寒假考科目三咋也失败（**实际上仇哥考四级也失败了**），我咋这么废物，人生竟然有两年费在考研上……再考就一定要考上，我……”张天仇苦笑着“而且我老躺在家里备考的话是不是爹妈见了话多，还催我找工作”

“当蹲哥没啥不好！”同学举起啤酒与他碰杯，双方一饮而尽，酒精的畅快感让张天仇暂时忘却了庸质的生活，他便多饮了几杯。

“来同学们，我敬大家一杯！”学生会副会长，也就是张天仇平日里最看不起的那个学生会副会长，起身吆喝着祝酒了，大家就都附和着与他敬酒，还就着副会长与另一位女同学起哄，氛围其乐融融，老师们也都谈论起他的优秀，这副会长学习勤奋，人又高又帅，家里据说是开厂的，毕业后努把力就考去了跟家里有关系的银行。但大伙都知道，看到任何优秀的人都得先判断为啥他比我们优秀，一旦让咱们知道了原来他家境好，那他在我们眼里看来跟废物也没区别，张天仇也这样想，他想到自己煞费苦心考上的中学是县里最好的中学，结果这中学一本率也就那么点，害得张天仇这种勉强算努力过的考生分数也只够去读个学费死贵的独立学院（如果不去就只能读大专了），名字又臭又长，每

年学费都让爹妈头疼；他想到地图上那些叫做北京上海的地方，遍地都是好大学，同龄人凭着户口本，哪怕拿着张天仇的分数，没准也能进那些名字后面带大学的高校……靠嫩娘！他越想越爆，越想越郁闷，但又兴奋，这就是天命，天注定了要在应试教育上失败，并且底层出身的人天注定了要在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随后再干出一番大事业震惊所有人，一想到这些，心情真的直接一揽子爽歪歪了。但因为任何天命都无法抹杀相对来看确实比较失败的处境，仇哥照旧陷于自哀，打算继续把自己灌醉，与周围人碰杯，一杯又一杯，一杯又一杯，人开始迷迷糊糊的，大脑变成一团活蹦乱跳的酵母……

伟哥

伟哥是大学期间与张天仇关系最好的，要知道张天仇是个十足的怪人，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要说他周围有什么能与他交心的，那只有伟哥，因为伟哥是个十足的庸人，就是那种真正去哪都不起眼而且真把自己看做是路边一条野狗的人，全中国比他更牛逼的有几个？

伟哥几乎不剪头也不刮胡子，脸上长满女生见了全都吓跑的粉刺，但他一天中有可能与女生擦肩而过的概率极低，因为他一直躺在床上不出门，每天屏幕使用时间有足足 18 小时，他几乎没读过任何一本书，没有任何追求，也没有任何规划，快毕业了他也没做任何事，只是躺在床上等着收拾行李回家，按照张天仇的话来说：“伟哥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虽然伟哥压根不知道虚

无主义是个什么词，但张天仇对伟哥总是十分照顾，每天都给躺床上的伟哥带饭，所以伟哥也把张天仇当朋友。

又因为伟哥实在是个相当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所以张天仇如果有些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奇谈怪论，他也只会找伟哥交流，因为伟哥听不懂他的任何一句话，而且伟哥懒到不会拒绝任何人，比如张天仇曾跟伟哥说：“伟哥，我害怕我闻名世界后，那些人他们等到我死了就专门去查我的手机私密相册和浏览记录，你觉得我该怎么办，伟哥？”

“对……”伟哥顿了顿：“那你到时候就别让他们弄”

“是的”

大概是几天前的深夜，张天仇读完了加缪的《局外人》，感慨个不停，他喊醒从中午 11 点一直睡到凌晨 2 点的伟哥，把他拉到阳台说：“伟哥，你读过加缪的局外人吗？我刚才读完真是太够劲了，我想没完了……加缪说人只要在这世上活过一天，那他就算后续被关在牢里直到老死，也会不停嚼那一整天的经历，把所有细节都 tm 舔个遍，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都啃到昏头为止……他说的太寄吧对了……我们不都是这样赖活着？人生全靠那么几件爽歪歪的事撑着，这些往事存在，就是提醒大伙只要活着，以后没准也能再有这么爽的日子……”

“几点了？”伟哥无力地驼着背，眨巴眨巴眼睛。

“凌晨两点”

“凌晨两点……弄 cf 那个签到，领 1000 钻石”

“是的”

伟哥习惯了张天仇说些长篇大论且自以为是的话，比这段加缪读后感还要唐突的话他都听过：那是在去年，张天仇和伟哥被分配去校运会当观众，他们坐在看台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发愣，大家都在为那些田径场上飞奔的同学呐喊加油，还有学生会主持的什么开幕式表演在那边唱唱跳跳，那些学生会的工作人员有着小圈子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他们一边忙活一边彼此有说有笑的，穿着统一的制服还戴着袖章，顺带维持看台上的秩序，他们氛围其乐融融的参与到这运动会里面，看起来很自豪很充实似的——张天仇默默呆在角落里注视这一切，而伟哥打起了王者，仇哥沉默良久后突然流出不屑的神情并轻蔑大笑，指着那些加油的人对伟哥说：

“这群屌毛在加油些什么？这有啥好加油的？那群人只是跑来跑去就能让大伙欢呼，这有锤子含金量？他们没见过更牛逼的事情吗？我们以后如果搞那种大场面，他们只会害怕，而不会爽歪歪在这边鼓掌喊加油。你能想象那种大场面是这种轻松的吗伟哥？算球！因为这种事业是大恐惧，所以它完全就把大伙的日常生活给彻底撕开，因为引入了大恐惧，就是说引入了死亡，血与火，军事，把死亡若无其事摆给他们看了……所以他们只能害怕，或者说大无语，真正给裤子吓尿了！”

“嗯我这把有点想弄对抗路”伟哥接上了张天仇的话茬。

“至于那些学生会的，你看他们忙东忙西还搁那 tm 有说有笑，

整得他们似乎真成功人士了一样，好像他们真被日本动画片里那些什么生徒会成员附身然后很忙，他们自以为很寄吧青春！那些学生会不都打着什么让你积累人际经验和大学乐趣的名号叫你加入？或者让大学生活更忙一点？好像只要穿上学生会那制服就跟普通学生不一样了，顺带还能喊我们这些人过来为他们假惺惺的忙活增加真实感，我一想到这些就想一个升龙给学校打飞了！！”张天仇继续说，伟哥似懂非懂，不远处一个学生会的人吹哨子叫他们不要站起来挡住后面人视线，于是两人继续蹲下百无聊赖。

他们以后见到我恐怕也要大恐惧，例如我位极人臣之类的，他们就会畏畏缩缩，但我依然很客气跟他们说笑，还给他们散烟，他们就大无语了！

然后又是今天，张天仇不知为何在毕业宴上心情不咋样，班长站起来给大伙敬酒：“四年以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张天仇立马想起来就是她这王八蛋，明明家境这么好，结果给贫困生补助全吞了，一想到这，仇哥浑身冒热气。

“哎哟李姐，啥话你这说的！”副会长带头喝了一杯，然后吆喝大伙也起来敬酒，张天仇立马想起来这副会长家里他妈开厂的，结果跟班长耍的好，所以也吞了贫困生补助，仇哥已经爆气了——他不停喝酒，酒喝多了就开始乱喷，鹰视狼顾，用狠人的眼神扫过每个位置，偶尔咳点唾沫出来，脸皮火辣辣的。伟哥坐他旁边打王者，张天仇小声嘀咕个不停：“都骗我……给我等

着……”，手就往周围乱摆，伟哥把他手挪开：“张天仇你不要弄。”

然而张天仇继续乱动，把手往伟哥屏幕上乱点，把伟哥的安琪拉大招给放了，伟哥相当不满：“2B，不要乱弄！……”

“都骗我……”

“都骗我……！”

“都骗我……！都骗我！！”

“都骗我……！都骗我！！给我等着！！草泥马！！！”张天仇突然跳到凳子上声嘶力竭地狂吼：“cf 签到领 1000 钻石!!!”，吓了全包间的人一大跳。

“张天仇你干什么！快点坐下！！”学生会副会长马上起身怒斥张天仇。

“懂不懂 1000 钻石！！”张天仇指着学生会副会长喊：“你领了没有！1000 钻石！！”

“他肯定心里不平衡所以开始发神经了，真没救了……”班长吐槽了几句，结果张天仇一个立定跳远就直接飞到大桌子上开始冲刺，他一路跑的比野狗还快，把所过之处的油碟热汤踹的满桌都是，翻倒的汤跟超级大洪水一样淹没整张餐桌，掺着一堆碎肉块、烂鱼刺往四面八方狂喷，搞出一道直冲地板的大瀑布，所有人都尖叫着起身去找餐巾擦裤腿（除了伟哥因为他这把还没打完），而此时张天仇已经冲到那个班长前面，对方直接呆住了：眼前的张天仇像是天上降魔星，灯光蒙在他脸上看不清表情，下半身沾满了各色食材青一块紫一块，裤腿上还在滴汤，好几个老师

过来想架走他，却都被张天仇举起两根筷子唰唰挥舞着喝退：“老子清醒滴很！都别过来！敢上来一个老子尼泊尔……重击！……”

于是大家都不敢上前，副会长在位置上依旧高冷姿态，啧了一声：“傻逼……”，张天仇马上一个泰山陨石坠，蹦到副会长位置前，给他碟子直接踩飞了，一堆花花绿绿的油颜射到副会长脸上，对方马上嗷呜嗷呜乱叫：“我草泥马！我操！我操！”，搁房间里打滚，想找湿巾给脸擦干净，而张天仇只是指着那副会长不说话，氛围焦灼的批爆，半晌他才慢悠悠地开口：“下 cf……”

“什么？”副会长一阵哆嗦。

“老子叫你下 cf！”

“你神经是吧，手机上哪来的 cf”

“快下……！”张天仇眼睛睁的老大，用一副不下 cf 就打算在现实里开刀战房的口吻下命令，副会长就打开应用商店搜 cf：“是那个，穿越火线枪战王者是吧？”

“叫你下 cf!!! 什么枪战王者！”

“搜不到啊哥！”

“你敢耍老子！”张天仇怒火中烧，挥舞着筷子就从桌子上一跃而下，在空中做重击，然后鼠标还要瞬间拉镜头刚好对到那个副会长，打算直接一个重击就切上去爆头，一个重击就 4000 滴血，但他压根没砍到，浑身上下的关节都在乱窜，嘭一下就摔到地上，直接不吱声了，在那边痉挛，像极了 cf 里死了之后模型在地上大大方方躺着，同学们赶紧上前把这中了麻醉枪的野兽抓

起来运回寝室，结果他中途还不停乱甩筷子乱蹬腿，嘴里还止不住嘟囔着轻击！轻击！！



都他妈骗老子……

史诗音乐

张天仇被丢回寝室后依然不清醒，搁地上筑巢，周围全是他吐出来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玩意，那地方俨然成了无人区。舍友都离他远远的，他嘴里还会流出黏糊糊的拉丝唾液，时不时就突然爆气大吼一声：“呃啊！！”，随后头就跟吊死的人刚咽气一样无力垂下，忽然又猛地抬起来哇呼哇呼大叫说什么，然后又无力垂下。

“噗嗤”一下，一个舍友就笑出声来，不过因为气氛比较沉重，只好呼哧呼哧的，小心但严谨的不停笑，刺鼻的笑声断断续续传到张天仇发狂的耳朵里，他又涌上一股恶心就大口吐出来一堆。索性发疯叫嚷着，讲话越来越口齿不清，最后演变成哀怨的抽泣，他哇哇哇哇哇叫着，把头深埋进膝盖，蜷缩成一只蛻壳的

刺猬，干脆在呕吐物里休息，他哇哇叫着哭个不停，一直哇哇叫到凌晨三点，期间他舍友依然忍不住笑了几次，张天仇就吼着：“笑啊！你们笑啊！！”，如此循环到他终于精疲力竭，且略微清醒一些，就左摇右晃爬回自己床铺失落地躺下，他记不得自己之前都做了什么，但闻到地板上那些呕吐物的味道，他就知道肯定丢人现眼了。他发誓绝对不再喝醉，可又宁可自己一醉不醒，因为一清醒，脑子就像在玩快刀切水果似的，左右两边飞出来各种各样的永恒焦虑和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钱、钱、钱、学历、尊严、生活……它们是炸弹，你的刀很快，但你不敢切它们，只能呆看着它们抛出来又下落，他脑子就痛起来了，真想长眠在啤酒里……他喘不过气来……

因为实在难熬，他心里就想：“我必须听一点史诗音乐，那种救人命的音乐，能让我幻想大场面的音乐，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之类的……或者日本动画片里主角不停露脸的片头曲……”，他辗转反侧，最后插着耳机听了瓦格纳那首经典《女武神的骑行》，音乐一出来他就跟着哼，心情平复了一些，张天仇幻想这《女武神的骑行》是自己的指定角色歌，他一出场就会自动响起这背景音乐，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大场面，这个音乐要从头响到尾，它不断变奏变奏一直变奏到最高潮，自己人生那美妙的画卷亦跟着这音乐徐徐展开——马克思曾说这些史诗音乐是人民的鸦片，但张天仇彻底沦为了瘾君子，现实把他鬼压床了，他整夜都睡不着，只是听《女武神的骑行》，恍恍惚惚地浅睡一段时间，又会被音

乐的高潮声惊醒：

他想着自己是曼施坦因，坐在指挥部里运筹帷幄，战役在哪块地方爆发，那块地方的名字就镌刻在世界历史转折点的丰碑上；他听各种战报然后做决策，参谋长会用电视剧里那种如临大敌的语气向他汇报，而收音机里狂热播放着《女武神的骑行》，他在这个背景音乐下忙东忙西，无暇顾及收音机里到底播放了什么，所以这 bgm 就成了真正的背景音乐，只为了他一个人而奏响、只为了衬托他一个人在世界历史上重要地位的背景音乐，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配得上这背景音乐，无非就是寥寥那几个人，拿破仑之类的，海涅写过一首诗说拿破仑只是哈了一口气就吹垮整个普鲁士。

张天仇想象到这些大场面，想到拿破仑只是哈了一口气就吹垮整个普鲁士，这些宏大场景全部只系于一个人身上，他一个人在帐篷里谈笑之间就征服了一个国家。他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做标记，他仅仅只是在地图上做了个标记，没过多久，现实中的这个地方就会有好几十万人排成一列列纵队，这些人端着枪，听口令往前去赴死，他们顶着迎面飞来的炮弹向前，再先进的长焦镜头也拍不出这么多人一起顶着大炮冲锋的片段，地上还横七竖八躺满了比群演的演技还好的倒霉蛋；而这一切仿佛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東西，拿破仑每天都看，他坐在山上或者坐在帐篷里看，他甚至要看腻了，他的目标只是整个欧洲，而这些躺地的倒霉蛋一想到他们埋入地下的躯体将成为全欧洲的养料，临死前的咽气

竟然都顺畅起来，这种事情简直让人没法想，可它竟然真正在历史上发生过……

一想到这些，张天仇的心脏就跳得愈发炽烈，他颤抖着不断把音乐声调大，浑身冒出来醒酒后的虚汗，在床上动都动不了，呼吸困难。他一直调到最大，音乐的高潮声就从耳机冲出来响彻整个寝室，张天仇感到浑身滚烫滚烫的，他舍友全都被吵醒，感觉有谁请了维也纳最顶级的交响乐团半夜来这寝室演出，但他们都一言不发。直至太阳东升有人起来洗漱，张天仇近似于外放史诗音乐的恶劣行为才有了那么一点正当性，而且他看到太阳升起来才感到心安，紫外线帮他醒了酒，日光散落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因为许久没洗所以分割出一个又一个或明或暗的色块，消瘦的脸庞渐渐埋入枕头，他终于被史诗音乐折磨的筋疲力尽然后真正昏睡过去……



拿破仑与他的音响

第三幕 在故乡

华北平原是一张风干的大饼，上面铺满了大大小小的芝麻，张天仇的老家就坐落在其中一小粒芝麻上，那村子名叫张家庄。实际上整个华北平原有成百上千个叫张家庄的地方，而且它们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它们普遍都横卧在广袤的麦田中，村里的房子都是参差不齐的粗糙水泥房搭配突兀的大院，大院门框上还要写“家和万事兴”之类的话，电线杆们也是手拉手在村子里站军姿，阡陌间的泥巴小道交织着保养极烂的水泥路（它们普遍都被电三轮和大卡车压的一步一个坑），并且村中央老是会有个小舞台和一大堆已经掉漆失灵的健身器材。简而言之，它们的整体色调是灰黄灰黄的，灰是水泥的粗糙，黄是大地的肃杀。

属于张天仇的张家庄也是完美复制了以上配置，他家房子是经典的华北平原乡下款式，他爹妈是经典乡下款式，他家狗也是经典乡下款式（没人在意，可能这是指你看到这种狗的第一眼就觉得它是乡下来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张天仇的房间，因为他房间糊着一层欧式情调的墙纸，就连天花板也是走的现代简约风。不过他的柜子是经典乡下款式，也就是那种雕花的八仙橱柜，而且房间里还放着老式洗脸台，也就是那种一个圆铁架子上放着脸盆，上面还挂毛巾的玩意，其实我们不需要在形容它的方面多费口舌，见过的都懂，没见过的只要知道它很老式所以跟房间的整体装潢完全不搭就对了。何况这房间是去年新装修的，大的要命，

空旷到令人局促，没摆多少家具。仇哥就多了点发呆的时间，环顾空旷的四周然后幻想自己是休闲建房游戏的玩家，像是在玩星露谷物语，可以把房间里摆满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一想到钱就知道钱是个好东西，有钱就能买新的家具，然后摆在房间里之类的。

自从毕业回家以来，仇哥一个多月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偶尔帮家里打理点农活就是躺在床上想以后的事情。一想这些就烦躁，一烦躁就手淫，结果手淫完就懊悔，痛苦炸了，连手淫都无法享受，真希望有那么一天终于真正功成名就了，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全身心去手淫，因为那时候是毫无烦恼的，但现在做不到，就只好羡慕那些有女朋友的人。有了女朋友的人就可以随意手淫，因为他们有女朋友，就算他们被嘲笑说：“你怎么又手淫了？”，也可以拍着胸脯说：“那怎样？我有女朋友！”，真羡慕，真想赶紧去谈个女朋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毫无负担地去手淫。

“这两天看朋友圈发现高中时暗恋的女生已经把微信头像换成了她穿西装打领带的证件照，然后她就在朋友圈里发些招聘信息和各种企业公众号的东西，一夜之间仿佛就是不同世界的人，我觉得荒诞”张天仇打字在备忘录里，他一有思绪就在备忘录里写字。

“还有我以前高中时玩的很要好的一位同学，他那时很喜欢亚文化，看二次元看 b 站，各种东西他都看，我和他玩的很好，一起接触一些时髦的思潮，当时我觉得他是很有想法的人，结果我最近看到他微信头像也变成那种无比普通的头像，一个穿搭前

卫的网红脸而已，然后他这几天在朋友圈不停晒自己新买的车还有他和女朋友在海滩边合影，他发的那些文案也平平无奇，可见他完全成了普通人，虽然我本来也就两三年没跟他说话了……”

“其实，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横店了，去那里当群演然后等待周星驰发掘我，全中国只有周星驰能赏识我的才华，如果星爷哪天到横店拍戏然后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劳资会有进他剧组，那他大概率会赏识我并给我机会，从此我可能就平步青云。”张天仇越打字越上头，他的手在屏幕上点个不停，有了绝妙灵感：“其实我可以去搜一下那些报刊，意林故事会之类的投稿渠道，然后自己写点好的作品去投稿，去赚稿费，我整天躺着不是办法，我得搞出点名堂来。”

仇哥对文字对绝大多数艺术都抱有一种 21 世纪的观点，自 2000 年这个新世纪的第一年以后，啥都不一样了，他认为在这个时代还坚持写东西投稿给纸媒简直是最蹩脚的事情之一，最主要的他不知道咋投稿，是不是要写东西在纸上寄过去还是什么？根据一种对于 21 世纪新环境的判断，他一直都在想所谓投稿渠道是幽默的，或许那里根本容不下他这种更乐意逛 b 站和尝试自媒体的年轻人，但他已经窘迫到啥渠道都想试试了：他发了疯似的去网上搜可能的投稿渠道，想打破信息差，甚至动了投稿给例如叶圣陶杯这种中学作文赛的心思。但他畏畏缩缩不敢投，因为这些要评奖的作文大赛把写作看成是做题，他们会仔细审阅一群人的投稿然后区分出三六九等，可张天仇现在把写东西看成自己的

生活，他的生活太庸质，唯有写作能让他把自己的灵魂排空——然而评委们要检视你的灵魂，一旦你被划为次等末等或者被看做是路边随意哪条狗，仿佛生活就遭到否定似的。

仇哥有些多么伟大的想法和新颖的观点，但没人赏识他，归根结底是自己学历太低。他妈的，实际上这些洞见太深刻了！还有谁比他更深刻！但他学历太低了所以不敢把它夸夸其谈讲出来，因为学历太低了怕被嘲笑，等到以后成为伟人了再把写的这些掏出来给别人看，他们肯定心服口服他妈的，可现在日子太卑琐了，这样的日子没准还要持续十年二十年，他都想使劲扯自己头发……他直接就在房间里乱哼哼几阵，让自己好受些，他妈就打开房门探头进来看他，两人对视了一会。

“妈，我准备写后现代荒诞主义黑色幽默而且又很严肃类型的新文学，然后去投稿给那些大的出版社，如果运气好，我就拿到诺贝尔奖了……但没这么简单，我准备以后当个作家慢慢想慢慢写，而且先投稿给那些杂志”

“拿到那个啥奖了？是不村里还发大米给你的？”他妈很惊讶。

“不，如果我拿到那个奖了，全中国都认识我了”

“出来吃饭”

张天仇在饭桌上依然在想投稿方面的事情，他冷静下来后，设想自己没准能够创作一个无话不说又愤世嫉俗的主角形象，这种主角虽然是随处可见了，但只要这主角够偏执，那就总有可写的

空间。无非就是比哪个作家平日里想的更变态，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变态类型的作家，然后他就一边刨面条一边咯咯笑起来，因为他想到自己平日里有些无聊但有趣的点子可以转化成幽默的桥段，有无限可写的，所以他快慰极了，夹菜的时候手都笑得发抖，他爹气炸了说他吃饭都没个吃相：“恁个鳖孙，快去复习！别整天搁家里躺去球了！联系好你说那个什么机构没有！”

他爹的一系列动作太完美了，完美的小说人物模板，仇哥直接兴奋了，他想到周围那么多可写的，一写就是中国罕见的真正真实的新文学，嘴巴咧更大了。他爹以为仇哥搁这挑衅呢，大骂：

“早知道当初让你读大专去了，隔壁那个三楞，读公办的大专学技术，学费少，现在工资还高！俺家就为了恁这破本科文凭，每年花这多钱供你读个破独立学院！读出来你啥用没有！”

“其实俺想……不再考研也中，只要俺写出好文章来然后投稿成功了，你就等着以后住大别墅开红旗车吧”

“啥？真假咧”

“别理他”张天仇他妈摇了摇头：“刚才他搁房里嗷鸣嗷鸣乱叫，他这阵下来脑子已经不好使了”

老登们不知道我有多牛逼！

名人名言

张天仇把自己新写的东西发给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位很牛逼的二本大学文学系的朋友，请他点评一下，他那位朋友看了大概五

分钟就打字出来：“你写的非常好， 我感觉这是现代文学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仇哥就问他知不知道哪里能投稿，对方也不知道。

张天仇又发给别的他网上认识的经常一起冲浪吹水的人，他们也都说“写的不错！新鲜！你把现代生活写出来了，比那些传统的文学好看多了！”

张天仇虽然自大，但他不蠢，这不过是小圈子里的认证，只要你写的东西新鲜那么这帮货色就会赞同，然后支持你。实际上出了这种亚文化圈子就没人在意，也没人知道你写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因为它从始至终都是亚文化的东西——好，只要是小圈子喜欢看的，就是好，标准何必定那么高？难不成你要给那些学院里的理论家评判你写的好不好，这是多元的 21 世纪了，小圈子有什么不好？可张天仇知道如果不写一部严肃的能够供学院派、作协、文学家们点评的作品，总之就是能出版的那种，能够被标准体系给评判的那种，那他这种底层永无出头之日，拿不到稿费，也就拿不到诺贝尔奖。他想的快昏头了。

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七七四十九分钟，用来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他看到那些重要的段落就做批注，例如他看到《北齐书》里记载高延宗在当定州刺史时经常在屋顶上大便然后叫人在下面张嘴去接，他大吃一惊，便在“为定州刺史，於楼上大便，使人在下张口承之”旁边批注到：

“战神”

话说《新唐书》张巡传里记载，张巡少而有名，好结交志向远大而有抱负者，身边多狂狷刻奇之士，厌恶与庸人结交。后来安史之乱时，为了保住江淮，他死守睢阳，而叛军围攻睢阳城久攻不克，张巡守到最后弹尽粮绝，就直接把他的小妾当着众将士的面宰了煮熟犒赏给手下吃继续守城，而他的部将见状也把自己的仆人拿给众将士吃，众将士不忍吃下，结果张巡强令他们吃下，最后甚至连城内的老弱妇孺竟然也都拿来吃，张天仇读到这里感到前所未见的荒诞感与审美感涌上心头，他想来想去，便在一旁批注自己的零碎想法：

“审美环节，此审美亦非彼审美，而是大恐惧大无语，所以就是那种历史的审美，大场面的审美，真实又无奈的审美，美学类型，因而也不能算美……但它的确是审美的一种”

《新唐书》又记载，叛将尹子奇见睢阳城如此顽抗，不顾自身已经损失惨重而下令继续围攻，于是张巡下令让南齐云冒死突围前去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处求援，而贺兰进明见南齐云如此勇力过人，想暗自留下他，就设宴款待，未曾想南齐云吃饭吃着吃着突然举刀砍断自己一根手指大喊：“睢阳城已经濒危，我不忍如此奢闲！请您立即派出援兵！”，张天仇再度做下批注“审美”，然后继续读。

话说因为贺兰进明觉得睢阳城已经没救了所以不想派兵，南齐云就愤愤而去，他回睢阳前还射了只箭立誓说：“若是睢阳城解围后，我必杀贺兰进明！”，然而他的愿望照旧落空了，睢阳城在

苦撑数月后终究被叛军攻破，张巡和南齐云都被抓住，临死前张巡笑着对南齐云说：“南老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南齐云笑到：“欲将有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于是他们就扑街了。张天仇读完后燥热难耐，他把空调直接开到 16 度然后不停抹汗，在张巡传结尾写到：“战神，审美……”。

他翻回到《北齐书》的高洋传，高洋是个相当有趣的人，在治国上很有成绩，据说他虽然贵为皇帝，但时常在冬季的街道光着身子乱跑，干一些很幽默很荒诞的事。高洋一个妃子好看的不得了，他整日都跟她黏在一起，结果有一天他喝醉了突然想起这贵妃曾和别人有过一腿，就因为这原因一时起意把那贵妃杀了，然后把死掉的贵妃揣在怀里去找人喝酒。酒过三巡后他又从怀里把贵妃掏出来动刀子，把她髀骨做成一个琵琶在那边唱：“佳人再难得～”，旁人看了全都吓尿。最主要他行事也莫名其妙，一次酒后高洋闯进岳母家中，见岳母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他一揽子就发火，就拿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这屌毛之前还故意射大臣屁股），然后对岳母说：“靠嫩娘！老子打过我妈，还没打过你，属实不公平，所以老子还要打你一顿。”于是他就命令手下抽了岳母一百马鞭才罢休，自此周围人全都害怕的不得了。

张天仇嘲笑这史官完全不懂高洋，此人如此行事并非是因为疯疯癫癫，而是他肯定得了战神综合征，这就是战神综合征的晚期表现形式，即终于身居最高位但又想维持一种富有亲和力的传奇性，想要继续玩世不恭去解构周边的秩序，所以就表现出来轻

贱自己风评乃至频繁制造负面传闻的倾向。但虽然把自己变成了负面人物，于治国上却没有怎么疏忽，这样就成了很不错的那种不务正业但碰到正经事情就非常可靠的日本动画片男主形象，高洋无非就想当日漫男主而已，但他做过火了，他权力太大，然后他又追求一种审美，结果他就干出了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这种人就是战神综合征晚期没法救了，一步步走火入魔把自己玩死，因而张天仇只得批注到：

“此人有战神综合征……晚期”



属实不公平……老子要揍你一顿

伟哥

伟哥在机床厂当帮工的时候突然想到毕业前张天仇对自己说：“我以后可能会成为伟人，如果你把我大学这些年幼稚的言论全都乱讲出来，或者你把我早年曾经跟你一起虚度光阴的那些事情当做谈资讲出来向周围人吹嘘自己认识我，那么你就要倒霉了，

知道吗，伟哥”。

当时伟哥觉得没什么，结果他现在一想就后怕，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倒吸凉气，他有那么一瞬间好像领悟了什么，决定从今往后都谨言慎行并且发誓自己不认识张天仇，也不会在别人面前提起自己认识他，他暗自下这种决心后就舒坦一些，继续倒在椅子上打王者了。

一个作家的自白

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擅长，而且懒的要命。最好去做点感性的而且每个领域都随便打几个浅坑就能做的事情，恐怕只有写点“文学方面”的，甚至文学也算不上，因为我没读过多少文学。

不知道这类人该称呼为什么，也许该叫大娱乐家，因为他们不是专家，为了防止夸夸其谈被懂行的人骂，就讲点笑话，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刚这样发呆着，辅导员就推开教室的门进来，问班里是哪个同学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院里要给加综测。我就自豪举起手：“是我！老师！”，大家都给我鼓掌，我就彻底在院里出名了。后面每当那些新生有问题来问他们学长学姐时，无论是多么简单多么复杂的问题，这些人一想到我拿过诺贝尔文学奖，就通通觉得自己没资格回答任何问题，然后推荐这些新生来问我问题，因为我是天纵奇才，精通大场面、大恐惧、大震撼、大虚无！

第四幕 离乡小记

“妈，我联系好广州一个考研机构，东西都谈妥了，准备几天后走”

“多少钱……”

“很便宜，我挑了好几家才找到的，半年住宿费+课室只要一千块”

“那还可中，你今年考啥学校”

“我想考黄埔军校”

听说张天仇要去广州了，他三大姑六大姨和邻舍都来送行，又说哪个哪个亲戚也在广州，尤其是有个在广州某大学教书的亲戚，爹妈还活着结果好几年不回来，就托张天仇到广州后务必去找找，然后列举一长串近不近远不远的名字，张天仇毫无兴趣。这几天他都在爹妈的唠叨中度过，无非就是嘱托他千万要好好备考不要再浪费一年，还有东西都装齐没有之类的。张天仇几乎是快把整个家当都带上了，家里的化肥袋子都装满了，就换上经典红色款式的塑料水桶装东西。他又连夜抢火车票，熬过凌晨总算抢到一张 170 块的硬座，足足要坐 23 个小时，他就想这几天要睡饱，以免在火车上猝死，然而他这几晚都和发小去镇上喝酒，结果每晚都是凌晨两三点睡的，一想到明早就要走，他就跟发小说今晚必须要早睡。刚说完这话他发小的电瓶车就已经到家门口了，疯狂鸣喇叭叫他赶紧滚出来，于是张天仇又去镇上喝酒了。

“天仇，广州是不是可球好玩咧，你到地方了记得去那个东

方明珠上面拍几张照片给俺瞅瞅”

“那必须的”

电瓶车借着路灯稀薄的光亮在乡间小道上驰骋，路边黑黢黢的，满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地平线上点点闪着芒星的房子，田野里散落着各种坟，张天仇还顺道去他舅舅坟上拜了两拜，又毕恭毕敬把倒地的纸人都立起来，保佑自己今年上岸，随后他们就慢悠悠骑到镇子上的主干道，或者说整个镇子晚上只有这主干道还有店铺开门，路上的行人稀稀落落，他们淌过道旁的一丛丛垃圾堆就进到烧烤店里，点了几个套餐配着啤酒就呼啦啦开吃了，几瓶酒下肚就无话不谈，谈各种天文地理政治艺术，当然更多是谈上学时的各种糗事，一直谈到凌晨。他发小最常说的就是张天仇高中时半夜睡不着就去敲宿管门，把被吵醒所以精神恍惚的宿管拉出来聊天，那宿管迷迷糊糊说什么啊呀又是你这龟孙你今天又要说什么，张天仇就强迫宿管听他掰扯一些诗词歌赋的理论，还要把新写的诗拿给宿管看，有时候宿管要是不那么困就会说：“不得了，你这个诗写的！”，但更多时候是只听一会就不理他，直接转头关上房门继续睡。

张天仇再度听到这些故事就笑抽了，他又豪饮几杯随后得意洋洋地说：“那宿管平时不是可凶吗！！你们这帮怂货不都觉得他不好说话吗！但是我就敢！我就敢……敢半夜敲他们门然后把他拉出来跟他说话，因为他惧怕我，他没见过这样的学生，他生怕我还会做什么别的事！所以他就要乖乖跟我聊会天……”

“你在装什么逼！”他发小微醺透红的脸上泛起奚落的涟漪：“准是宿管他没睡好所以人都是懵的，你如果在他清醒的时候这样搞，你肯定被他直接狠狠军训！”

“屁！”张天仇大吼一声，但这货后续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理由，于是又沉默了，但随后就越想越不爽，于是一拳重重砸在饭桌上又大吼：“他肯定就是怕我！”

“喂喂打烊了！”老板再也受不了这两个醉鬼，催促他们赶紧滚蛋，像是在赶发瘟的狗一样把他们两个一边呵斥一边又用手推搡着送他们出去，如此循环往复了十多分钟，这两个醉鬼终于从座位上慢悠悠挪腾到了店外，老板就啪一下用力拉下卷帘门，惊的他们哆嗦，就左摇右晃跨上电瓶车回村子。张天仇一醉酒就说胡话，所谓胡话就是那些脑子有问题的话，他发小还略微清醒一点，喝的没那么多，把电瓶车稳稳当当开进了村，却没成想张天仇醉那么厉害，叫嚷着要去找他舅舅，路过他舅舅坟的时候还真噗通一下从车上滚下来爬去他舅舅那，他通过田野上的沟壑来辨认他舅舅的方位，也听不清说些什么，只看到他突然从地上爬起来抓住他舅舅坟前的纸人大喊：“罗马假日！！”

“搞什么！”他发小急忙下车进到田里，看到张天仇从别的坟那里搜罗来豪华轿车和汗血宝马摆在一起，然后又钻进纸扎房子里蹲着，怎么喊都不出来，这房子被他搅的东倒西歪四面漏风，房檐上垂下来的那几块五颜六色的塑料碎布全被他撕了，他发小试图把他拽出来但被踹了好几脚，无奈之下就只好去摇人过来，

他发小在空旷的原野上边跑边呐喊：“张天仇喝疯了！来人！！”

“来人！天仇喝疯了！！”

耳边只留下呼呼风声与夏夜的蝉鸣。

我与纸人

纸人总是笑呵呵的，脸蛋上妆画过头了似的留着两抹红酒窝，还戴个复古款式的休闲帽子，何况他还没有手，张天仇检查他的袖子想看看是不是手缩进袖子里了，结果没有，他就是没有手，有点像嘻哈风。张天仇相当狐疑。他与纸人聊了会天，发现这货挺健谈，也挺会开玩笑。

“你说你见过教员，真的假的？”张天仇将信将疑。

“不然呢？还见过曾国藩，还有各种那些大人物，他们都是一顶一的战神，你比不上的。”纸人说这些话像是在挑衅张天仇。

张天仇自然是冷静无比，他不会被这些话伤到，只是继续问：“他们刷抖音吗，他们每天刷几个小时抖音，有我多吗？”

“怎么没有你多？他们一天有 26 小时都拿来刷抖音，刷没完，跟战神一样刷，但他们是伟人，所以他们一天又留下别的时间去干别的事情，他们效率高的不得了……”纸人娓娓道来。

“那你看我以后能当伟人吗？”

“肯定当不了！”纸人很干脆地甩甩手：“你又懒又笨，怎么当伟人呢？但也用不着担心，只要我们坦诚，而且我们善良，最后，只要我们永远不相互遗忘……”

张天仇瘫在房子里发怔，他想到自己不能当伟人了，什么话

都听不进去，何况纸人最后不过是说了些跟基督教道德一样觉得可以自我救赎的话，什么只要你善良，只要你坦诚，……而且只要你不忘记彼此……这最后一句莫名其妙，他体会不出什么意思，他只感到这房子里面逼仄的出奇，墙壁上画了好几扇窗户，明明是夏天他却觉得身子骨冷颤颤的，麻到说不出话，呼吸也局促起来，他在地面上不停打滚把衣服上裤子上都染了一层脏兮兮的糙泥巴。纸人见他这幅模样也不免担心，就探头进来问：“张哥，需要我开法拉利送你去看老中医吗？”

“我想起舅舅来！他对我可好，可他死太早了……我有点想他了，我……”张天仇把胳膊停在脑壳上，深呼吸，闭着眼回忆起他舅舅。

“你舅舅确实是个很不错的人，可惜死太早！”纸人也称赞起他舅舅，但纸人与他舅舅不熟，因为他舅舅不算啥人物。

张天仇的舅舅何许人也？他的定位大概类似于日本动画片里主角的启蒙导师，也就是主角被反派打趴后在回忆的走马灯里会碰到的人物，放在我们这代人里，大概就类似于现代生活的启蒙导师。毕竟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那种前信息化的生活，就是每天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看会电视然后早早睡觉的时代，那时手机都不普及，可以体会到完整的乡下传统，这代人在童年时的娱乐就是跟一大群同龄人在晒谷场上蹦蹦跳跳画格子跳方块或者看漫画书看碟片，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孩子们三四岁就天天抱着个手机看抖音打mc还有和平精英了，无论穷富一生下来就被电子产

品包围，并没体会过那种前信息化的时代，这个前信息化时代是怎么离去的呢？没人记得，好像就是唰一下，也许是你小学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反正就是唰一下，身边的人都开始有手机并且一切的事物都开始变成如今熟悉的样子，它已经十年没变过，恐怕以后也不会变，如果这个时代也变了，那就无法想象它还能怎么变，它已经够高科技了，要是再高科技，那估摸着要超出人类认知范围了。

张天仇的舅舅是前信息化时代最时髦的那种人，并且是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但因为家里没钱就只好外出打工，张天仇每逢过年就巴望着他回来：舅舅染一头杀马特造型，听着许嵩的歌玩 qq 飞车，还挂着 qq 跟别人聊天，偶尔还看暴走漫画，那段时光可球闲，而且总是新鲜的，他对现代化信息化的所有认知仿佛都起源于他舅，他舅还会买地摊上的破烂小漫画看，什么《剑豪生死斗》什么《浪客剑心》之类的，张天仇也跟着看了很多，但年纪太小不明所以，只能看那些打斗的酷炫场景。张天仇偶尔会怀念起那些日子，阳光明媚的午后，舅舅在网吧，他在舅舅旁边看着电脑上千变万化的大屏幕，分到一半的耳机来听《玫瑰花的葬礼》，傍晚出来舅舅给他买零食，回去之后母亲骂他又去网吧，舅舅就帮他说话，那时一切都是闲适的，班上也没人比他更潮，他才 10 岁就听许嵩听徐良听汪苏泷而且知道起凡三国 QQ 飞车这些游戏了，班上那些人估计认知还停留在晒谷场上的拙劣把戏呢。

“我们必须写出伟大的东西，否则只能一直在浪潮中磕磕绊绊，被迫写些具身性的实时类的东西然后给时代做注脚，靠着回忆写东西，这样写东西只是在拼运气，我们能写出好的东西来只是因为运气……而且我们会为了一点东西卑躬屈膝而畏惧，心里就臆想个不停。”纸人又把头探进来这样说：“可思想能杀死时代，它可以不怕海啸……”

“败我兴致，你死定了！”张天仇猛地爬起来。

“怎么能这么说呢张哥，实际上我现在有法拉利又有汗血宝马，我根本无法与你共情，可我瞧见你有不错的灵魂，比你在地底下躺着的那个舅舅要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你虽然当不了伟人，但只要你坦诚，只要你善良，而且不相互遗忘……”

“哥帮我去镇上买瓶胖大海醒醒酒”张天仇从纸扎房里摸了些钱出来递给纸人。

“好的”



帮我去镇上买瓶胖大海醒醒酒

罗马假日

张天仇昨晚被发现倒在野地的纸扎房里浑身抽风，手里攥着好几沓冥币还搂着纸人窃窃私语，他爹一脚就给那纸扎房踹飞了，大伙都拿手电筒狂射他眼睛看看是不是鬼上身，结果张天仇被拖走后嘴里还不停嘟囔着纸人把他钱卷走跑路了，没人在意。

他目前坐在南下去广州的火车上反复回想昨晚都发生了什么，但丝毫没有头绪，干脆不想想了。因为他行李太多把整个过道都占了大半，自从上车开始就不停有人喷他或者背后碎碎念，可他也沒什麼办法，那些排队路过的人碰到他那两大叠化肥袋子都要嘴巴里“啧！”的嗔怪一声，然后艰难地侧过身子通行，乘务员过来让他把这袋子挪走，但根本没地方可以放，最终不了了之。

因为无事可做而且也没信号，张天仇只好盯着窗外的风景发呆，他都快忘了上次离开熟悉的华北平原是多少年前，眼前的景色开始渐渐陌生起来，时间滴滴答答流逝，绿油油的稻田与绵延的群山交相辉映，证明是不是到了南方。他昨晚没睡好，本来想靠着座椅踏实睡一觉，结果火车噪音太大，他压根睡不好，浑身不舒服，屁股也坐的梆硬，身边一位中年大哥也无聊的可以，不停找他聊天，但聊的都是些不明所以的东西：

“你哪里来的”大哥问

“驻马店”

“不是，我问你哪个省来的”

“好的”

“你玩三国吗”

“不玩”

对面还有个大妈看着就不是善茬，她打从上车开始就狂抠鼻屎然后乱丢，手里拿个味道可大的包子一直啃，整得张天仇也有点饿了，然而他一点吃的都没带，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战神，可以扛过 20 个小时不吃东西，幻想自己下车后就狂吃一顿，把所有好吃的都吃过去；而且因为他没有去超市买上车后的干粮，结果也忘记买水了，并且他已经懒到连自己都不咋关心的地步，所以连嘴巴渴都没咋在意。就这样一直熬到凌晨 1 点，困意席卷了全车厢的人，大家都东倒西歪着进入梦乡，然而张天仇还是睡不着，因为坐他对面那个老太婆疑似有点搞，竟然脱了鞋子然后把臭脚伸到张天仇这边座椅上翘着安稳入睡了，熏的仇哥咋都睡不着；坐他旁边那个大哥也是一睡觉就把所有好地方都占了，睡的巨香，张天仇被挤的根本舒展不开四肢。他困炸了，大脑已经疲惫地要趴窝了，眼睛本来准备打烊的，结果又被铁轨噪声吵的开门营业，眼皮子活像卷帘门一样上上下下，要爆了……他在凌晨 2 点 36 分时难得短暂进入了一次梦乡，结果火车上推车卖东西的老登竟然还没下班，推车过来大喊：“老乡们看一看看一看喂！”，他的推车被张天仇的化肥袋子挡住，然后就摇醒张天仇，让他把袋子再往里挪挪，就这样反复折腾，还会有乘务员过来扯着大嗓门吆喝：“到武汉了！/到长沙了！”，于是就这样反复折腾，张天仇要爆了！

“如果再不睡，我就会猝死！”张天仇感到心脏怦怦跳，总觉

得心脏哪里痛，哪里啪嗒啪嗒动个不停，跟水泵差不多，带着全身血液上蹿下跳开 party。他的眼睛再次营业，看到老太婆的臭脚还有压在老太婆臭脚上熟睡的那哥们，以及车厢内昏黄的灯光在随着路况摇摇晃晃，人们都睡死过去，行李箱横七竖八丢在地上，不远处的另一节车厢还传来婴儿的啼哭，我真受不了啦！脑子里飞出来席梦思大床还有助眠轻音乐，要是我有个女朋友我还可以抱着香喷喷的她舒舒服服入睡之类的……床！或者别的像床的东西！嘴巴渴炸了，我想把所有能喝的都喝了，如果我是蚊子该多好，直接满车厢乱飞去大大方方爽吸饮料！真受不了了！我又渴又困又累又酸！最后我直接座位上蹦起来抓住车厢最上面那个货架的边边，使劲吃奶力气踩着靠背攀上去，这货架比席梦思大床还要爽，感觉只要一躺下去一沾板子就会不省人事，爽的不行，我找准不知道是谁的行李当垫背，侧着直接猛躺下去，我真爽到不行了，床！躺下去那瞬间我就

我即浪潮

张天仇骑马眺望辽阔的战场，他预感到法国已经输掉了这次战争，其实在一开始他就设想会有这种结果，但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机会他都渴望把握，何况他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所以他愿意放手一搏，然而看架势依然是逃不开失败，这时身边人都对他说：“皇帝陛下！我们在敌人巨大的优势下光荣失败了！请您立刻离开！Vive l'empereur”。

他看到滑铁卢无垠的大地上躺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绝大多

数已经死透了，死法千奇百怪：被刺刀捅死的、被大炮炸碎的、被枪打成筛子的……还有些吊着一口气的远看过去像蛆虫在蠕动，老远都能听到他们悲苦的呻吟，然而战斗依然在持续，炮弹呼啸而来的隆隆声在旷野上回荡，敌人漫山遍野发狂似的冲过来想生擒他，可是法军大部队已经多数逃散，此刻只有几支老近卫军在他身旁，张天仇心里想着：“老天爷跟我作对！我擦！”，所以他愤愤不平，因为如果老天爷不下雨他就不会拖延进攻时间，如果不下雨所以地面早点干，那么照着他的决策习惯（您知道的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喜欢死扣细节），只要他发起进攻，哪怕只是地面变干这一小小的细节都会转变为他决定性的制胜因素，只要给他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哪怕仅仅只是这一两个小时他都有机会彻底打垮英军，他是天纵奇才，他从来不否认这点！然而老天爷不顺着他，他气炸了，老天爷敢跟我作对？他这样想所以越想越气。

“实际上还有别的原因……还有别的原因，我手下那帮猪队友也太蠢了！酷哥都是被猪队友害死的！或者说对面菜的批爆，我明明真可以有机会打烂他们！”张天仇在马背上边后撤边回头望向远处渐渐模糊的滑铁卢战场：“就差那么一点！就那么一丁点！普鲁士闹麻了，骑兵闹麻了，老天爷闹麻了，参谋闹麻了，都跟我作对，哈哈，给我等着！”

“陛下，您怎么还没润？”一个老近卫军满身是血扬鞭飞到张天仇身边：“您再不走就要被逮住了，我们将殊死掩护您战略转移。”

“大势已去！”张天仇大手一挥指向远方的战场：“往后的人！他们看到我今天这窘样，指定要嘲笑我！但因为我曾经征服世界！我曾带来大恐惧，撕碎那些人庸质的生活，让他们害怕了……历史上还没人能做到这件事！所以他们还要来有理有据嘲笑我，所以还要分析说什么我信息掌握不全面所以决策不果断，说我分兵，说我用错人之类的……实际上他们这些全是屁话，因为把我换做他们，他们估计尿都出来了！你懂吗！我已经做到极限了！……还有谁能比我做的更好？我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把所有能考虑到的能把握到的情况都考虑到了，我只能想出来这些方案了，我感觉有点手感所以就直接开游戏了，你懂吗！你能做到吗？还有谁能做到！”

“是的陛下，您曾经征服了欧洲！”老近卫军话刚说完，炮弹就直挺挺从他们头上飞过，抛物线划破空气的响声震耳欲聋，伟哥此时也骑马飞奔而来，他大喊：“皇帝陛下，请您立刻撤离，只要您还活着，那么您早晚还能再征服一次欧洲！”

“伟哥……不，是元帅阁下，您有什么打算！”

“我将组织起最后一次冲锋掩护您撤退，下命令吧陛下”

浴血拼杀的几支老近卫军们此刻都等着皇帝下最后一道命令，他们聚拢到一块调整队形，张天仇随后就下达了他作为 l'empereur 的最后一道命令：“等我 bgm 响起来你们就冲锋！”，并示意一旁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赶紧演奏《女武神的骑行》，于是老近卫军们开始做出冲锋准备，张天仇马上叫停：“等 bgm 到高

潮了再冲！”，于是老近卫军们又缩回去，但因为演奏到音乐高潮要等好几分钟，恐怕要耽误跑路时间，张天仇就下令让那个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指挥加快演奏速度，于是指挥的棒子都要挥出鬼火来了，总算紧赶慢赶演奏到音乐最高潮，张天仇兴奋地挥手示意冲锋，伟哥立刻声嘶力竭的怒吼：“Vive l'empereur!!”。

“Vive l'empereur!!”

老近卫军们山呼万岁，向前发起了宏大的冲锋，如同旷野上一道逆向的波纹杀入汹涌袭来的浪涛，大地都为他们死前的辉煌而鼓掌，各个都刺刀见红，把士气正高昂的普鲁士人和英国人都吓了一跳，这简直是世界历史上最壮阔的一幕，鲜血是大场面最重要的染料，它被撒的到处都是，无论是绿油油的草地还是黄灿灿的麦田，只要染上了血红色就是大场面，血红色溅的到处都是，连梵高都甩不出这种真实到发怖的调色，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张天仇激动的都想调头跟着一起冲锋，他高举三角帽致意，最后一次眺望风卷残云的滑铁卢战场，转头策马飞奔而去，留下一句经典名言：

“从伟大崇高到荒谬无比，其间只有一步，交给后人评说!!”

战神来了

拿破仑在火车货架上醒来，他很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于是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浑身软绵绵的，拍拍肚皮长舒一口气，打算继续躺着刷会抖音，然而货架下面好像又有很吵的声音在说：“下来！”

“这位乘客，请你立刻下来！”

于是拿破仑把头伸出来，对方马上继续喊：“这里不允许躺的，赶紧下来！”，所以他就下来了，乘务员又检查完他身份证说：“张先生，如果您再这样我们就要赶您下去了！”，张天仇连忙点头道歉，虽然被狠狠教训了一顿，但货架上确实躺着很爽，他现在浑身有活力，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



从伟大崇高到荒谬无比，其间只有一步，交给后人评说

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看向窗外，岭南的画卷在他面前展开，他头一次看到长在铁道两旁的椰子树，还有许多他叫不出名字的新鲜植物，他怀疑这边池塘里是不是全是热带鱼，正这样想着，乘务员就挤进狭窄的过道来到车厢中央，拿起大喇叭提醒乘客：

“前方到站，广州站!!”

座位上正酣睡的人、蜷缩在角落里守着大包小包的人、过道上站到困乏无比的人、岔开腿瘫在位置上发呆的人……形形色色已经被火车颠倒至麻木的异乡人们都瞬间抬起头来，随后望向身边陌生的彼此，这一刻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唯一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刻，在坐了 20 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他们的应许之地，或是来打工，或是来求学，或是来投奔亲戚……他们交头接耳说着大差不差的话：“终于到广州了……”，并满怀期待地望向窗外，张天仇也无比憧憬起广州的模样，车窗外的景色也渐渐由郊外进入楼房密集的大都会，不远处的摩天大楼翘的老高，他把脸皮贴紧车窗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大街上的行人、繁华的商业街、各式各样的肠粉凉茶烧腊招牌、写字楼里忙碌的人、路边吆喝的小摊贩、缠成麻花的立交桥、商场放广告的大银幕……他整个人都兴奋了，在车厢里不停跺脚，按捺不住想冲出去的心情，这是他第一次要在大都会久居。

火车渐渐停下来，站台的轮廓慢慢显现，整个车厢都弥漫着躁动的氛围。随着乘务员打开车门并放下踏板，人们一窝蜂冲了出来，各种行李箱和大袋子堵塞在门口，烦躁的大伙开始互相喷家乡粗口，而张天仇是被喷最惨的那位，因为他的两个大尿素袋子成功堵死了一车厢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一个袋子抠出来，另一个袋子直接倒下来把头塞进了火车与月台的夹缝里，乘务员又和他一起忙活了好久才把它拖出去。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张天仇背

着帆布包、扛着两个大袋子、拎着塑料桶出站，从一下车开始就是疯狂的人山人海，他硬着头皮挤入人潮，在一眼望不到头的人肉罐里毫无立锥之地，简直无法呼吸，从月台到出站口仅仅几步路，感觉把一辈子的路都走完了，他暗自发誓这辈子都不会走路，也可能是这星期都不会走路：他给尿素袋结扎的绳子被人浪冲碎，被褥露了半个头在外面，塑料桶的盖子也已经不翼而飞，他拼命往外挤，手往自己下体摸，试图从裤兜里掏出身份证，但压根不知道自己摸的是谁的裤子，旁边那个中年人怒骂他：“小鬼！你做咩呀！”，他就缩手换个位置继续摸，旁边一个女士就怒骂：“喂！你系变态来嘎！”，就这样被喷了好几次，张天仇总算摸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甩在卡机上只那么滴一下，闸门打开，他顺势被卡出去，飞到宽阔的大广场上，眼前阳光格外的明媚，他终于来到了广州的地面上。

“我终于出来啦！”

张天仇把袋子和塑料桶都丢到地上，感受车站外的新鲜空气，行色匆匆的人们从这位年轻人身旁经过，这年轻人似乎陷入了大欢喜中，他在广场上肆意奔跑，看到很多外国人和迥异的面孔，还有川流不息的车群与遍地的高楼，还有广州站站顶上那著名的红色标语：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张天仇，这位 22 岁的年轻人，从这大标语下路过，如同亿万万的陌生人也曾在不同的时代从相同的标语下路过一样，广州站

缄默无声，注视着这年轻人大步奔向远方，直至被城市吞没。

第五幕 双城记

伟哥今天打了一整天的电动，手根本停不下来。

当他妈喊他吃饭，他就乖乖暂停手中的游戏去吃饭；当他爸喊他去楼下搬东西，他就乖乖暂停手中的游戏去搬东西；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就下楼去超市买泡面、火腿、凤爪当夜宵然后就着国产 3D 网红脸动画片慢慢享用，他正这样吃着结果突然冲进来一群穿着军训教官衣服的人，在他房间门口边嚷嚷边使劲撞，撞了几下发现这货压根不锁门，于是就冲进来把伟哥直接按住带走了。伟哥莫名其妙就被他们拿走手机，顺带押上车，还只穿了条内裤，因为太不雅观所以旁边录像跟拍的人还脱了自己大褂给伟哥披上，后面跟着伟哥爹妈，他爹握着教官的手涕泗横流：

“老哥哎！俺这娃上个月刚从机床厂回来，明明都合同签好了要继续干，结果不去上班了……！一整天搁家里躺着，你可得好好教育他！”

教官马上敬礼：“竭诚为您服务！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叛逆青年，家长放心，子女受益！向您致敬！”

“好，俺儿子就指望你们了！”

“爹……”伟哥摇下车窗：“我 cf 就差那一天签到了，帮我弄一下”

“快点闭嘴”教官迅速呵斥伟哥，于是伟哥闭嘴了，面包车缓缓上路，一路上伟哥都无事可做，他迫切需要手机，但其实没有手机也无所谓，他还可以玩玩手指，或者别的什么可以让他掰扯

几下的，哪怕是麻绳也好空气也好。长夜漫漫，面包车在高速上奔波，耳畔只能划过汽车飞驰的掠浪声，伟哥跟空气对线，无聊炸了，他想起张天仇以前跟他说的什么加菲猫写的什么局外人，说什么只要在这世上活过一天就能靠这一天的记忆活一辈子，于是伟哥开始复盘自己上午刚打的王者排位，或者安琪拉哪一款皮肤比较好看，下次回家了还可以买……结果真靠想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熬到了天明，直到懒洋洋的发呆被教官打断，一句“下车！”，伟哥就呆呆地下车，看到前方有个军事基地般的建筑，入口处磅礴大气的凯旋门上竖着“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几行红体巨字，四周全是砌起来的高墙再铺个铁丝网，坐落在巍峨的群山下，雷雨天气时会有闪电猛的劈过来，那氛围渲染的简直跟kk园区差不多，任何年轻人看了都会尿裤裆。当然我们也知道，伟哥不是一般人，因为他的大脑神经元群只能对外界形成一些最抽象的把握，所以他无法仔细审视这幅图景，简单来说就是他无法审美:例如看到一座宏大的罗马式凯旋门，他也只会认为：“是的，那是个建筑”或者“那是一个门”……所以他没有任何感悟，而且他困的眼皮子直打架。

“这是你的学员代号 3241，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身份证！记住了吗，罗奇伟学员！”教官给他发下来一张学员证。

“记住了”

“现在去操场集合！”

“记住了！”

伟哥本想走路去操场，但教官在屁股后面反复催促他：“跑起来！”，于是伟哥只好跑起来，因为太久没跑步，伟哥跑的像美食番里吃到美食后进入迷醉状态特写的老登，他以这种蹩脚的跑姿来到操场，这里聚集着数十个与他一样新来的年轻人，大家都一脸懵逼地互相张望，看样子都是莫名其妙就被送来这了。正当众人六神无主之时，一位胖子教官已经站到大台子上，对下面训话到：“全部！稍息，立正！！”

伟哥忘了“稍息”是啥意思了，但他记得“立正”，所以他立正，大家也都立正；胖子教官又吼到：“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的像个伪军！你们是伪军吗，回答我！！”

“哈哈是的！”

“噗！...”台下的学员们都笑出来，互相看看是哪位战神刚才讲了这么搞的话。

“哪个出头鸟！”胖子教官瞬间大吼。

一群教官马上冲出来把笑嘻嘻回答：“哈哈是的”那位老哥直接押走，所有人都冷颤一阵，胖子教官随后补充：“你们肯定都自以为很幽默是吧？你们等死吧，我就是你们的克星，战神克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战神克星！知道我要怎么对付你们吗？”

“潜入搜查官，闷绝皮鞭监禁”

“谁！又是谁在台下开玩笑！”胖子教官再次怒吼。

“我来也！”刚才说了闷绝皮鞭监禁的人一边憋笑一边走出来说这句话，像猴一样挠挠后颈，对身旁人露出调皮的表情，大家

再次笑出来，然而他刚说完这些就被别的教官拖走了，大家又全都毛骨悚然。

“我是战神克星，你们以后也可以称呼我为战神克星教官，我深切的明白，要想铲除战神综合征，就要先根治幽默……当然，我的意思可不是根治那些寻常的轻松的幽默，这些幽默是有益的，它们是我们生活的调味剂。但你们的幽默就不是……它们是虚无，你们这些有战神综合征的人，你们的幽默是有害的亵渎的虚无的！因此往后你们谁敢乱开玩笑，去引入虚无、荒诞、亵渎，我就弄哪个，杀鸡儆猴！”

台下默不作声。

见杀威棒已经立起来，战神克星便缓步走下台，两手背着扫视紧张的学员们，他走到伟哥跟前停下，仔细打量这个脸上长满粉刺并且时不时掉泥垢的年轻人。

“我一看到你的样子，就知道你是千年才能出一个的战神，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战神克星微笑着拍拍伟哥的肩膀。

“报告教官，罗奇伟”

“太小声了！根本听不见！！混账！你不懂这里的规矩吗罗鸡尾！要报上自己的代号！！”

“是……报告教官，代号 3142……罗奇伟”

“看来你特意跟我作对，罗鸡尾，你胆子很大，我很欣赏你，你多高？”

“一米八”

“一米八，我没见过能堆这么高的屎，你要臭死我了，罗鸡尾，你天天把自己锁房间里不洗澡是不是？你脸上澡泥掉下来都可以拿来给麦丽素了，你这么不爱干净，你以为你是谁，石原莞尔吗？你是不是希望我称呼你为石原莞尔？”

“.....”

“回答我！石原莞尔！”

“是，教官，3142，罗奇伟”

“以后你就是石原莞尔，报名字的时候要称呼自己为 3142 石原莞尔，明白了吗！回答我！”

“是，教官，3142，石原莞尔”

“噗嗤——” 队列中又有人憋不住笑出来。

“呵呵，很好笑是不是？真正好笑的还在后头呢，你们这些人的秉性我可是一清二楚.....” 战神克星顿了顿，又转头问伟哥：

“石原莞尔.....”

“是，教官，3412，石原莞尔”

“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是拿破仑或者伟大领袖？”

“没”

“你听不听史诗音乐？”

“没”

“哦？.....” 战神克星微微一笑，他仔细端详一番伟哥，又走到队列最中央，喊别的教官把音响抬上来，随即对众人训话：

“战神综合征往往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野心！因为那样会被耻笑，

所以他们，就像刚才他妈的石原莞尔一样，他们会对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天天说不，而且不只是石原莞尔，我问你们其中任何一个，恐怕回答都是不，操踏马！但你们的身体是诚实的。”

战神克星狞笑一声：“我下面会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第二乐章，咱们等着瞧，看看谁控制不住自己”，于是全场都倒吸一口凉气，他刚说完就点击那个恐怖的按钮，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第二乐章唰一下就从音响里蹦出来。激昂邪魅的旋律瞬间从起跑线上冲出来响彻整个操场，感觉有一整个交响乐团边跑 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边演奏，因为他们演累了所以音符也杂乱疯狂起来，队列开始慌张，大家都拼命捂住耳朵不让节拍灌进来，大焦躁席卷了一切，有的人已经在地面上痛苦的打滚，有些人已经彻底放弃抵抗了，他们任由第十交响曲第二乐章在脑子里打洞，挖穿整个大脑上部皮层然后一路下到脑干，于是躯体不受控制，开始浑身抽搐，并做出演讲或者阅兵的姿态，整个人腰板都挺直了，有人直接向四周敬礼大喊：“同志们历史证明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那些拼死抵抗的人把耳朵要捂出血了，就用牙齿狠狠咬操场上的草皮，场面已经混乱不堪，战神克星欣喜若狂，他得意地注视着这杰作，他的手也开始不受控制随着旋律做出指挥状：“看吧！看！你们挡不住的！”。

越来越多的人倒下，越来越多的人抓狂……何等的末日景象，当音乐播放完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已经虚脱，瘫在地上麻木地吞咽口水——唯有伟哥依然挺立，因为他在想跟安琪拉新皮肤有关

的事情，战神克星大吃一惊，此刻的伟哥在他眼中如雕塑般屹立不倒，何等的坚毅，伟哥甚至还打了个哈欠然后耸耸肩，战神克星瞬间汗流浹背。



伟哥……

“看来我的力度还不够！”战神克星擦擦汗：“等着吧，还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圆舞曲，大场面！等着吧！”

“停下！”有人已经开始哀嚎。

“我们真错了……！”有人已经开始乞求。

然而一切都是无用功，伴随着第二圆舞曲开头雄厚的鼓声以

及紧随而来的萨克斯，全场瞬间口吐白沫，绝大多数人已经放飞自我，他们尽情大挥手，忘我的摆弄躯体做出一系列史诗动作：两手背着来到奥斯特里茨然后指挥巴巴罗萨行动，实际上被迫火烧本能寺，总之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救中国，而且中国需要我们出手；还是说令我们继续隐忍，就像那些依旧誓死抵抗第二圆舞曲乃至嘴唇都已经咬破的人，他们心脏都要从口腔跑出来跳舞了！挣扎挣扎挣扎！操场上已经趴满被史诗音乐击倒的害虫！此情此景令战神克星欢呼，他张狂地大笑，第二圆舞曲的高潮与他的笑声互相映衬，远处的太行山也传来隆隆的掌声，还有谁能忤逆他？恐怕只有伟哥！因为伟哥依旧挺立，像个丰碑，你不可改变他！看到伟哥的英姿后，战神克星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双腿竟也哆嗦起来！



伟哥!!!

“何等的顽劣！”战神克星气的浑身冒火药星子：“他妈的石原莞尔……！出列！！”

“是教官，3421 石原莞尔”

“你为何没反应！”

“报告教官，安琪拉蛇年限定 ”

“你的战神综合征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我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我感到兴奋，因为我将重点关注你，来彻底击垮你的傲慢！你就感到庆幸吧！然后懊悔吧！然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恐惧！做好准备！”

“是教官，3421 石原莞尔”

城中村的场合

发绿发臭的水道蜿蜒流过，贯穿整个城中村，然而水面上却映衬着广州塔的倒影。在这里你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广州塔，一到晚上它就大放异彩，炫目的光芒把整个夜空和珠江都照得璀璨夺目，在灯火交织而成的白昼下人人都惊叹起这绝伦的广州塔来，这座城市为它而自豪，它就像酒吧里营造氛围的 Disco 星光灯，把激情与活力投射到这座不夜城的每个角落。年轻人一到晚上就发狂了，他们满大街的溜达去挥霍青春，可以跨上电瓶车一刻不停玩到天明，情侣们在 led 灯和大银幕的注视下甜甜蜜蜜相依偎着直到太阳升起——广州拒绝打烊，这大都会跟患了超雄综合征似的，每时每刻都亢奋的不得了，一条条主干道化作它的大

动脉，输送着奔腾的车流与忙碌的人群，它作为华南的起搏器来昼夜不息地跳动，当你看地图时若是把耳朵贴近这座城市的名字，仿佛就能感到它的心跳，扑通扑通：那是千万人的心跳，它们挤在这地图上的小小一角，却共同演奏出一个时代的高贵曲目，你只需要在地图上把耳朵贴紧它，就会自动播放恢宏明快的交响乐。

当然，总有些角落独自编排着哀怨的咏叹调，那里只有毛细血管路过，似乎养分不太够，所以这些地方老是困呼呼的，你一进去就觉得无聊炸了，这些角落刻意跟光芒万丈的广州塔作对，它们热衷于让生活在此的人半死不活，尤其是城中村的绝大多数地方，那里充斥着发霉的空气与潮湿的暗道，你一抬头只能看到遮天蔽日的电线和近到可以隔着两边护栏亲嘴的廉租房，只有一点点光亮可以从这些夹缝里挤进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跟太阳玩大逃杀。

城中村惯惰又慵懒，它们是一摊结痂的烂泥。

每当夜幕降临，广州塔开始放广告时，不远处的城中村就会有个叫张天仇的年轻人蹲在横跨臭烘烘水道的桥上看它放广告，各种各样的广告灯光秀，什么什么银行什么什么贪玩蓝月什么股票证券，商标变来变去，张天仇边看边寻思着要是哪天把麻豆或者别的什么以水果蔬菜命名的短视频平台的广告也投上去会有多搞笑，他想到这里就笑喷了，如果哪天自己真的有钱，没准真会这样干。有钱真好，有钱就可以把路边随便哪条吐舌头的无聊狗的照片拍下来，丢到广州塔上投屏去给别人看，让他们揣摩有

什么深意。



不远处的城中村会有个年轻人看广州塔放广告

张天仇想到自己几天前刚到这地方时，晚上特意去江边散步，看到对岸的广州塔，以及珠江上金光闪闪的豪华游轮从中国第一高塔下悠哉游过的情景。他睁大眼睛去看豪华游轮上都在干什么，也看不清啥玩意，只觉得那上面聊天的人们真悠闲，而且他们的悠闲似乎是永久的，永久的悠闲……他们可以躺在船上看看电视，喝着葡萄酒观赏夜景，也许他们都住在高档小区的大平层里面，什么江景房啊海景房啊之类的，每天早上起来喝杯咖啡，用电脑办公，晚上香喷喷的入睡，或者更多他难以想象的细节……张天仇目送着那豪华游轮以及上面的人远去，此刻他蹲在臭烘烘的桥上又想起豪华游轮，想起豪华游轮的船舱、豪华游轮的烧烤架、豪华游轮的大电视、豪华游轮的厕所、豪华游轮的垃圾桶、豪华游轮的救生圈、豪华游轮的比基尼，比基尼……豪华游轮……豪

华游轮的空气、豪华游轮的发动机……豪华游轮它静静拨开水面就那样溜远了。

张天仇想到自己几天前刚到这地方时，对着地图导航绕了无数次的道，在逼仄幽暗的小径里打转许久，才找到自己预订的那家考研机构，它坐落在一个不起眼的城中村里面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门口有两个大垃圾桶作为苍蝇的根据地，隔壁是成人用品店，隔壁的隔壁是一个整天只会搬张凳子坐在门口守着自己房屋出租广告的老登，每当有人路过，哪怕只是盯着他那个贴满租房广告的牌子只看那么一眼，他都会迅速说：“喂靓仔看房啊！”，跟游戏里触发 npc 语音了一样，然后继续在狭窄的小巷道里坐着消磨时光，这条冷清的道时不时有外卖员飞过，轧到这老登的拖鞋，老登就破口大骂。

张天仇想到自己几天前刚到这地方时，空调外机的脏水自楼上飞落，令在屋外等候开门的他小小洗了个头，而他一只脚刚迈进去那个考研机构，就感觉像是到了太平间，目之所及只有笼子式的自习室和缄默无言的人们，他们所做的只是翻书刷题或者插着耳机看平板，而张天仇拖行李上楼的爆破音完全压倒了窸窣窸窣的写字声，惹的人们纷纷抬头看他，让他有点不自在。但更令他不自在的是上楼之后，才得知老板给他分配的宿舍是负一层，于是他只好笨手笨脚继续扛着行李下来，人们再度抬头看他，让他感到万箭穿心，张天仇真害怕在这里交不到朋友——适应新环境很麻烦，虽然不过是糟心几天的事情，但张天仇懒到不愿意主

动融入，他真想到自习室门口直接大吼一声：“你们这里有谁精通大场面、大震撼、大恐惧、大虚无？”或者直接贴张纸在自习室门口，上面写：

“本人只寻找在日常生活中幽默大方、喜欢小动物、待人坦诚但却发动了对外战争的人当朋友”

他这样想着，来到阴湿的负一层，推开房门，看到两张架子床挤在大概十条狗能铺满的空间内，上床下桌，地板黏糊糊，一张架子床下面已经坐着个人戴耳机在玩游戏，另一张是为张天仇准备的，他到那空床上放铺盖，感觉这床松松垮垮的，随时会塌掉。硬着头皮继续把行李都收拾妥当后，张天仇才有空仔细端详他同租的这位哥们：头发染的金黄、戴一副金丝眼镜、脚踏不知道几天没洗的拖鞋、嘴里不知道在嚼什么，最重量级的是他垃圾桶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玩意，飘出一股腐臭味，上面还盘旋了一大群小飞虫在跳华尔兹。不过这哥们专心打游戏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新搬进来，他一直在吼：“你们哑巴吗！说话啊！”、“A 大残一个！”之类的，好一会才察觉到张天仇的在场。

“哎，你好，你吃槟榔吗”金发哥初次见面就递来一包槟榔。

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位喜欢吃槟榔的人，他每天都在槟榔中度过，他非常普通所以没什么好描述的，但他出门前会给自己喷香水然后细致打扮一番，穿上不错的从 app 看来的穿搭，总之这就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人，除此外张天仇想不出别的形容词。金发哥唯一的特质大概还是槟榔，如果你观察他每天的生活，会发现他

嘴巴一直嚼个不停，不得不怀疑他跟食草动物一样进行反刍，但我们都知栳榔不能下咽，因而张天仇认为他是把栳榔嚼完后藏在自己口腔内侧以方便没事干了就用舌头翻出来继续嚼，让人想起无所事事的山羊。

不过张天仇确实没吃过栳榔，他内心盘算着真去吃一吃，于是他撕开包装把栳榔丢进嘴里开始咬，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吃栳榔，咬下去有股薄荷味……感觉很奇妙。

“我叫洪门达，你叫啥”

“我叫……呃，嗯？！”张天仇嚼着嚼着忽然觉得喉咙里有导弹堵在那，他一下就飞起来大喊：“卧槽！”，疯狂拿拳头锤自己胸口，但气还是喘不过来，感觉有虎式坦克从胸口碾过去，他嗷呜嗷呜大声乱叫，洪门达赶忙给他按住解释：“哇浪！你吃个栳榔跟上吊一样！”，随即掏出来一瓶水给对方灌下去，张天仇这才好受些，吐出来一堆黑不溜秋的子，他看到自己吐黑水就魂都吓没了，以为吐血了。

“这不是血，这是栳榔汁，这玩意咽下去你就会觉得脖子里有东西堵着……”

“呼……原来如此，我擦……”张天仇总算回过神来：“我擦哥哪里有卖，这玩意太龙了，够劲哇！！”

“砰砰砰！！”

一阵敲门声响起，吓了他们一大跳，张天仇去开门后看到一个略矮的南方姑娘，穿着睡衣睡裤顶着凌乱的头发就来敲门，一

副没睡醒的样子，她明显有点不高兴，见到有人开门就说：“能不能声音小一点？”，然而在发现是一张陌生面孔后，她就愣了一会，半晌才说：“咦，你是新来的？”

“是，我今天刚到，打扰你了”张天仇深表歉意的鞠了个躬，对方也没说什么，就“哦”一声，转头回屋了，张天仇这才注意到负一层还有几间屋子住人，他关上门后洪门达便介绍起来：“这女的住对门，他妈的每晚都打电话跟她男朋友吵，声音大的整个自习室都听得见，我去，结果她嫌我们吵……”

“都怪我，刚才确实太大声了，我以为你给我下药要把我变成王杰”

“还是不扒拉这些，喂，你第几次考研了？今年有把握上岸吗？”

“第二次，一般都是二战上岸吧，我感觉今年或许有希望……”

“你到广东来，想考哪个学校啊？”

“我想考黄埔军校”

“加油！”洪门达给他打气。

“嗯！你也加油！”

这一来二去的闲聊让张天仇感到放松，便互相侃了一会，也无非就是些跟考研有关的话题，聊完考研就没任何话题，往后几日也没啥话题，双方关系不过是抬头见到就互相打声招呼而已，偶尔因为一些共同的琐事而交流，但绝大多数时间还是翻翻书看看手机，在宿舍各做各的各说各的。就这样熬到晚上，张天仇会

在洪门达开黑和平精英的带妹声与对门那女生打电话的埋怨声中尝试入睡，但睡不着，他只好出去看广州塔放广告打磨时间，结果往后几日每晚都是这般：他今晚再度蹲在那桥上看广告时，百无聊赖着在备忘录里打字咒骂庸质的生活与周围庸质的人群，随即又害怕考研再次失败，而且他人又懒，老是虚度些本该复习的时光；而且他在异乡也没找到合得来的人，缺朋友实在是很苦闷的事情。他想到这里，就盘算着真去找找广州的亲戚，或者去干些兼职，以免让自己把身子想垮。于是第二天一早去城中村外边的人力市场溜达，路边全是写着招工信息的日结牌子，发现全是进血汗工厂的活，仇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干了一上午，中午在厂里食堂发现一上午的工资吃两个猪蹄就没了，马上溜了。

”

第六幕.张天仇其人

张天仇怀念起伟哥来，也不知伟哥这几个月过的咋样，就给伟哥打了通 qq 电话，然而一直无人接听，张天仇也是没事干，便锲而不舍一直打，直到一个中年人接通了电话，不耐烦地问张天仇要干嘛，张天仇就问：“罗奇伟在吗？”

“谁？”

“罗奇伟。”

“罗奇伟……？哦，你是说石原莞尔是吧”

“谁？”张天仇相当诧异。

“没啥，你找他有什么事”

“cf 签到领 1000 钻石”

“混账，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吗？”

大娱乐家

张天仇身高大概是 1 米 75，他说自己身高是 1 米 75，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他肯定没有 1 米 75，大概是 1 米 72 或者 1 米 71，总之他肯定没有 1 米 75，或者穿上鞋是 1 米 75。在自习室一众南方人里，他身高算显眼的，若是健壮一点，就匀称多了。然而他很瘦，且老是拄着发呆，远看过去就像个竹竿孤零零的插在地里，风一吹就能刮倒；他衣品也不好，一件卡其色的衬衫从年头穿到年尾，无论怎么洗那件衬衫，上面始终有明显的水渍斑块与突兀的毛球，但他也没别的衣服可穿；再者，他人也不讨喜，

头发可以三四个月不剪，甚或三四天不洗，他也不乐意去烫头，于是永远都戴着个棒球帽出门，当阳光打在帽舌上从而降下一道帘幕，他的五官就躲藏在黑暗里，只露出一双疲乏黯淡的双眼，但还算挺拔的鼻梁与奇凸的颧骨依旧是清晰可辨的。周围人只要一瞧见他，就会感到这年轻人与众不同，但这与众不同是何处来的，谁也说不清，只觉得这年轻人缺乏活力，这就是张天仇给旁人带来的感受：缺乏活力，他不好动。仿佛他的生命在顽强的去寻死，你只要让他动起来去表现生命力，他准会难堪，因为他就靠那么几个小幅度的动作活着。总而言之，我们的读者要是想知道张天仇究竟是个怎么的外表，那么说他缺乏活力准没错，他就是这么个人，你看到第一眼就觉得他没有生命力，就算他有时跟人争辩的面红耳赤或者必须跑一跑跳一跳，你也会感到一股难掩的尴尬，你会惊讶怎么这世上还有人抗拒最基本的展现出活人姿态的动作？

但他又很想出风头，所以就尴尬。因为出风头意味着要在大众面前展露自己，结果他匮乏的生命力就在旁人眼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惹人发笑。他体格虚弱，任何人都能一拳打倒他，哪怕是比较矮的人：他活像一张纸，一碰就皱。各位读者要是看到这种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当显眼包，你也一定会取笑他，哪怕他才智再高并且多么能说服人多么让你震撼，那种突兀的不和谐也会令你感到别扭，甚至让你感到恐怖，最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人，只能敬而远之。

“我头发留长了也不烫头，是因为一旦烫头了就会显得跟大街上普通人一样……”张天仇争辩起来，他在自习室这样自言自语“难不成你让我穿上那些蹩脚的时髦衣裳再去烫个头跑到街上去当普通人？”

他戴着耳机在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第二乐章，耳麦开太大使得这家伙压根注意不到控制讲话音量，于是全自习室的人都听见了，但因为他讲的这些太莫名其妙，或者说根本不会有人在日常生活里突然说这些古怪话，所以大家都一愣，然后没有在意，继续埋头刷题去了。相比之下张天仇压根没有在用功，他的思维患有多动症似的，复习一会便被激昂的音乐带着走，被迫幻想那些历史上的大场面，他昨晚看 b 站时刷到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每日战线变化那个视频，配上震撼的 bgm:在那么大一副地图上，一副色块代表拿破仑，另一副代表库图佐夫，用一条不规则的弯弯绕绕的线条来示意拿破仑推进到了哪里，他每征服一个地方，这条线就往前跑一段，于是曾经无数条人命的消逝、无数张嘴巴的呻吟、无数条枪支的开火、无数门大炮的怒吼、无数个城市的陷落全被缩略在这抽象的地图上，他一想到这里就迷狂了，透过那地图他都能臆想出战场上浓烈的硝烟与化为灰烬的田舍，还有拿破仑在马背上指挥千军万马的从容。他收藏了那个视频，刷题刷到一半就拿出来看，有时候刷 3 分钟就打开看，有时候刷 10 分钟就打开看，他简直陶醉其中，直到被一通老家拨来的电话打断思绪才慌慌张张跑到自习室门口接电话，张天仇他爸用一种

乡下人常有的命令式的关怀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天仇！大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亲戚，有着落了！你快去找个在广州的亲戚，说不上近也算不上远，你姥爷那边的人，你姥爷亲兄弟的女儿么，在广州教书，去的时候记得提点礼，把自己打扮干净点，听没？”

“我没听清，爹”

电话那头老是有收割机的杂音，于是他爹又重复一次去哪里哪里小区几号几号楼找谁谁谁，张天仇飞快记下来，但他爹压根没给他微信号也没有给电话号码，这年头竟然还有这种拜访方式，提着个礼物在别人门口干等，张天仇略感无语，他甚至有点不想去，但听说这位亲戚是在大学里教文科，他想会不会对自己有些许帮助，所以还是去了。临行前他回宿舍洗了个头，无论用吹风机再怎么吹平头发，那些不听话的发丝依旧胡乱蔓延，像是去了柄的拖把丢在自己头上，镜子里的自己怎么看怎么像流浪汉，张天仇终于决意去剪个头。

“你怎么今天有兴致洗头？”洪门达见张天仇不停吹头发，想到这家伙莫非找了个女朋友，便打听起来：“你女朋友也是考研机构里的，还是外面找的？”

“不，没女朋友，我打算去剪个头”

“剪头不错喔，剪完之后你痞帅痞帅的”

张天仇没回话，他自顾自地在衣柜里翻找半个月前带来的衣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件干净且印着卡通图案的趣味短袖，以及一套直筒牛仔裤，他换上后对着镜子琢磨良久，又把自己之前那

套行头穿上，对照着反复评比，决定还是穿上刚挑的衣服，整个人显得正常一点，随后戴上棒球帽出门了。

“看样子是还没确定关系，但要跟女生出去约会……”洪门达心里这样盘算，因为他跟张天仇归根结底不熟，既然不熟也不想多问。但张天仇能约到女生就是件怪事，按照洪门达不时在小红书主页上晒健身照并且与女生勾肩搭背以及在床上互诉衷肠的丰富经验来看，张天仇不大可能跟女生拍拖，因为这是个脑子有点问题的人。有时自己在外潇洒一晚，大清早回来后能看到张天仇竟然外放着奇奇怪怪的音乐入睡，那些音乐好像是什么锣啊鼓啊的东西在敲，简直能说是噪音，不知道张天仇是怎么听着这些东西入睡的，洪门达判断那些应该是外国的那种大剧院里放的音乐，总之没人在意那是什么。

张天仇走后也没把门带上，他看到对门那个上次嫌他们宿舍太吵的女生在湿哒哒的走廊里蹲着哭，因为好奇他停下来盯着看了一会，那个女生穿着睡衣把头埋进膝盖里啜泣，她感到有人盯着自己看，便抬头看向张天仇——看到他竟然两手叉腰打量着哭泣的自己。于是她再度把头埋进膝盖里，这次埋的更深了，连额头都不给外人看，张天仇自感没趣，便继续踱步到门口，哪知外头竟然在下大雨。老板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看到张天仇没带伞，这个中年人就哈哈大笑，用他味道浓厚的广普打趣道：

“今天很不巧，明明天气都很好却下雨咯，不过广东嘛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就会下雨，我看你是北方人吧，第一次来肯定还

不适应，以后出门要带伞。”

“是……这儿潮的我老是痒”张天仇挠了挠自己蓬乱的头发，又局促地把手垂下来。

“我这儿有伞借你，你回来再还我吧。”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天堂伞，张天仇一边鞠躬一边接过。

“你是哪里人？我猜猜，是不是安徽人？”老板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之前就经常听到自习室里的人闲聊说老板很健谈，今天一见确实如此。张天仇摆摆手，老板就又猜：“河南人？”

“是”

“哈哈，河南人性格豪迈，我最喜欢跟河南人打交道。”

“哈哈，谢谢夸奖老板”张天仇回应，不过他也知道，按照中国的惯例，如果大众对一个地方的印象是那里人性格豪迈，那地方肯定多少沾点穷。如果那里还用“豪迈、朴实、汉子”做宣传，那肯定不是一般穷，而且大概率那里的人既不豪迈也不朴实。

他撑起伞出门，出门后就一脚踩进水坑里，城中村不太好的排水与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令他走的十分艰难，他预备去找个便宜的理发店快剪一下，他走着走着就碰到隔壁的隔壁那个老头，那老头照样是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房檐上滴滴答答的落水给他拖鞋都浸湿了，然而他照旧是面不改色，正襟危坐。张天仇路过之余就瞧瞧这老头坐着干嘛，仅仅在他余光刚接触到老头所守护的那个租房广告牌的瞬间，巷道里就立刻响起：

“喂靓仔看房吗！”

“不看”

然而他刚走出这巷道，刚拐入另一个巷道，目之所及竟然全是坐在门口的老头，比刚才那个还要夸张，还要面不改色，还要正襟危坐，他们黑压压的并排挤一起，压迫感十足，见到张天仇一过来就立刻异口同声发问：“靓仔看房吗！”



目之所及竟然全是坐在门口的老头，比刚才那个还要夸张，
还要面不改色，还要正襟危坐

“不看”

剪刀手 Jackie

广东的天气很怪，几分钟前还下着大雨，没过一会就放晴了。

张天仇在城中村临河（也就是那条臭水道）的旺铺区域找到一家理发店，门口贴满了气质女明星的陈年海报，门槛上横陈着好几只小强的尸体，旁边哗啦啦排水的沟渠也老是飘出霉味，但张天仇只看到门口黑板上写着“洗剪吹惊爆价只需 18 块！”以及旁边那个陈年海报上女明星笑呵呵露出洁白的大门牙，这彻底说服了他，于是他脱下棒球帽走进那店铺。今日值班的 Jackie 老师立即优雅地从座位上起身变换他几秒前一边躺着抠脚一边刷抖音的姿势，深深地对张天仇鞠了一躬：“Bonjour，您剪什么头！”

“谢谢你！”张天仇也礼貌的鞠躬。

“Merci，您剪什么头？”

“剪短就好”张天仇指了指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好让 Jackie 老师默会他只需要剪短的要求，说白了就是“给我剪的精神点”。不过这位 Jackie 老师在城中村是出了名的严谨尽责，他再次鞠躬：“Qui,qui,qui！……Vous devez être rigoureux！剪短就好，我听过一堆客人这么说，但我一直让他们给出清楚的东西，干我们这行就是要严谨，我以前一般会每剪个四五分钟，就让客人抬头看看镜子，让他们看了再告诉我下一步他们想怎么剪，好让我完美达到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从来不失误，从来不会让他们在背后骂我说什么明明踏马的要求的是剪短结果我给他们剪的特别短……我不犯错，您知道的，马龙白兰度说过，女人和小孩可以犯错，

但男人不行。我看您的样子挺斯文，应该听说过这句话的，如果是别的客人，像是饭馆里刷盘子的来我这我就不会这样说……”

“*merci beaucoup*，照您说的来”张天仇愈发礼貌地鞠躬，理发师相当高兴，他小心翼翼给张天仇围上斗篷，确保系扣子时张天仇后背不会难受，再从抽屉里像是鉴宝栏目取国宝一样端出他趁手的剪刀，在顾客头上笔走龙蛇，张天仇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令他想起以前家里收麦子时父亲拿镰刀干脆利落斩下一大捆麦子的流畅感，这感觉真令他舒服，让他发呆的更爽。**Jackie** 老师见顾客只是对着镜子发呆，便停下手中的活再度优雅鞠躬：“您可以玩手机打发时间，不会妨碍到我”

张天仇将信将疑从斗篷里探出手来开始玩手机，结果手机与双臂上真就没沾一点头发，这理发师仿佛一个花匠在侍弄他的盆栽般仔细——**Jackie** 老师剪的愈发专注，当张天仇因为脖子难受所以稍稍晃了下脑袋时，**Jackie** 老师就猛的惊呼一声：“*merde!! Non,nonnonnononononon!*……不能动，刚才你乱动让我把你那根头发给剪深了！这一点小小的细节上不整齐都够呛，我要再把你周围那一圈头发给剪深一点！”，于是**Jackie** 老师开始进入无双状态，他这次不再飞快地卡嚓卡嚓，而是像非洲大草原上狩猎的狮子，盯紧那一寸寸头发伺机而动，在张天仇的头发旁不断绕圈，当他感到一股冲力从天灵盖冒出来，总之就是那种感到狩猎的好时机到了，他就唰一下出击直接斩断那几根头发，随后继续潜伏在草丛中等待最佳时机……张天仇也屏息凝视，脖子几乎是定格在靠

背上分毫不动，额头上也冒出来一大堆冷汗，吃力地去配合这伟大的艺术创作。

“Parfait!”理发师在循环往复好几次后总算停下他的活计，长吁一口气，把手放在张天仇酷酷的新发型上不断比划:“您看看要不要再短，如果您还想再短，就告诉我具体要多短，我给一把尺子来量。 ”

“不用了，已经够短了，就这样吧！我挺满意的！”张天仇不断打量镜中那个精神十足的年轻人，感觉换了个新皮套，甚至让他觉得自己有点痞帅痞帅的，走在大街上会带来跟 gta 里面输入“周围女人全都聚到你身边”这秘籍一样的效果。但 Jackie 老师依旧不满意，他甩甩头说:“您说挺满意，那就是不满意，当大伙说挺满意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说很多人只是感到理发师搞好了指标，这所谓指标无非就是他们头发看着短了，他妈的他们就会说挺满意，但这样就不能算艺术……我的顾客必须说出“很满意”、“非常满意”这些词才行，您再坐个三四分钟让我看看有啥能改进的地方， merci!”

“好的，你一直都这样认真吗？您这样的服务态度让我觉得这洗剪吹应该要 35 块往上才对……”张天仇感到闻所未闻，但这位理发师的态度让他真觉得如沐春风，说实在的，如果你偶然碰到这种干着社会地位不高的工作却依然焕发生机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们工作很努力），也就是这种无论何时都不打马虎眼而且有自己一套理念，且这理念能够和现实达成妥协从而使双方都受

益的人，你就会无比乐观，因为你切实感到生活不会那么艰难，只要你保有这态度，也许。

“Qui！一直都这样认真！因为我把剪头发当做艺术，而我一些同事就不一样，他们剪头发就像在砍头，就那种恶狠狠的拿剪刀去把头发砍下来的感觉，那样他们就做不好…… 我现在给您把鬓角也给更认真的修了一下，更帅了，您看是不是……？”

张天仇再度看向镜中的自己，尽管感觉没啥变化，但他看到自己鬓角好像确实被修了，好像真变帅了，他也说不清，他看的入迷。而 Jackie 老师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他拿起扫帚来三下五除二就把地上的头发全扫进簸箕，见张天仇还在欣赏镜中的自己，他也满意地说到：“你出门后就是大帅哥，任何人碰到了都会说你靓仔！”

“是的……”张天仇从座位上起来，捋了捋自己的新发型，可惜他不会吹口哨来表达雅致的心情，理发师恭送着他出门：“您下次还来的话记得在周二周四过来，每星期这两天都是我值班。”

“那当然咯”

张天仇双手插兜悠哉地在城中村晃荡，预备随心散步出城中村去坐公交，新发型让他头皮清凉，微风嗖嗖吹过，让这年轻人浑身舒坦，就连路边的小摊贩们也都盛赞起他的新发型，觉得他可帅，连声说着：“靓仔！来看看全场清仓大甩卖！”

“靓仔，饮不饮凉茶？”

“靓仔，走过路过看一下……”

“靓仔……”



皇帝找到了他的御用理发店

第七幕 异乡来客

孙副教授年纪大概 40 岁上下，河南人，戴副方方正正的眼镜，从小就被说长着一副教书匠的脸，结果真成了老师，在大学里教历史。她自从出任教职后就一直在南方住，以前每逢过年还回老家呆会，但也不知咋的，据说是跟娘家闹矛盾，后来回的就很少，觉得家乡也没什么值得牵挂的东西，结果已经五六年没回去了，几乎到了家族感情淡漠的地步。这并不是说她对那些一辈子种地的亲戚还有迂腐的爹妈很不待见，而是她也爱莫能助：这些知识分子往往都有个职业病，那就是对世界抱有一种冷酷的斯多葛主义态度，他们对现实丧失了任何志趣，但一提起笔来就想对全世界复仇。这也怪不了他们，知识分子是不是都这样？别人还会夸赞说这有文化人的分寸感（哈哈笑抽了）。

实际上，大学历史系教的都是些什么，到现在我们这些没上过历史系的人还不得而知，何况历史上那些战神与伟人的故事时常要拿来做法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愈发觉得大学里如果有历史系，那么这专业上课应该也会像抖音营销号一样讲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当然，因为我没上过历史系，所以我真不知道历史系上课都在讲什么，我想应该是跟说评书一样讲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一个人单挑八十万曹军、李嗣业在香积寺手持陌刀斩首六万的故事，或者武林高手怎么杀进紫禁城把雍正砍头了：那些据称可信的历史资料都说雍正是病死的，实际上我怀疑他肯

定是被武林高手半夜翻进来弄死的，可能少林寺那些，因为他当年打十八铜人阵的时候跟少林寺结下梁子，所以少林寺就派人把他杀了之类的……

韩信当年受胯下之辱，现在有谁受过胯下之辱？恐怕没有。没有受过胯下之辱有什么资格评价韩信？或者有什么资格评价那些历史上真正遭受过大失败大绝望的人？能挺过胯下之辱的都是战神，现在绝大多数人自以为很牛，但他们真碰到这种事情，估计直接一辈子的志气都被灭掉了。但韩信就没有，他当年又穷又挫一点成就都没有，在底层不被理解，艰难混日子，这种人活下去的动力纯靠他那自命不凡的一口气，纯靠因为年轻所以尚有的大志气吊着，结果那个无赖在公共场合当着大伙面问韩信敢不敢砍他，敢砍就是真男人，否则就从胯下钻过去：为了维护自己最后的那份尊严，说不定很多人就真砍了，把那无赖砍了证明自己有血性不怕死，让那些围观的感到恐惧，那时砍人就成了自证不是平凡人的最后手段。因为一旦从他胯下钻过去，你就彻底成废物了，就是那种连你仅有的自视甚高都被剥夺了，让你正视了最残酷的现实，审判你最赤裸的人格，从今往后再没有人会看的起你，你哪怕靠着幻想来自我安慰，也会因为竟然遭受过这种大失败而丧失任何靠着做白日梦来苟且的资格，你的人生彻底无法再贪生，任何的偷闲都是耻辱，这样的人生该怎么度过？谁敢受胯下之辱然后像韩信那样继续隐忍！有谁敢受一次胯下之辱？

但孙副教授上课就不是这样讲，她讲课枯燥乏味的批爆，教

的是中国史，却不会讲评书，所以学生们上课也都随便应付一下，毕竟货币经济制度和各种官制的发展很令人头疼，足够让那些以中学时自己总能快速回答历史课老师提问为傲的高材生们被呛死在史料的海洋里，这些学生只知道公元几几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主要人物有谁谁谁，随后以此来炫才，而孙副教授热衷于军训这帮家伙。

我学历太低了没上过她课，我听别人讲的。

淮阴侯列传

孙副教授下课后一般去食堂打包点菜，一般之后就开车回家，然后一般是要把车开进滨江的小区，这时候一般停好后就坐电梯上楼，一般这时她都会琢磨着晚饭该烧些什么还有女儿的功课，结果她这次刚一出电梯就看到自家门口站着个戴棒球帽的年轻人，很局促的样子，一手垂在空中一手提着个水果篮，只是呆站在门口啥也不干，看起来不像是上门推销的，因为上门推销的不长这样。她相当狐疑就站在电梯口打量起这年轻人，见他穿搭和容貌像个正常人，就开口问：“你找谁？”

那年轻人猛的一惊，也回头打量起电梯口的这个中年女人来，见她穿搭和容貌很有老师样，就开口说：“我来找孙霞老师！”

“我是，你是谁？”

“我叫张天仇，令尊是我姥爷的亲弟弟。”张天仇尽力缩短语句来让辈分显得不那么疏远，又补充到：“这段时间我刚到广州，实在没个照应，打扰您了！”

“哦，前几天你爸打电话来跟我说过了，你喊我姑姥就行……你为什么不开门？我女儿这个点应该放学回来了，你站在门外多久了？”

“一个多小时吧，我敲门了但没人应，您女儿可能不在。”

“她肯定在的。”孙副教授从地毯下抠出钥匙开门后就对着里屋大吼一声：“阿欣！你表哥在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为什么不开门！”

张天仇跟着进到屋里放下果篮，见到客厅打扫的挺干净，屋内陈设也跟新的一样，各种物件都被收纳的井井有条，在洁白的墙纸映衬下，这屋子总让人觉得很有格调，因为他从乡下来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风格，可能是现代简约风，但他没接触过看房子这方面的。总之这屋子宽敞明亮的很，大电视机所在的柜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公仔人偶，正对着的沙发上铺了层绒毯子，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坐下去肯定很舒服，看电视的同时转头就能透过客厅的落地大玻璃窗欣赏整个珠江的风貌；此外，客厅角落里还摆着一架钢琴，看样子很名贵，旁边还摆了几个小花盆。

“阿欣，快点出来见你表哥！”孙副教授又扯着嗓子吼一声。

大概过了十秒，才传出拖鞋软趴趴踏地的声音，客厅最里面那间屋子的门被轻巧打开，探出来一个戴眼镜扎马尾穿校服（那校服竟然还带裙子）的女生，估计是熬夜多了所以右边脸颊上还有几粒粉刺，并不影响总体的观感，这女生一看就不谙世事，戴着耳机懒洋洋地看向客人，讲话也拖拖拉拉：“从没听说过我还有

表哥哦。”

“你又戴着耳机开那么大音量听歌？伤耳朵知道吗！”孙副教授继续加大音量防止她女儿听不到：“你不知道这位表哥，但你知道早就去世的阿海表舅吧，这位表哥跟你阿海表舅玩的可好！你阿海表舅死的时候他哭的可响亮。”

“哦，您说我舅舅？”张天仇尝试理清这稀里糊涂的辈分。

“本来你爹前几天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实在记不起你，但你爹一说你跟阿海玩的好，我就想起了，是有这么个小孩子，阿海从小到大都一直领着玩……可惜你舅死太早，他念过高中，也很喜欢读书，可惜死那么早。”孙霞哀叹起自己的堂弟来，其实不止这次，每每谈到堂弟，这位中年女人都会感慨：“你舅当年高考是可以去读个本科的，结果你姥爷不让，太荒唐了，你舅不是打工的料，他如果读书读出来，没准会比我还好，你舅多聪明。”

“是的，我从我舅那借了很多书来看”

“这个就是我女儿，刚上高三，明年都要高考了还天天不努力，不知道她以后该怎么办……”孙霞介绍完她那个已经拄在客厅中央低头玩乙游的女儿，就到厨房做饭，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张天仇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感到生分，两只手耷拉在那，最后只好掏出手机来玩，但根本没人给他发消息，也没有什么软件他现在有兴趣翻，于是他只好不断划屏显得自己好像有事情做一样。孙霞做了会饭又出来批评她女儿说：“不要一直低头玩手机，阿欣，去练练琴，也给你表哥弹几首听听！”，于是阿欣就坐到钢

琴上翻起盖子开始弹，张天仇听不懂那是什么曲目，但怪好听的。阿欣的手指纤细灵活，在琴键上跳舞，刷啦啦就跳出来动听的旋律，这旋律让人放松，配合着厨房里传来的烟火声，夕阳的余晖从大玻璃窗涌进来，给这位在客厅弹钢琴的女生点缀了一笼热烈的盖头，楼下还传来小区里孩童的喧闹声，张天仇突然觉得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涌上心头，他从未如此悠闲与舒坦，此刻他静静倚靠着雪莹莹的墙壁，突然觉得人生就应该这样过，他感到人生有了些目标，他以后想娶个不丑也不美但实打实爱他的媳妇，两个人住在一套不大也不小但温馨的屋子里，当透过玻璃窗能看到漫天繁星时，他们就舒舒服服躺在沙发上，张天仇刷着抖音，他老婆可能在追剧，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但彼此默会的无言却胜过千句万句之类的。

“表哥你上过大学没有啊？”阿欣弹着弹着突然抬头问到。

“哦，上过，我还上过高中……”张天仇回答。

“我也在上高中”

“你们高中放学这么早，没有晚自习吗？”

“晚自习是啥？”

“没啥，你们早上几点起来？”

“八点多到校就行”

“哦……你们学校这么好，你还会弹钢琴，太厉害了……这啥曲子？”张天仇听着那曲调入神了。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我在音乐社里学来的，我觉得自

己弹的都不算好。”

“你们高中还有社团？”张天仇非常震惊，他怀疑阿欣跟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因为上学日她竟然不需要晚自习，而且只要早上八点多到校，闻所未闻。

“是啊，我们指导老师还是老外！放学后有时逮住我们练，凶巴巴的！”

“那你们高中有夏日祭文化祭篝火晚会和女仆咖啡厅爱心蛋包饭吗？”

“啥？”

“没啥，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中。”



你学校有那啥夏日祭篝火晚会那种吗？

“哦？那表哥你高中是咋样的？”阿欣追问起来。

“我的高中吗？我们那时每天五点多就起来，五点半就要到班

上集合，要搞什么早读，哗啦啦吵一大片，打炮仗一样，读完了就要去跑操，那时天都没亮，一群人跟耗子大军一样摸黑在操场上扎堆跑，放那首一千年都不变的跑操音乐，挨着跑，一个劲踩别人鞋子。然后回到教室继续哇哇叫，早读完了就去吃早饭，早饭要在二十分钟之内解决，随便吃点什么，粉条白菜配馒头，或者豆浆什么的……”张天仇像是被按下了什么开关，一回忆起高中生活，这年轻人能滔滔不绝说个不停，那段日子的所有细节仿佛都历历在目，刻进他骨子里：“然后就是上课上课上课上课，一直都在上课，老师在讲台上边讲边晃他皮带上的车钥匙，闪的我眼睛都瞎了，中午下课铃一打就一群人跟土狗被吊太久好不容易放出来一样，发狂一样跑去食堂，但午饭大概也就吃个二十分钟，再去趟小卖部买根棒棒糖叼着吃，晃回教室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睡一会，睡多久都无所谓吧，也睡不了多久，反正会被1点准时响起的铃声吵醒，下午就是照样上课上课上课上课，头都昏了，谁能听进去？等着吃晚饭，那我们就去吃晚饭，但在那之前又要值日拖地，真麻烦，回来又上晚自习，也麻烦……一堆作业要写，因为太麻烦又太累太懒，所以就晚自习看闲书，马上收作业了就抓别人作业来抄，搞到快晚上10点我们才能回宿舍睡觉，随便洗漱一下就躺在床上聊杂七杂八的玩意，聊着聊着宿管就过来拍门，扣我们分，然后第二天五点继续头昏昏地醒来，到教室被班主任骂，一个劲挨训……”

“哈哈！”

阿欣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故事，边听边笑，原本飞舞的双手此刻停驻在空中，听着表哥讲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阿欣又反复确认：“哇塞！表哥你不会在骗人吧？”

“我从不骗人，这可是常识，你不知道吗？绝大多数人的高中都是这样，当然，其实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大多数人都这样，但反正在河南就是这样。”

“我从没去过河南，河南长什么样？”

“你怎么没去过河南？你忘了，你小时候回去过好几次呢！”孙霞又停下她手中颠泊的饭勺数落起来“你小妮子怎么老忘事呢！”

“小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会记得！”阿欣继续弹起琴来，但张天仇又开口告诉她河南长什么样子，于是阿欣又停下听表哥讲话：“河南长的也就那样……感觉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然后田上面住着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感觉就像我上高中时周末放学出来后蹬着自行车回家的样子，出了矮矮的街道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那时感觉整个世界永远都会是这样，一辈子都不需要见到山，也不需要见到海，一辈子的尺度似乎就是数田变了几次颜色，田变绿了又变黄了，好像就过了一年，但街道永远是灰不溜秋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水泥房子……哎，我学历不高，我形容的肯定不太好。”

“我真想不出来”阿欣呆滞地望着表哥“总之感觉就是很落后的地方。”

“那里也不落后，那里的人也躺在床上玩手机，也偶尔去县城逛逛然后回家看电视，也开车或者开三轮进城买点东西，也插耳机听着歌散散步。全中国的人都是这样过日子，不光全中国，全世界应该都这样吧……”

“真栓 Q 了，那你高中生活这么无聊，你怎么坚持的三年？你都在干什么？”阿欣怀揣着满腹的好奇心询问这位初次见面的表哥，这表哥从头到脚都像个异乡人，她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不停问一些幼稚的问题：

“宿管为啥要扣你们分？”

“大家住一起讲话不应该吗？为啥要扣分？”

“你班主任最后把你怎么了？……”

一帮子信球货

“你们昨晚宿舍又讲话，又扣一分！你们真不赖啊！这个月扣多少分了你们知道吗！”

班主任让张天仇和他几位舍友并排罚站在教室门口，自己搬了个凳子出来坐那检视这群毛都没长齐的家伙，此刻正是晚秋，天刚蒙蒙亮，不想穿秋衣但偶尔冻的让人还是想换上秋衣的时段，张天仇和他几个舍友懒的穿，但罚站在门口一会就有点哆嗦，班主任喝了口热乎乎的茶叶再度训斥：

“你们都在体制内混是不！这么爱开会啊？有说不完的话是吧，从课堂说到寝室……你们这里谁是正科级？举个手我看看！举啊……！还来上学干什么，去指导驻马店建设你们看怎么样？”

几个人都低下头默不作声，班主任也不再说话，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着一副教书匠的板正脸，穿着锃亮的皮夹克，大背头。他从座位上起来进到教室里巡视了一圈，几分钟后才出来，盯着直打颤的几个人沉默良久，终于开口说到：“一直到这学期结束，如果你们再犯，就叫家长，听见没有？”

“听见了！”大家异口同声。

“中，现在滚回自己座位上！”

几个人晕乎乎地进了教室，张天仇也感到头昏脑涨，他困的不行了，同学们齐刷刷早读的声音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惹人烦躁，教室里亮过头的灯也让他烦躁，他搞不明白为啥五点半就要把灯全摠开，天都还没亮，教室里却光打的跟丢闪光弹一样，班主任此刻又突然叫住他：“张天仇……”

“到，啥事老师”

“你舅又给你送东西来了，去校门口拿”

张天仇一路小跑去到校门口，看见舅舅倚在墙角抽着烟，见到侄子出来，他就慢吞吞从怀里掏出张天仇他妈吩咐捎来的东西，顺带拍拍他侄子的肩膀：“天仇……最近学习用功不用？”

“不咋用功，我感觉我到学校是来交朋友的，不是来读书的”张天仇摇摇头，他发现舅舅的面庞比以往更加消瘦，讲话也有气无力的。

“你得好好读书……以前我上学时看到，王勃他有首诗，那可中啊！我也忘了叫什么，他说什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那

写的真好啊……你不要到我这个年龄才后悔，长点志气，得真把书读进去，我们这帮农村人……你爹，你妈，你姥爷……啥啥啥的，一辈子都没活明白过，书读多了才能活明白，但到底明不明白我也不清楚……反正你还年轻，没准能活明白……”舅舅顿了顿，又从兜里掣出一根烟塞给保安，吃力地抬手掸落大衣上的灰：“我不多呆了，一会还得去医院，过几天没准还要开刀……天仇……你回去跟你爹说说呗，让你爹再借我点钱，我跟你妈说了，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说说吧……说不动就算了，但你去试试……”

“好”张天仇随口答应下来，但他后面也没去说，因为他忘了，放学回家一摸到手机就忘干净了，而且他直到现在也没记起这桩事。

侄子把头一甩跑进学校，舅舅也转身离开，在灰霾中蹒跚远去。当张天仇拎着东西回到教室，发现大家已经去跑操了，他趁机趴在桌子上眯了会，再醒来时已经被班主任拿尺子打醒，跑操回来的大家都乐呵呵看向他，飞哥凑过来问：“你们昨晚讲啥了，讲那么起劲，我在隔壁都听到你们声音了，我靠。”

“讲军训的时候叠包皮，包皮叠不好的就要被教官扔到厕所里重新叠”有人开口说到。

“哈哈！”整个后排坐一起的男生都笑飞了，随后又起哄说什么：“你没见过隔壁班那个王家豪，他包皮长到可以被打结吊在电风扇上然后跟着转！”

“我去！这么牛逼！”

“大家安静一下，不然我要记名字啦！”张天仇的同桌拍了拍桌子，大家又安静下来，之所以男生们这么听纪律委员的话，不是因为纪律委员有手段，而是因为纪律委员她是全班为数不多算漂亮的女生，用飞哥的话来说，她长得有点像弱化版葵司，除了个别五官长残了，其它五官都很像葵司……所以她只要一喊安静大家都会安静，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有男生想要引起葵司注意，所以在她喊完后还会继续说笑，葵司就不得不转头一直盯着看对方以示警告，那些男生一被葵司的视线盯到就浑身着火一样，高兴的不得了，有些还冲她做鬼脸，感觉这辈子都值了，不过葵司是那种文静喜欢看书的女生，成绩也一直都很好，所以当大伙对她做完鬼脸，又想到自己成绩一塌糊涂，葵司估计也看不上，于是也只好感叹。

葵司的同桌张天仇是全班成绩最烂的人，常年倒数第一，一副对应试教育完全不感兴趣的样子，像是被逼着来上课学点东西，但又跟腐儒一样喜欢吊书袋，成天到晚读《史记》、《鲁迅全集》和各种杂七杂八的他自诩读了会增加传奇性的课外书，还喜欢读教员的传记，当时高二他看完很多版教员的传记，就把教员成名前的所有不凡事迹和日常行为都抄录下来，并且模仿教员行事，例如教员经常爬岳麓山来锻炼，甚至爬出兴致了还会冒着大雨脱上衣，并且还喜欢大冬天洗冷水澡，此谓“野蛮其体魄”。但校园里没有山，张天仇就在 12 月份的大冬天一个人只穿件背心，晚

自习下课后在操场上手脚不协调地跑好几圈，路过的人都觉得他脑子有毛病，那些校霸也不敢惹他（这货脑子有点问题）；张天仇也经常模仿教员来题诗，在寝室强迫同学听他读新写的打油诗，半夜敲宿管的门给对方看自己新写的诗并要求给出看法，有一次班主任逮到他不听课，在桌子上窸窸窣窣写个什么东西，就大骂让他站起来不要动，随后亲自下来看，瞧见张天仇桌子上摆着一本《史记》，上面还涂涂画画一堆东西，班主任就拿出来仔细看，只见那一页大标题是《史记·高祖本纪》，开头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好酒及色……固多大言，少成事……”，在页面的空白处还有张天仇刚刚写的诗：

高祖起布衣，蹉跎半生空。

倦事农桑课，放浪淮泗中。

襁褓亭长业，壮志任侠荣。

及至陈胜役，九州风雷动。

芒砀斩白蛇，丰县号沛公。

啸命豪杰聚，奋发材俊功。

三秦渡北克，五军逐山东。

灭楚乌江畔，霸王谁争雄？

汜水即帝位，长安筑皇宫。

威加四海内，还乡歌大风！

自这事之后，班主任就对张天仇另眼相看，尽管他成绩在班上

最烂，但每当开班会时点评班上那些同学，若提到张天仇，都会说什么“张天仇不学习其实也能干事情……”之类的，张天仇就颇为自豪，于是他更加觉得自己纵使在应试教育上落后那些成功人士一大截，他未来依然能靠别的路子（可能是他臆想的那些传奇性野路子）去成功。张天仇想到这里就飘飘然了，晚上回寝室前又把自己的诗誊抄在作业本上，趁着宿管巡查完，看看表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他就揣着作业本去“嘭嘭嘭”敲响宿管房门，于是宿管怒气冲冲开门出来，瞧见又是张天仇，他就又说：“日！咋滴你又打扰我睡觉？”，张天仇又打开作业本把前不久新写的刘邦那首诗给他看，宿管马上伸脑袋去看那首诗，然后立马竖起大拇指点头不停说：“哇，刘邦，不得了！”

“您对刘邦亦有见解？”张天仇问到。

“刘邦谁不知道？大人物！他把项羽捅死了，谁有这么牛逼。”

葵司

众所周知这并非清纯女学霸爱上刻奇叛逆男的经典剧情，何况张天仇跟那些影视作品里的所谓帅气霸道叛逆男形象也差了十万八千里，清纯女学霸并不会爱上成绩很差但好像有胆子的男生，相反，她只会喜欢班上长得帅而且成绩也好的男生，或者隔壁班长得帅的男生之类的。张天仇在葵司眼里类似于空气一样的存在，只是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桌而已，但这足够羡煞众人了。这并不是说张天仇不帅（**其实就是不帅**），当然你也可以说张天仇不帅，总之没人在意，但张天仇偶尔在意，因为以后当伟人了

必须要把自己打扮的精神点，至少不能秃顶，他看拿破仑中年都秃顶了，就引以为戒，以后出门要戴帽子，实际上拿破仑在外行军打仗不脱他那个经典款式的三角帽肯定也是怕自己发际线被人看到，那样就会有草台感。

葵司喜欢拿破仑，她没事干了喜欢端详历史书上拿破仑年轻时长发飘飘的画像，张天仇不明白她为啥会喜欢拿破仑，有一次他问葵司：“你为什么喜欢拿破仑？”

“他很帅啊！”葵司回答。

“你是说他秃头后吗？”

“那可不是，我只喜欢他年轻的时候头发长的样子，长得清秀，人又这厉害，我看电影也只看他年轻时那会。《滑铁卢之战》那部电影，请了个胖胖的演员来当拿破仑，那一版我就不喜欢，但那一版最经典，又必须看，可球烦人.....”

张天仇总觉得拿破仑年轻时应该也没那么帅，或者说拿破仑应该庆幸那会没有照相机，没拍到他手淫完抽纸巾的样子；再说了，滑铁卢之战时拿破仑都 45 岁了，他人肯定天天顶着个啤酒肚在阵地上转悠，讲话还会富态地砸吧砸吧口水来着。

“实际上拿破仑年轻时肯定也很多痘痘，只是画家给他肖像画好看了。大概.....我也不清楚。”张天仇挠了挠头（他模仿日漫里天然呆男主），又补充到：“实际上，没准我以后也能当拿破仑。那时我也顶着个地中海，裤腰带勒的老高，隔着衣服都能看到子弹弹出来.....”

“噗——”葵司捂嘴忍不住笑出来，那是张天仇第一次看到她爽朗地笑，但她捂着嘴不想让自己咧牙露齿的样貌被看到。直到六年后张天仇才真正意义上看到葵司的笑容，那时葵司已经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证件照，像是客服似的，在朋友圈里不停发她公司的推文，点开她头像，能看到她小小染了头金发，穿着干净的西装，成熟中点缀了几分清纯，照旧楚楚可人，在那盈盈的面孔上，她莞尔一笑，令张天仇感到荒诞。

他去年与飞哥在镇上偶遇时，聊到老同学近况，再聊到葵司，飞哥千言万语也只能憋出一句：“我感觉她那个新的微信头像跟人死了三天一样白。”

第八幕 这哥们真有点那啥了

在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今天就带大家探秘这座位于河北的号称全国第三大的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点开评论区置顶有得物好货链接，大家跟小妮一起去看看吧～

早上六点，教官吹响了起床号，各学员都起床叠好了被子，叠方方正正的，哇（#惊讶）这个就跟菜市场里切好的豆腐一样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学员叠好了，来采访一下他，你好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是 3421 石原莞尔”

什么？

“我是石原莞尔”

“罗奇伟！人家在采访你，说你的真名不懂吗！”

哦哟哟，战神克星教官发怒了，罗奇伟小朋友，你要听教官话哦，你看你被子都没叠好～

“罗奇伟你 tm 到底怎么叠的那个方块被子，塌的跟 tm 豆泡一样，你再学不会叠我就给你这个扔到厕所里去明白了吗罗奇伟！”

“是，3421，石原莞尔”

“我是战神克星教官，二十年干预经验！我们都知道，战神综合征患者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他们对生活的反抗已经让他们无法继续生活！如果你周围也有，关注我们公众号！”



罗奇伟你他妈怎么叠的那个方块被子

这段不用剪进去视频里。

上塬芽衣大战非洲佬

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伟哥早饭吃了一个蛋卷一个包子一个面，还有一个紫菜汤。但坐他对面那个人一直盯着他，那家伙一看就不好惹，感觉是那种五代十国时期随便一生气就会到处拿刀乱杀老百姓的军阀，而且发型跟火山一样，一坐在那，那个气场一出来，给人感觉他随时都会狂喷，压根没人敢坐他旁边。那个人也不怎么洗头，走路的时候炸毛的长发一震一震真能给头皮屑甩出来 tm 三四米高，给人吓一跳；只有伟哥淡定坐在那，跟古希腊雕塑一样淡定坐在他旁边吃紫菜汤，所以肯定这个原因他就一直盯着伟哥看了，之前从来没人敢主动坐他旁边的，他一个朋友凑耳边说：“高哥，这个罗奇伟，新来的”

那个人继续盯着伟哥，他怀疑伟哥不说话是在装高冷，再结合之前那个教官说要针对伟哥，他非常好奇这个罗奇伟是何许人也，就盯着看了很久。结果伟哥根本瞧都没瞧他就继续在那边吃紫菜汤，片刻后他就对朋友说：“我感觉这个罗奇伟，城府很深的……”

伟哥吃紫菜汤的样子给人带来大震撼，他把嘴巴张的老大，一下把紫菜汤倒进去就吧唧吧唧在那边嚼吧嚼吧，他要把紫菜反复复舔来舔去咬来咬去搞好几遍，而且嘴巴是张着的，高哥他们就把伟哥口腔内壁情况看的一清二楚，他的嘴巴里爬满了紫菜，跟海边石头上趴窝的藤壶一样，高哥唰一下就把他朋友拉过来：“太战神了这人……”

“不是高哥，那啥，你要知道战神综合征和唐氏综合征不是一个东西……”

只见伟哥唰一下突然把桌面上的双汇火腿肠拿起来撕开包装，直接从最顶端开始，他一口咬一块含在嘴里然后吐到紫菜汤里，一口咬一块含在嘴里然后吐到紫菜汤里，最后搅拌搅拌继续照着旧法子喝，于是这次高哥在考察他口腔内壁时观测到的就不仅仅是紫菜渣，还有被嚼成烂肉泥的火腿黏在伟哥牙齿上四面八方都是，高哥直接惊了，把他朋友又拉过来：“将星入命……”，接着又跑到后面观察了伟哥的后脑勺，发现有两个旋。

伟哥用手醒鼻涕准备离开时，高哥一把起身拽住他的手：“你叫什么名字？”，伟哥的手马上就直接跟抽筋一样在空中乱扑腾到

头顶形成标准敬礼姿势，狠狠稍息立正，背都挺炸了：“是！4132 石原莞尔！！”

“你这名字太龙了……”高哥沉默良久，示意伟哥坐下长叙，但伟哥坐下了也无话可说，只能抠指甲打发时间，而对方则一直盯着伟哥的眼睛看。从初中开始，高哥就相信眼神最能代表一个人，但今天他从伟哥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东西，那是一双彻底空洞的眼睛，无底的大黑洞，眼神所到之处让人感到彻底的慵懒与生命的松弛，令人不禁开始怀疑伟哥视网膜上的整个世界都软趴趴的。

“我叫高涂当，泥土的涂，麦当劳的当！说点话，你为啥到这来，也是因为战神综合征吗？”高涂当敲了敲伟哥面前的桌板。

“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战神综合征”伟哥总算发话了。

“我可以实话跟你讲，这里 90%的人其实都不算战神综合征，只是中二病或者自恋、幼稚，所以被爹妈送进来做矫正；真战神综合征怎么可能蠢到被抓来这里？”高涂当用拳头抵住伟哥的胸口，开始自言自语：“我算是运气不好，被抓来这里，这里蠢炸了，没手机没电脑没凰片，我真瘠薄呆够了，这里全是蠢货，我得不到任何正反馈；还有那个战神克星，实际上他不是我的对手，只要我认真起来，就让全天下都知道，对抗我高涂当的下场！可惜我周围都是蠢比……但你不是，你也是战神，我头一次看到你这么懒的人，真正的对所有事情都不在意，我一看就看出来了，我怀疑哪天你走在路上被大货创飞你也不会在意，一种彻底的大虚

无……你才是真的不怕死，其他人都是废物，他们都怕死，但你不怕……真的，从你的眼睛和神态里我就能看出来你是真战神，你看你那个眼睛，卵的，太淡定了，说你见过宇宙大爆炸，我都信！”

“是的”伟哥点点头，鉴于伟哥没啥心眼，也许他真的认可高涂当对自己的评价。而且他也真的很无聊，就如高涂当说的，在这里你失去了现代生活的一切，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看不了凰片。

高涂当起身试图与伟哥握手，伟哥也起身用他刚醒过鼻涕的手对高哥回礼，后者便拉着伟哥在食堂乱逛，向伟哥介绍起自己周围的人，这种介绍是独特的，战神之间独有的，并不是那种“这位名叫……他有某某属性……喂，这位是石原莞尔！”的老掉牙那套，举个例子吧，高涂当只是把伟哥带到某人面前，假设这个人名叫鸡哥（确有其人，是高哥的下铺），高哥便扯着嗓门呐喊：“鸡哥，你今天吃了什么？”，鸡哥淡淡说：“今天吃国宴了”，于是两边就笑喷了，伟哥也笑起来，随后鸡哥就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与伟哥握手，这两个人便成为朋友了。如法炮制，高涂当又拉着伟哥找到煜哥，煜哥一看到高涂当拉着一副生面孔过来，便说：“战神来了！”然后主动与伟哥握手……于是伟哥几乎是在一上午就与一群人认识了，而且他自然而然的融入到那种秩序里，没有任何刻意与造作——某些人在拉着别人融入自己小圈子时会刻意说什么：“这群人可没素质啦！”（引以为傲的），随后小圈子里的人就开始说些自认为幽默与冒犯的垃圾话：“新来的跪下！”

或者别的什么，自认为小圈子与众不同，这又是老掉牙那套，完球了！高涂当的小团体肯定就不是这样，战神之间的交际是默会的，大伙只是各干各的，他们互相打招呼就跟大街上的流浪狗聚众呼哧呼哧闻彼此裤裆一样自然，每个人都是很自然的就认可了伟哥，因为伟哥的眼睛看着像两个荷包蛋黏在大脸盘子上。

那些几天前还在因为伟哥看着蠢而轻视他的“战神综合征”患者们在今天瞧见伟哥竟然被拉入了高涂当的小圈子而感到震惊，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待遇；最重要的，他们害怕高涂当，因为高涂当是那种主动找茬的人，他会开出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玩笑，与他相处的每分每秒都是煎熬。而高涂当呢，他在今天交到了伟哥这个朋友，便自豪极了，进而变成自负，最主要的伟哥如此自然便融入了他们，并且是在他的引荐下以一种绝对独异于正常人的流程融入，仿佛他这个小圈子是真的富有传奇性，这个小圈子里的所有人在未来都会成为传奇人物，而现在他们却只是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的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这又怎么样呢？想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窑洞里住着一个传奇领袖，斯诺刚到延安时就评价那位领袖是一个群体的精神与化身，斯诺几乎是很自然融入了那个圈子与他们攀谈起来，他评价那位领袖开玩笑的本领无人能敌……一想到这些，高涂当飘飘然了，他又开始边走边碎碎念，走着走着突然开始小声说（其实在他内心里是极大声的）：“麻的……让全天下都知道对抗我高涂当的下场……”，这个台词特别霸气，他就不停絮絮叨

叨这个，小声的，你站到他旁边大概一米距离，什么话都不说竖起耳朵听没准能听到“让全天下……都知道对抗……的下场……”之类的。

高涂当其人

“我强迫自己每句话里面都要带太平间、火葬场、骨灰盒、火化证明、殡仪馆这四个词里面的其中一个”

患者过往自述：

“传奇性，当传奇性还在发作的时候，我就不怕任何东西，把任何挫折和压力都当成正反馈……以前我上学时，碰到什么出国留学的项目，当时身边一些学习很好的人去了。我综测是全班倒数第一而且英语很烂，我就想到，毛主席当时也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但他没有去，而是选择留下来做研究中国的专家，正是因为他真正成为了中国专家，他才在最危急的时刻力挽狂澜。我就跟那些同学说，我以后也打算做研究中国的专家，所以打算留在中国。我想象不了出国，而且我家没多少钱，出国超出我认知，但只要成为中国专家，这些都无关紧要。”

“我感到这片土地里有最深刻的东西在呼唤我。”

高涂当尝试让自己每句话里面都带一个负面意象（如他所说，跟殡仪馆或者火化有关的），有时甚至显得太过刻意，所以被收治进了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据说真正原因是他毕业后在家里蹲了两年，啥事都不干，爹妈一说他，他就跪下跟死了爹妈一样嚎啕大哭，不停说：“我真的很抱歉……我……！”，

于是就给他送进了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按照高哥自己的解释来说，这是他运气不行，但其实更多是病理性层面的——高涂当被太行分部钦定为重度战神综合征，因为他表现出重度战神综合征最典型也是最恐怖的表现：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维模式与世界观给总结出来并形成一套理论；太行分部每周都要给他做一次体检和大脑扫描，观察他大脑是否与常人不一样，找到器质性原因，但出于伦理层面的考量，你无法给高哥大脑劈开，于是高哥被迫每周都躺一次冷冰冰的仪器，然后看到自己的大脑照片，看着像那种高中地理教科书的等高线地形图，高哥就称呼这个为大脑地形图。

太行分部对高哥有特殊关怀，不仅没有手机电脑和凤片，连书本和报纸也不允许他看，其他中度或轻度战神综合征患者是被允许看书看报甚至上课的，但高哥就不行，他唯一能接触到外界信息的机会是趴在门卫室窗户上听保安刷抖音并通过各种类型的抖音 bgm 来判断该短视频是否具备有效信息，可惜那个门卫室一天到晚都传出来罐头笑声之类的；以后哪位读者有资本拍电影拍电视剧了，可以把以上这些设计成电影情节，因为只有电影镜头能更巧妙传达出高哥在这太行分部里过的到底是怎样匮乏又荒诞的日子，他每日所能做的就是说话，至少太行分部还允许他说话和走动，于是他至少能输出观点，然而这还是远远不够，高哥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他被收治已经足足半年了，几乎是活的一头雾水，碰到有资格看报的人就问：“第三次世界大战

爆发了没有？”，他一点都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石原莞尔，你是重度战神综合征吗？”有一天高哥这样问伟哥。

“不知道”伟哥说不知道，因为他进来也才一个半月，还没有到定性的日子，据说要再过段时间，集体体检，才能定性。

“我猜你是中度，但也可能不是，我不明白战神综合征的定性标准和康复标准是什么，我有时候甚至怀疑这个病是骗人的，或者轻度中度重度是根本不同的三种病……但我也根本知道了，我真不知道，我感觉被丢到外太空了，地球上一切都跟我没关系。”高涂当打算跟伟哥透露一个大计划，那就是他打算去保密室把手机都偷出来，谁的手机都好，他被关进来这么久已经不知道自己手机是哪部了，随便哪部都行，他要打开 qq 微信微博知乎 b 站豆瓣把所有动态都看过去，好让自己搞清楚这半年地球上都发生了什么大事件，还有他暗恋的女生发了什么朋友圈：“我们想个法子，去把手机偷出来吧，石原，你觉得呢？”

“不可能的，保密室有十三道钛合金大铁门全都上密码锁，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过道里就跟生化危机电影里放的那个机关一样，喷红外线出来杀人，那个红外线一切过来你就变两半了，而且最外面那道大门有会喷激光的机器人站岗，你一靠近它就锁定你的太阳穴喷激光，你必死的。”杰哥突然掀开被子从铺盖上飞起来说这些话，宿舍里的所有人都惊出来一声冷汗，但高哥永远保持冷静，他下意识表示质疑：“我不信，或者说我怀疑只要不停

甩头鬼步，它就锁定不了太阳穴……”

下午放风时间，所有人都在大操场上乱糟糟地移动，趁着这个时间高涂当又在找人交换情报，身后跟着鸡哥煜哥伟哥杰哥（重度战神综合征，他有会喷墨汁的章鱼）龙哥（轻度战神综合征，衡水人，26岁），高哥看到晴姐（性别女），晴姐打招呼示意高哥过去，晴姐又看到伟哥就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跟你玩”。

“没有，我不认识你”伟哥点点头。

高涂当说：“他是石原莞尔，是个狠角色”

晴姐说：“是被战神克星点名要重点关怀的那个吗？”

高涂当说：“你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没有？”

“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没有？”晴姐又转头问她身边的人，但他们都摇摇头，于是晴姐摆摆手：“没有”

“最近有什么大事件吗？”高涂当继续追问。

“最近有什么大事件？”晴姐又转头问她身边的人。

“好像要美国大选了，听说特朗普一上台又要打贸易战”

大家都面面相觑，杰哥突然非常激动，在空中乱窜：“麻的！又打贸易战！我……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但高哥依旧镇定，他摇摇头：“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说，最近有什么跟我们有关的事情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上新闻了，而是有什么大事件，它是……它是……”，高哥试图竭力去表达：“它是某种时代精神式的，你懂吗？是象征着未来的，那种……我们能够从中得到某种预示的，无论什么事件都好，可大

可小的，只要跟我们有关的，让我们这代年轻人看到自己命运的事件，有吗？任何消息，任何事件，时代精神从里面喷出来的那种，让我一听就担心落后于时代而焦虑半天的。”

“你说啥他妈玩意呢！你这让我怎么概括？”晴姐直接就竖起一个中指，毫无疑问的根本没人知道高哥在说什么，他摊摊手：

“算了，求你们都没用，我真得自己看到手机才行，只要让我拿到手机，我高低不吃不喝不睡都搁那看一晚上，把所有东西都看过去。我说真的，晴姐，我们整波大的，我们去保密室……把手机偷出来，万无一失的……我向你保证，没人会被抓到，我……”

话音未落，晴姐突然把高哥的嘴巴狠狠按住，像电影里那样把手指头放到她嘴巴中间“嘘”一下，示意高哥别出声，所有人瞬间安静，下一秒便看到战神克星穿着透亮的马靴从远方大摇大摆出现，像是西部牛仔片里的大反派，大伙全都不吱声注视着他过来，隔老远就听到那顶威风凛凛的大檐帽下传出一声奸笑：“你们十多个人聚在这儿弄啥？是不是讨论什么战神行动或者在交换自以为很牛逼的幽默笑话？哈哈，不要瞒老子，我比你们想的要牛逼……”

“是，报告教官，3421，石原莞尔！”伟哥条件反射起立敬礼。

战神克星缓缓俯身，轻轻拍了拍伟哥的肩膀：“石原莞尔，他们刚才在讨论什么？”

“报告教官，他们在聊去保密室偷手机”

“哈哈这个玩笑真给我弄笑了，但是不要把我当fw，我很牛逼

的，你们肯定在用这个玩笑打马虎眼，我肯定会查出来你们今天在聊什么……”

第九幕 世说新语

我以前跟张天仇同班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了，这货走路带风，非常快，一眼望过去就跟普通人不一样。有一次宿舍搞贴春联的活动，评比哪个寝室春联贴的最好看或者最有创意，于是张天仇直接去买了挽联贴在寝室门口；还有一次，我们去长沙溜达，到那个啥湖南博物院，他看到展厅里很有名的辛追夫人，就马上指着说：“我想和她本垒打”。

他不愧是个欺世盗名之徒，那时我们下课后时常讨论各种东西，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这时候伟哥一般都在旁边玩王者，我有时候跟张天仇说（一般都是我主动开启话题）：

“我好像有点想象不了自己以后脱光衣服做爱的样子……有时候看片时，我忽然想到自己以后也会这样脱光衣服然后像个动物一样砰砰砰动来动去，这是否会破坏我作为伟人的神圣性？因为伟人不能在任何人面前脱光衣服，哪怕是在老家洗澡他也要把门锁死，或者说当他手淫的时候也应当害怕房间里有摄像头所以畏首畏尾的（哪怕在自己房间）。可能，我是说可能，分手之后，以后你成为伟人，如果你前女友向别人描述你脱光衣服做爱的样子来证明她和你有过不一般的关系……那就不大好，伟人怎么能把赤条条的自己给别人看？那样就是把脆弱的一面暴露出来，还喘着粗气动来动去，就给听众一种草台感，你的伟人形象就被解构了。”

“是的”

张天仇他一向对这种话题感兴趣，原本躲藏在帽檐下黯淡的双眼此刻炯炯有神起来，他思维挺敏锐，不假思索就说出一些富含思辨意味的话来：

“为了维持一种伟人或者说是那种大人物发迹前必须经历的底层性，在这个年纪你就必须跟同龄人不一样，很多同龄人都讲究烫发讲究穿搭的时候，你就必须整日戴着个古怪帽子或者穿着蹩脚的衣服招摇过市，而且说实在的，我很担忧，真的，如果我们以后也去烫个蓬蓬头然后打扮的世俗精致，开始留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并且节假日穿那种时髦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就是说去迎合了世俗的审美标准，我们会不会被身边的狂狷偏激之士看不起，那样就很丢面子，甚至丢掉干大事的机会……我想象不了自己有朝一日穿西装打领带或者打扮很精致的样子，也想象不了以后我有朝一日竟然会当爹当丈夫，一想到这些我就喘不过气来……仿佛我们永远都试图去维持底层性，想要与严肃常态的东西保持距离，但我们又很现实的，我们不可能真的把尺度设置成永远，我们不可能永远幼稚永远年轻。”

是的，就像我每次头发长了去剪头，跟理发师说给我剪短就行，然后他就给我顺手剪个弱智蘑菇头或者别的什么跟我行为偏僻性乖张的气质完全不符的那种发型，我就气炸了，但他们会以为任何年轻人都能接受这些发型，所以肆无忌惮地剪，我就非常郁闷，完全就是剪完之后羞愧地不敢见人那种。

“是的”张天仇说到:“以前我妈老是强迫我剪头发，她给我买那些自认为是正常年轻人会穿的五颜六色的大运动鞋还有什么韩式休闲裤，你穿起来就跟那种抖音小红书上盖了好几层滤镜的潮流穿搭博主一样，我拒绝之后她就说其他男生都是这样穿很阳光，为啥我看着跟同龄人不一样，然后我就突然脑子抽了开口说《晋书宣帝纪》里面说司马懿的那段话，说司马懿刚断英特、为人阴厉之类的，但我妈压根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说她可能彻底无语了，最后我稀里糊涂就穿上那身行头去了学校，虽然走在学校里压根没人在意我，但我就是感觉别扭甚至丢脸，感觉身上沾了屎，真怕碰到熟人……一回到寝室我就把那身行头赶紧脱了，脱下来后还仔细打量它们，结果我越看越恶心！真的！我看到那个带铁环的宽裤子，走起路来铁环还会 tm 嘎吱嘎吱响；还有那个棕色大夹克更神经，撑的我肩宽跟美国大片里耍枪的一样，把这身行头放到衣柜里我都怕它们脏了别的衣服，最后我直接把它们扔垃圾桶了，真的……太恶心了！你想象不了有天你竟然会穿着这种货色在街上走！……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要吐了，真的恶心炸了……你压根想不了那种情况你知道吗”

他越说越激动了，他语速特别快:“你听过刘邦那些手下的故事吗？像樊哙他以前是杀狗的，周勃周勃以前是葬礼上吹拉弹唱的而灌婴是摆摊卖布的，韩信更整脚他妈去世之后依然没钱埋，过的日子跟流浪汉没区别了！反正他们肯定都穿着很整脚的衣服干着最整脚的活在市井里面混日子。但他们最后都封侯拜相，这些

人就是战神!! 这世界像个战神收集游戏，我每次盯着满大街的行人看，感觉就像在搞谷歌的人机验证，让我选那些含有战神的图片，随后它就给你一堆清一色都是地球上随便哪个狗屎角落的街拍，让你找人群中的战神，然后你就使劲找，花 tm 半个多小时去找，最后目光可能落在一张图片的背景里，那个大楼窗户里有个模模糊糊的人在刷抖音，你说这人可能是战神所以点那张图片之类的”

我压根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东西，然后他讲完忽然又察觉到哪里不对，又说一句“不对……”。那时他才 20 岁所以说话沾点脑子有问题也很正常（我不知道他现在说话怎么样，我很久没见到他了），我真怕他以后成功了会变成高洋，高洋就是典型的为了证明自己贵为九五之尊但依然亲民依然幽默，所以去做一些神经病的事情（而且他有一种审美追求所以玩的都很大很出格），试图把自己也给解构掉，那样就很可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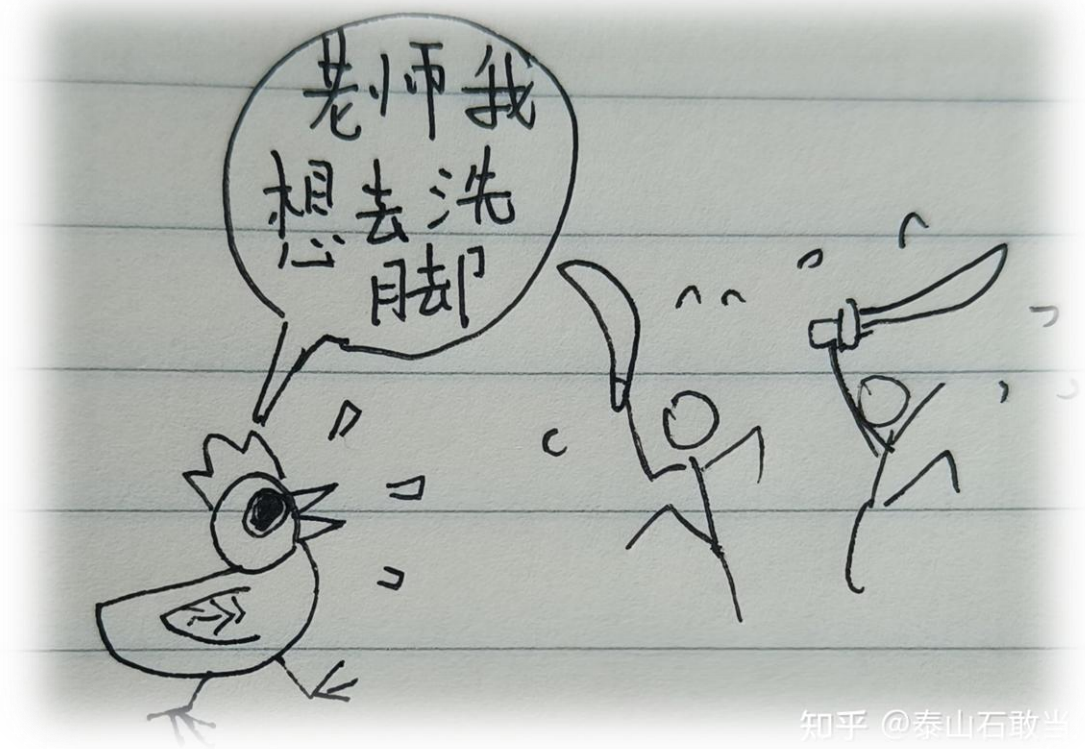
别搞，老子他妈的……揍你一顿

是什么事情让我最后与他淡漠了呢？我那时与女友正处于蜜月期，整日如胶似漆黏在一起，自然也说了很多情话，有一日上大课时，张天仇与我坐一块，看到我与女友的聊天记录，就哈哈大笑，肆无忌惮揶揄我发“早安”、“晚安”还有可爱表情包的这些正常行为。他嘟起嘴巴来，把身子佝偻住，然后用又娘又嗲的声线模仿说：“早安~”“晚安~”，以此来嘲笑我，仿佛我做这些事就失去了成为伟人的资格，沦落为他这种败类的笑柄。我说真的，他忽然这般刻意而且贱兮兮地取笑我，肯定是在伪装自己找不到女朋友的无能；他偏要装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甚至反要嘲弄芸芸众生——他这幅虚伪样让我怒火唰一下就炸起来，我马上就骂他一句：“煞笔”，然后不再说话，我知道跟这种败类必须要很严肃的来表明态度。

于是他也懵逼了，我们彼此沉默好一会，他最后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来解释自己，又郑重与我道歉：“实际上我以为咱两的关系是像历史上祖逖与刘琨那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因为这种事跟我计较”——张天仇又在自动代入悲情英雄角色了，还有什么比此种人设更迎合他这老是自认为失败者的野心家口味呢？我听说过祖逖与刘琨他们闻鸡起舞的故事，但他们结局很悲惨，小学语文课本上只提到他们闻鸡起舞而且志同道合，想拿他们来给小朋友做榜样，却不提他们最后都壮志难酬结局悲壮，也许是不想让学生在那种岁数就知道你哪怕闻鸡起舞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总之我们重归于好，然而自那之后我与张天仇很少开怀畅谈

过，其实我依然把他当做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他主动疏远了我，有时我想继续开启一些可以高谈阔论的话题，他也只是随口应附几句便体面道别，渐渐的我们形同陌路。以往他做了些惊世骇俗的事情，迫不及待都要跟我说，但那件事之后他再没跟我分享，结果我的生活就回归正常了，张天仇的存在曾让我的生活锦上添花，但没了她，生活照样过，缺失了大幽默的庸质生活照样能过，何况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过的一辈子，遑论我这种普通人中的普通人，所以我的生活照样过。



闻鸡起舞

毕业离校时，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黄昏，因为可以看到夕阳在人头攒动中被大家的脑壳吞没，我拖着行李箱从宿舍下去，昔日同窗都来送别我，张天仇也在其中，大伙送到校门口就

回去了，只有他继续无言送我走了好一段路，但他人本来就懒，走了几步路就不想动了。在穿过闹市区和纷乱的棚户板房之后，我们在高铁站旁一处建筑工地的沙堆上驻足，彼此最后一次看向对方，他笑嘻嘻地说：“我擦哥走不动了”，我也点点头：“你回去吧张哥”，但我说完这话并未转身离去，毕竟他肯定也要说些客气话来做正式的最后一次送别，应该要说：“好，再见”或者“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之类的，随后我们就可以真正道别。于是我就立定在那等他说这类话，但这货只是盯了我一下就转身走了。

真的，就是那种唰一下就转身走了，上一秒他人还在沙堆上，下一秒晚霞就把他赶走了，我只能看到沙堆上残缺的夕阳，感觉老天爷是故意要让我看离别之际的夕阳看个过瘾一样，这让我很不爽，于是我也唰一下转身就走，从此我与张天仇再未共睹过同一块土地上的落日。

光阴荏苒，我毕业后讨到了生活，生活渐渐的彻底庸质化起来，我忙，但归根结底很闲，因为忙到让我不顾一切的在有闲时光享闲。而且因为我没有大抱负，所以闲暇时段我也没啥兴致去钻研大道理或者去做什么风险投机，我只是在围绕着声色犬马转悠，其实这生活很不错，下班后去吃点喜欢吃的，难得有休息时间就开辆二手车出去散散心，有时享受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美国大片的庸倦感……说真的，有时想起世上竟然还有张天仇这号人物并且我与他有几分交情，不禁为可以拿这些破事来当茶余饭后

的谈资而沾沾自喜起来:我现在特别喜欢把张天仇做的那些离奇行为给移花接木到自己头上,说这些事是老子干的,出去和朋友喝顿酒然后回家躺床上一复盘,发现我酒桌上吹逼的那些事情没一件真是我干过的,大部分都是张天仇干的或者说过的——但此时此刻张天仇又在哪呢?他在做些什么呢?我依然有他的微信,但不敢开口打招呼,仿佛一开口,便表明了我对他处事的认可,会让这下贱的家伙快慰起来,他又要开口说一些惊世骇俗又巧妙的话,让我觉得他这种人可以打破庸质的生活,于是我后续就会时常关注他,我相当害怕这种情况,怕张天仇以为我认同他。

我以前其实也读过些牛逼书的,我看过海德格尔的传记,海德格尔那时在大学里慢悠悠过日子,然后满脑子想着克服虚无主义(肯定还是他太闲了),最后就与列维纳斯表明了自己支持纳粹党的理由,那个理由很荒谬:海德格尔不过是去看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回来后便对列维纳斯止不住夸赞希特勒,而列维纳斯他是个明白人,就很义正辞严地说:“希特勒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无法带领德国!”,但海德格尔压根不在意,竟然说:

“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你就看希特勒那双手,多么了不起的一双手……!”

日记

2024.9.19

昨天去了亲戚孙霞家,她女儿阿欣很会弹钢琴,孙教授给我烧了饭,广东菜,有烧鹅,烧鹅味道跟烤鸭不一样但又很像。还

有她说的那个老火靛汤，虫草花炖鸡，很好吃，但实际上我压根不在意……哈哈，我写的时候完全是莫名其妙在写，所以还写“但实际上我压根不在意”，这句话太搞了，它是一种完全的反逻辑，莫名其妙的突然写出来。实际上孙霞教授确实是个很有智识的人，吃饭时她问我一些家常问题，但我为了在她面前凸显自己也有些智识，哪怕只是简短回答一下就能解决的提问，我也要嘴碎多说一通……我很喜欢出风头，莫名其妙的，显得很刻意，很担心孙霞教授看出来了我这种急不可耐的刻意，回城中村的公交车上我一直在想这回事，而且她那么有智识肯定看出来了。

我记得大学时候我也喜欢出风头吹牛逼，把别人干过的事情扣在自己头上，说是我干的。我有时候为了出风头所以撒谎乱编东西，再把它频繁讲出去，久而久之我竟然当真了，真以为自己干过那些事；我记得初二有个牛逼哄哄的犀利哥把别人耐克鞋子扔粪坑里，我上高中后就一直说这件事，说是我干的。后来大三我在老家碰到他，提起这件事，我竟然真以为是我干的，在他面前说我初二时曾把别人耐克鞋子扔粪坑里，结果他笑抽了，拍拍我肩膀说：“哦对的，我好像也记得你干过这件事！”，后面他喊我和老同学喝酒的时候，还主动介绍我说：“这哥们以前把一个杀币的耐克鞋扔进过厕所里”……

9 月 23

今天是戒说浮夸偏激话的第三天，已经三天没有说过浮夸偏激的话了，全身都在发抖，在床上不停翻身磨牙，大脑里像是有虫

子在打洞……浑身都出汗，死咬着被子忍着不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或者“在我和伟哥里面哪怕得其中一个做谋士，都可以统一中国”这样的话，但是愈发难受，简直要不行了……

2024.9.25

以前当我难受时，就写点诗，一字一句都要扣扣搜搜琢磨好久，只要把精力花在写点吐露当前心境的诗句上，也能慰藉很久来打发时间。可自从有 AI 之后，我再没写诗了，AI 太恐怖了，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创作出一首完美符合你要求的古体诗，里面的意象和用词比我还考究还精妙（虽然我写的也是坨屎），AI 很恐怖，它垄断了最一般意义上的巧思，也就是说基本上替代了绝大多数人的创新力，因为多数人之洞见百无一用，他们的智性活动可以被 AI 取代；但是那种最牛逼的巧思，那种大幽默，AI 模仿不了，也可能以后才能模仿，但也要等到以后 AI 具有元认知、常识，也就是说 AI 真具有那种，就是那种……那种完全跟大脑神经模型几乎相同因而也具备情境化的认知之后……它可能才会具有大幽默，因为大幽默具备自反性，刻意去营造一种合逻辑的反逻辑，如果 AI 有一天真的达到这些，那就无敌了，但它现在还很逊，它顶多是让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无趣网文作者失业，这些网文就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巧思，只是在玩拼字游戏堆词藻，所以就被 AI 把握到了规律，AI 已经把握到写诗的规律，它把握到写流水线文章的规律也很正常，它能凝练出很多创新性的小说剧情（这种创新性是一种有根据的因而其实也毫无创新性的剧情，

至多只是对最一般巧思的挪用)，但 AI 依然很牛逼，它淘汰那些跟不上时代的人。

我看到那些低级的半成品文学就生气，而且也没多少人意识到语言的创造力已经匮乏到什么地步了！

这种创造力不是再出现一个聪明的大脑就能解决的，人类大脑已经达到一种表达的极限了，艺术和创新精神也达到一种极限，在 21 世纪你 tm 还能看到什么有创新力的东西？对着日复一日刷新的烂梗哈哈笑吗？。让我想起来那些每当出现出现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什么？人们就喜欢去质询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天才的大脑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却从不去过问天才竟然也只是靠他那一坨大脑去解决问题……他比别人牛逼的资本竟然只是那一坨黏糊糊有胶状物质充斥在里面可能摸起来跟果冻一样的那一坨叫大脑的装在痰盂罐里的东西什么的？

实际上我的洞见太深刻了！还有谁比我深刻！但我学历太低了所以不敢把它夸夸其谈讲出来，因为我学历太低了怕被嘲笑，等到我以后成为伟人了再把我写的这些掏出来给别人看，他们肯定就信我了 tmd

2024 年 10 月 1 日

实际上 AI 还是很牛逼，我昨晚又看到什么新出了一个更牛逼的 AI 的消息，结果就焦虑了一晚上，一直到凌晨四点，一直到凌晨四点我 tm 才睡着……因为我压根不懂 AI 也不懂高科技，但这玩意是时代精神一个很浓厚的体现，我真怕自己不懂这些，所以

拿不到未来大场面的入场券；而且我刷到 b 站上那些采访 AI 开发者的视频，那些清华北大毕业的，那些大人物……见贤思齐，结果我就焦虑，我真怕时代的浪潮没把我一起卷走，就像海蟑螂，我没见过海蟑螂这种动物，因为我没见过海，但我听说海蟑螂就是怕浪潮的，它们在潮间带里面翻垃圾吃，害怕被浪潮卷走，老是扎堆在一块，而且它们肯定很懒，因为它们不去追逐浪潮，所以就趴在石头缝里面躺平，这帮东西就是这样的 tmd

朝鲜漫展

阿欣哪怕吃饭时也喜欢盯着手机看，孙霞就很生气，拿筷子轻轻打她手一下，阿欣就把手机放下慢吞吞吃东西，吃着吃着又拿起手机来继续看；张天仇一言不发吃着东西，孙霞问他：“你吃过烧鹅吗？”，张天仇摇摇头说没吃过，但因为想多展现几句自己的谈吐所以就笑着说：“但我吃过烤鸭，这两个感觉差不多”。又问他：“好不好吃？”，张天仇点头说：“好吃”，但又想多展现几句自己的谈吐所以就笑着说：“感觉是很好吃的抹布，它闻着有股抹布味，但是块很好吃的抹布，只是吃多了会腻”。孙霞笑了一下，她上下打量这个扒拉烧鹅吃的年轻人，她感到这年轻人有点神经质，也不能说神经质，而是一种更稀奇的东西在他身上，一种极端的气质，不管怎么样她觉得这年轻人就是极端。但因为张天仇像是有脑子的人（因为他会用筷子夹菜吃），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所以孙霞还是尽地主之谊招待他，边吃边问一些“你家近况怎样”“到广州来干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张天仇实话实说：

“我去服装厂干了半天然后溜了”，一桌子都哈哈大笑；阿欣后面也问：“表哥你都玩什么游戏？”，张天仇就回答《信长之野望》《三国志》这些，孙霞听了就说：“我老公以前也很喜欢玩，而且他有时跟木怔了一样，盯着这些游戏里那些人物画像看一整天，那些人全都摆一副很严肃的脸，穿那种铠甲，摆那种战斗姿势，眼神不知道干啥就是死死盯一个地方看，哎呀妈呀看着凶巴巴的，他还给微信头像都换成这些人。我有时都怀疑后面跟他离婚，是不是因为他玩这些游戏给人玩傻了，他人本来就偏执，越玩脾气越怪。”

或许是爹妈离婚这事戳到阿欣的伤心处，她又埋头默默看手机吃饭去了。孙霞后面又问“你学习咋样？”，张天仇摇摇头：“不好，我高中没用功，大学也没用功，我现在到广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我又说服自己这些都没什么，反正我还年轻……而且这世道也饿不死人。”

“天仇，你应该先把心态放平……”孙霞很想给这小伙子一些过来人的建议，但真过来人其实都没什么建议可说，也只好使劲给他打打气：“你真的得努力了”

“是的……”张天仇沉默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必须很努力很努力才行，何况是在长辈面前，任何嬉笑打闹式的自嘲都是无意义的，如果要实现他的臆想，他必须真的很努力很努力才行，必须真的浪费脑子才行，必须真的对于“幼稚”感到厌恶才行。否则他只能一辈子靠着自嘲与酒桌上的下流幽默来聊以自慰，

把自己的野心埋葬在市侩低俗下（并且演技还很拙劣所以依然会被别人看出来自己是个志大才疏的人）。

对一个才 20 出头的喜欢冲浪刷抖音然后享受全宇宙之乡下式无聊的青年来说，暴露在这种交谈中无异于给自己找不痛快，所以他彻底沉默了，饭桌上良久的寂静，好久，孙霞又开口跟他说：“如果缺钱或者想赚点钱的话，我有些坐办公室的活可以给你找，你不用去那些要人命的厂里找活干。”

“谢谢”

“没事，以后常来，有啥事跟我说”

也许是氛围被弄的太焦虑太严肃，阿欣也不安起来，她不停撩拨自己的头发，焦躁地听着母亲与表哥之间的对话，她想到自己也要高考了，又听到什么工作这些，心情就烦闷起来（其实她压根不需要烦闷，因为她就算高考失利也可以被她妈弄去出国，只是这孩子过分年轻甚至不会想这些），她一会看看表哥一会看看她妈，心中闪过“我真得努力”的念头，这个念头她无数次有过，但她这次决定真的要好好努力，她真是这样想的。

第二天早晨返校，阿欣坐在地铁上，她在想自己真的要努力了，这一次是真的，她把回校之后的计划订了一些，然后一回校写了会作业，她突然觉得有点累，上课时又觉得也许发会呆也可以，因为计划已经订好了，所以心里有底，压根不差这一会，然后她发呆了一整节课。

第十幕 大卑琐

场景一

地点: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自强楼二楼教导处

出场人物:“战神克星”教官、立正的战神综合征患者们、战神综合征患者煜哥、战神综合征患者伟哥

【办公室的气氛沉默，几个被惩罚的战神综合征患者们低头不发一言，战神克星背着手，他的马靴踩踏地面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他缓缓摘下大檐帽放到桌面上，此时伟哥抬头】

战神克星:你们刚才在保密室门口……在晃悠什么呢？喂，说你（用力拍拍伟哥的脸颊）呢，石原莞尔，你们是在幻想打仗是吧，是打仗前看地形还是干啥？你们是想把保密室打下来还是什么？嗯？

伟哥（嘴角破皮，无力）:报告教官……4312，石原莞尔，我们只是来看机器人

战神克星:什么机器人？

煜哥（赶紧插话）:就是听说……那个保密室门口有会喷激光的机器人，自动锁头，锁你太阳穴，一喷你就死，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有这个……

【战神克星哈哈大笑】

战神克星:太 tm 幽默了，你们自己会信这些吗？但我也说不准，可能你们这些有病的人是真的信这些，所以就根本见怪不

怪的。可能你们真的觉得保密室门口有会喷激光的机器人，是吧？
嗯？还是说你们借着这种发病，来掩盖你们什么更深的企图……
我跟你们讲，我从来不相信你们，我也从不觉得你们都是神经病，
相反的，你们是理智非常健全的人，你们的这种精神病必须要建立在理智非常完整的基础上，所以总有理由怀疑你们有什么更深的动作——不要骗我……我告诉你们，不要骗我……盯着我的眼睛看，不要骗我！

煜哥（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们没有骗你……

战神克星：我知道保密室里有什么，有手机！有他妈的！手机！来保密室门口转悠的，十个有八个，都是为了，手机！像你们这样的货色我逮到的多了，我去年还碰到过拿石头硬砸保密室玻璃就为了偷手机的……我告诉你，任何人，盯着我眼睛的时候，都喜欢装出一副坦诚样，然后一直盯着我眼睛看，试图告诉我他们没撒谎，但这恰恰证明你就是在装，你没事干，干嘛一直盯着我眼睛看？你想证明什么，证明你 tm 没撒谎？你如果真没撒谎，有什么需要证明的吗？

煜哥（移开视线）：是的，但我们真是来看机器人的。

战神克星（猛拍桌子）：你移开视线干什么？你移开视线干什么？现在我百分百确定你就是来偷手机的，我就那么随口一说，你就移开视线，你就那么想让我相信你不在撒谎吗？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你太年轻了！……

【气氛再度沉默】

战神克星:老实一点,告诉我,还有谁是共犯?按照我对你们这帮谁也不服谁的懒狗的了解,你们不可能主动干这些,肯定是有预谋的……是谁说服你们干这个?说出来,只要说出来,我以我战神克星的人格担保,我不对你们怎样,让你们走,也不追究,但前提是,诚实告诉我,是谁。

【大家全都面面相觑,气氛非常焦灼,有些人的嘴巴一张一合,已经跃跃欲试,打算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煜哥(抬头):要不告诉教官吧伟哥……最重要的,他……他不会在意我们出卖他的,或者说他会认可的,因为说出来他的名字就能救我们一群人……他会原谅的,你想想就知道,他是伟人,伟人在做事之前就能想到所有后果,想到后果了还派我们来,说明他也预料了这种情况……他根本无所谓的……应该完全可承担的。

伟哥:……是的。

战神克星:来,说吧,但要想清楚再说。

伟哥:……向您问好。

战神克星:什么?想清楚再说!

“高涂当向您问好。”

大卑琐

今天的广州迎来大卑琐,张天仇日记里写的,广州今日彻底卑琐,或者说这几天老是卑琐,甚至庸质的备考生活打从一开始就卑琐的要命;他蹲在广州城中村某不知名考研机构的负一层厕

所间内拉屎顺带无所事事:仇哥总是这样，每天都很累，但每天也没干啥事情，他本来就瘦，现在更是东倒西歪的，像个纸人；他抬头看了看因为发霉而遍布不规则黑斑的天花板，这厕所小的要命，只要一抬头，头发就摸着蜘蛛网，最无语的，从裸露在外的巨无霸水管上时不时滴落味道怪怪的水，砸在张天仇粗砺的脸颊上，给世界降下大卑琐——他现在嫌什么都麻烦，甚至连擦屁股都是在消磨他的生命，他只想蹲在黄蜡腊的白地砖上不停刷抖音，可外头敲门声阵阵，他只好起身，然后发现冲水的按钮怎么摁都摁不下去，只好拿脸盆接水硬冲，门外又响起洪门达尖锐的声音：“快点！呀你搞啥呢臭鸡”，一想到洪门达那张抹的比人死三天还白的脸与庸质的语言，张天仇彻底无语了……他索性一挥手直接给水龙头来个大耳光，给把手扇到最右边，水流瞬间倾泻出来，张天仇蓄了满满一脸盆的水，把水狠狠泼出去，那响声跟炸弹一样，啪一下全都在便槽里炸开然后溅到仇哥裤腿上，有些黄蜡腊的东西也附着在裤腿上，张天仇迅速沉默，随后扑通一声跪在沾屎的地砖上大喊：“我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喊的没断过，给门外的洪门达听懵了，全考研自习室的人都听到厕所里传出来的呐喊，就乌泱泱一片聚在楼梯口听，不知道的还以为杀猪呢。



今日彻底卑琐

“丢啦！这种很常见的！”老板进来示意大家淡定：“我上次啊，好像是去年喔，碰到更吊的，那人压力更大，好像是复习压力大，又碰到家里一些屁事之类的，学到一半突然 tm 跳桌子上叉开腿，那手张的老大，大喊爆爆爆爆爆爆！”大家一听这个就笑了，并且张天仇喊半天也没什么新花样，就是不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渐渐就有人散开，而厕所里那个裤腿上沾屎的家伙几乎是呐喊到哽咽了，他蜷缩在厕所角落里哆嗦个不停，但又拼命想站起来——仇哥脑内迅速回想起自己这二十三年（大概是虚岁）莫名其妙的人生，他想不到任何此刻能够勉强拿来自我安慰的成就，哪怕一点都好，可就是没有；在某一瞬间他恨透了所有比自己过得好的人，他迅速获得一种狂热，这种狂热针对无穷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仇哥闪过一个念头，他打算赌上所有岁月向那些偷走了他生活的人复仇，并且这世上有无数理论能够将这种复仇正当化，于是仇哥渐渐决绝和镇定起来，恢复了些理智；就在恢复理智后

的下一秒，他迅速获得一种最质朴的欲望，此刻他只要吃到一点好吃的，比如去城中村热闹的商业街里买串菠萝，他会迅速对一切都无所谓，真的只要一点点喜欢吃的就好，他就会活蹦乱跳的，然后安慰自己实际上生活压根没那么烂，现代社会饿不死人，并且花一点钱就能吃到菠萝、芒果，还能看凰片，或者打会游戏。想到这里他就好受一些，慢慢扶着洗手台站起来，去打开厕所门，准备买菠萝吃——他一想到菠萝就无比的幸福，就是那种路边摊上拿签子串起来的酸酸甜甜大菠萝，上下两边方方正正、中间胖个肚子的椭圆大菠萝，色泽金黄剔透，买最贵的可能要五块，拎出来的时候哗啦啦滴水，一口咬下去就直接原地飞起来东方明珠那么高，嘴里连汤带水砸吧砸吧个不停，舌头边舔边飞，哪怕是吃着吃着嘴唇被菠萝磨出血，也要尽兴地把嘴唇舔个遍，吃完了还要把签子也嗦几下，享受菠萝的回甘，这谁顶得住？一想到自己要吃菠萝了，张天仇就暗爽，他不自觉傻笑着走出来，那咯咯笑的跟一会要去吃国宴似的，给洪门达彻底看懵了。

“喂，你去哪？”洪门达问到，但张天仇完全旁若无人在那边走，他又喊：“你别想不开噯”，但张天仇还是没啥反应。

“你舍友真有点沙壁，真的”一旁的田飘飘点评到：“前天我男友给我甩了，我蹲在走廊里哭呢，你舍友路过的时候还在那边tm瞪着我看，今天他是不是遭报应了？叫的跟鬼上身一样。”

“你这算什么，你没见过他半夜耳机音量开最大，听那种敲锣打鼓吵死人的好像什么古典乐，哇浪听一半还搁那自言自语，

臭鸡啊！”

张天仇享受现代生活

本来想先去吃菠萝然后再买青芒吃的，但又在路边先碰到卖青芒的，犹豫是先吃菠萝还是先吃青芒，打算先吃青芒，就说“来个青芒，一定要那种又脆又甜的，不要太生”，仇哥反复叮嘱老板，生怕给他拿一个又硬又涩的或者又熟又软的，那样仇哥可能真会想不开去自杀，因为现在一口气全靠菠萝和青芒吊着，有那么一瞬间他是决定把自己的自杀选择权交给老板的，但看到老板在摊位上摆的一堆芒果里都不带挑的就随手扒拉一个出来在那切，仇哥担心他真挑了个硬邦邦或者软趴趴的，就很严肃地强调：“我要又脆又甜的，如果不是，我就自杀”。

老板抬头看他，仇哥相当平静地又强调一遍，为了加重强调，仇哥还专门忽然全身抽搐一下然后嘴巴也小抽动，还把右手不停抬起来断断续续拍打自己左肩，但随后又回归平静，再次强调一遍：“我要又脆又甜的”，老板便把切到一半的芒果挪开，反反复复在摆的那一大堆芒果里细致观察，左左右右都扒拉一遍，最后挑出来一个看着就又脆又甜的，切的又规整又美观，装在塑料袋里给仇哥提着吃，仇哥一吃就爽炸了，嘴巴里哐哐哐一阵清脆的咀嚼声，边走边拿出抖音在那刷，刷着刷着就拐进热闹到高潮了的商业街里，一路上全是各种摊位各种门面，来来往往的全都有说有笑，叽叽呱呱的各种方言都有，路边快刀切斩料的噼里啪啦声混杂着烧鹅的香气让仇哥欲罢不能，他顺路买个菠萝，就着

青芒一起吃，左一口右一口；又进到斩料馆子里点碗 10 块的烧鹅饭，老板做完饭端过来直接就这么轻轻一甩，烧鹅饭就被丢到仇哥面前，碗内的食材全都随着惯性略微前倾，汤汁些许溅出来到饭桌上，仇哥觉得这才叫正宗烧鹅，如果他规规矩矩给你码在饭桌上然后把筷子蘸料全递给你那就不叫正宗了，你得自己起身去拔筷子，再端起碗来去淋点黑乎乎的咸汤，再来一勺小米椒撒在鹅肉上，前戏全部完成！仇哥迫不及待就夹起一块鹅肉放进嘴里，刚入口就是香喷喷的鹅皮在嘴里化开，咬下去还有微润的酥芳，趁着那一口油还含在嘴里，仇哥赶紧用筷子大把劲往嘴里赶米饭，打开抖音看擦边，手指头不停划划划，眼前不停掠过那些穿泳装的美女和清纯自拍，张天仇感觉自己在吃国宴，太爽了，真正爽的吃饭就是这样，爽到你莫名其妙唰一下就吃完了，但依然回味无穷，更别提仇哥吃完还点了瓶冰镇维他豆奶喝，到手后三四秒就几大口喝干净，那几口跟瀑布一样直接猛冲到胃里，浑身凉的跟溜冰一样，仇哥真嗨了。

他在街上随心所欲漫无目的地溜达，饱暖思淫欲，仇哥现在酒足饭饱，真的嗨翻天了，就突然很想搂着女人走路，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个个打扮清凉的妙龄女郎，就全身鸡皮疙瘩起来，又麻又痒，他想起自己从小到大压根没怎么碰过女人，又想到其实还是有碰女人经历的，比如小学时入少年先锋队仪式上，高年级女生给九岁的自己系红领巾，她系的时候手不小心摸到仇哥脖子，那一瞬间仇哥感觉光脚踩电鳗龙到飞天了，浑身被雷劈的爽嗨着

火——现在他又记起这件事，又燥又急，但又不能明着搂大街上女人；他又想到自己初中时，舅舅带他去镇上洗脚店（当然是去正规的），美女阿姨给他一边揉肩膀一边在他耳旁轻声细语开玩笑：“小朋友在哪上学？找女朋友没有？……”，给张天仇整的脸都红炸了，而舅舅在一旁笑翻天了。

一想到这些，张天仇就打算去洗脚店，而且城中村遍地都是这玩意。所以我打算直接省略他寻找洗脚店的步骤，因为在城中村你随便找个墙角拉泡尿一抬头都能看到足浴招牌，所以我们直接从他进到洗脚店开始讲，所以我们就省略仇哥寻找洗脚店的步骤——而且压根不需要特别点明，他去的肯定是正规的，我没有任何反语的意思，他去的肯定正规，诸位读者不需要做任何猜测，因为仇哥没钱做不正规的，何况他也没那胆子，光是按摩的时候跟技师聊聊天然后技师说点擦边的玩笑话，仇哥都已经很满足了。

张天仇进到正规洗脚店，注意，他进的是正规洗脚店，不是那种小巷子里一楼都不敢设门面的，而是正儿八经门面对着大街、来往行人都能直接看到里面在干啥的正规洗脚店，因为太正规，后文将不再用洗脚店称呼而改用“沐足/足道”，总之，仇哥一进到那个装修气派的大门里，服务员就是鞠躬说：“几位？”，仇哥说“一位！”，又看了看墙上那几个套餐，果断选了最便宜的 168 一小时帝王沐足套餐（他甚至没想到看看美团），被请到包间里就开始大屏幕看周星星电影了。他最爱看《九品芝麻官》，边看边咯咯笑，顺带从果盘上随便拿片西瓜吃，吃着吃着就听到门外

传来高跟鞋踩地板的踢踏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仇哥要兴奋烂了，跟开盲盒一样，心跳的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下一秒就看到包间门被缓缓推开，进来一个大概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女生，脸还有点婴儿肥，年龄感觉跟仇哥差不多，但打扮的像个女人，看到同龄女生穿高跟鞋还有肉丝短裙职业装，腰里还别个对讲机，实在有一股说不出的陌生。不同于仇哥还略微有些青涩，她一上来就直接鞠躬：“老板好！”，仇哥也马上回应：“您好！”，这一声您好给 15 号女技师干笑了，她一边笑一边把浴盆放到仇哥脚下，开始闲聊：“老板你几岁啊？”

“二十三”

“我也二十三，呀，这么巧！”



您好！

张天仇正端详着技师出众的颜值，不知不觉就发现自己脚已经被放到浴盆里了，脚底板温温热热的，这感觉真让他舒服。15

号女技师也脱了鞋子上到按摩床，坐仇哥背后给他揉肩膀：“放松，老板，放松，你这儿硬邦邦的，有点没放松啊。”，听到耳边萦绕这样温柔的声音，张天仇尽量使自己放松下来，突然“哇！”大叫一声，技师赶紧按轻一点：“我力道重了老板你就说一下昂，这力道你看合适吗？”，伴随着肩膀处软绵绵的痛感，张天仇又疼又爽，他一点话都说不出来，浑身放松享受技师飞舞的指尖所带来的律动，技师从肩膀按到背，按完背又按脖子，每一处肌肤都跟着技师的节奏收放，浑身都爽辣辣的，技师屡次尝试跟仇哥搭话：“老板你在哪工作的？”、“老板你看着挺帅呢”、“老板你吃力不？” ，但仇哥都是嗯嗯啊啊几句，见客人完全沉浸其中的败家样，15号女技师便使出杀手锏，让客人脸朝下躺平；仇哥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何解，忽然就感到背上有啥玩意压上来，转头一看是15号女技师给他踩背，那力道控制的正合适，一会轻一会重，重的时候仇哥一阵喘不过气，心里想着这玩法是对标啥sm还是什么，然后那技师又慢下来，脚尖跟弹棉花一样轻盈，仇哥又能大口吸气了，感觉这玩法是真sm，给他整欲罢不能了都有点。

后续给仇哥捏脚时，无论技师力道捏的有多轻，仇哥都疼的嗷嗷叫，但看到周星星电影里那些爆笑情节，又好受一些，技师见张天仇笑这么开心，也转头看周星星电影，边捏边笑，力道就更没轻没重了，每当技师的手碰到他脚底板，仇哥就喊的跟杀猪一样，感觉有子弹打他脚底板上，疼的受不了，一边嗷嗷叫一边

看到周星星电影又笑起来，15号女技师又使上劲：“老板你这一笑一哭的咋整跟精神分裂似的！”，随后就为仇哥讲解刚才自己按过的哪些地方如果疼了就说明体虚，尤其是按肾功能区这块，仇哥人抽搐的要昏过去，技师就笑哈哈说：“老板你肾这块不行啊，最近跟女朋友感情很好啊？”

“啊我去，我钬！这劲太大了姐……啊！我没女朋友，姐”

“那要节制啊老板，你这有点虚了，以后多来，每个月，按那么两次，你身体就猛了”

“真假的姐”

“真的，我告诉你老板，你这身板就不能轻按，轻按没效果，得按更重一点，忍着，对身体最好”

“那你往重了按吧姐”

“收到”

“我擦！姐，要死人了！别搞，我……哇靠，这个太龙了……哇太龙了！哇！！……”

高涂当向您问好

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病情最严重的一批人在每周三下午的放风时间聚在一起讨论中美贸易战，但高涂当总喜欢插话，把话题转到他所谓的“偷手机”和强调某种至关重要的“信息差”上，但响应者寥寥。晴姐的小团体最近看他非常不爽，晴姐每次和闺蜜一起手拉手去上厕所时总能看到高涂当一个人

在操场角落里兜圈圈背着手自说自话，通过他的口型能猜到“让全天下都知道对抗我高涂当的下场……”，应该是在说这种，给她们彻底整无语了。

“我不敢去，高哥……我害怕……我怕死，我怕有喷激光的机器人，把我们切成两半……”杰哥哆哆嗦嗦地拽住高哥的手，而龙哥则在一旁添油加醋：“这是高哥你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高涂当再一次试图把只跟他有关的事情变成所有人的事，例如偷手机；肉眼可见的，所有人都不想冒那样的风险，然而这位重度战神综合征患者一再强调：“必须抹平信息差，我们必须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地球上哪些事可以让我们欢呼的……”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久而久之，大家都提不起兴致了。

“我一听到高哥说【我们】、【我们】，就有点讨厌，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在意他讲的那些，如果不是高哥而是别的沙狗一个劲煞有介事地提【我们】【我们】，我早把他打了！”煜哥盘腿坐在水泥地上与伟哥吐露真实想法。

“是的……如果真有会喷激光的机器人，我们都得死……”伟哥在进行相当严肃的思辨后终于开口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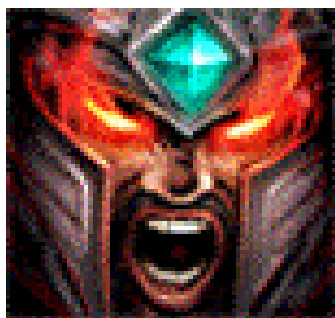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怕死？实际上根本无关紧要的，为什么要怕死！……”高涂当沉默之后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所有人都惊诧地看着他，他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灰，背靠着铁丝网，开始讲比东海明珠还要高 6000 英尺的大怪论：“我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晚自习下课在校园里闲逛，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就感到非常挫败，那

天是百日誓师刚结束，所有人都沉浸在紧迫的狂躁氛围里，我先是路过那些教室再去闲逛的——我看到教室里晚上 11 点多还在背书的那些人，彻底沮丧了我……我想到自己成绩不好，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有什么出路，想想就知道，我相貌平平，名字也像坨屎，出身也不咋样，而且我又懒，肉眼可见的似乎未来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结果我焦虑炸了，我拼命想自己到底相比于别人有什么优点，我跟魔怔了一样在那想，我到底有什么值得说的地方，可以拿去跟那些精英打擂台。我那晚就一直在学校里跟着魔了一样游荡，在那边想……如果我以后当不了伟人，那我所有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只是吹牛逼，只是自命不凡，我会彻底被庸人们笑话一辈子，我真想象不了会有那么一天，我太害怕了……我路过学校里那块竹林……就是那种，又大又漂亮的竹林，平时路过压根不在意但今晚我就特别想进去的竹林，就我一个人，静悄悄的，摇来摇去的，走在里面舒服极了，我可以在里面尽情大喊大叫，不用在意别人。所以我边走边想，到底该怎么办？我感到太卑琐了，这些卑琐的东西：成绩、排名、未来、工作、赚钱、白日梦……这些东西让我彻底无语了，然后一只松鼠突然跳到我肩上，吓我一跳，但它又跳走了，我发现它是那种又黄又白的松鼠，大部分是黄的，背上有条白色细线，牙齿特别大，它身上长那种很长的毛（哈哈这个笑抽了，无意义的），它跟武侠片一样在那边凌波微步，太龙了……但说松鼠没意思，我说回自己，其实我一个人跟疯了一样晃悠，几乎在绿化带里走个不停，我拼命想，

我越是想，就越说服自己，想这些根本没用，因为我脑袋要被最近那些卑琐的东西给搞炸了，怎么生活是这样的？这样的生活让人怎么过！哪怕是这么无聊的竹林和在那上面爬的松鼠还有摇来摇去的风声，我看一眼都觉得太快活了……我真受不了焦虑了，我真要炸了，但竹林还在晃，那片竹林里有一种真正的慵懒与悠闲被传给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从心底喷出来的冲动，我感到如果我的余生可以偶尔来绿化带里看松鼠，再体验它跳到我肩膀上的那种愉快与生机，那么再多的挫败都无所谓了。那是一种纯粹感官式的体验——这卵学校里全是太平间，只有这片竹林是活生生的，它给我一种踩在地球上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在活着，我在生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是个在活着的东西，那个松鼠和我是一个东西，我突然感到在那种最纯粹的生活欲望面前，所有社会秩序都是莫名其妙的存在，它们是一种陌生的东西，我突然感到高考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我想不通它跟我的有什么关系——所有的价值观、秩序，都被这个竹林吃了，被我那一瞬间的生活快感给踩烂了……我就越想越多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干任何事情，因为我什么都不怕了，因为只要活着，就没什么可以烦我的，每分每秒我都在疯狂活着，我连死都不怕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死！甚至不是说……不是说不怕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怕死，但是我太热爱生命了，我太爱那片绿化带了！你们肯定也见过的，就是松鼠在那上面跟杀卵一样跳跳跳的那种竹林……那种直面生命的一瞬间，我连死

都能够坦然接受了，在有这种觉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真的，我可以干任何事情！我打算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了！我把每分每秒都当做最后的日子来过了！不然我为啥活着！于是当我路过厕所时，看到几个染黄毛的混混在吸烟然后在那边说一些庸人最爱的话题，他们随便点评我不认识的某个人或者谈论他们庸质的生活，从他们嘴巴里蹦出来最平庸最让人恶心的词汇，然后他们哈哈大笑……就让我感到恶心至极，我就不爽，我就马上想到实际上我死都不怕，我完全能够去过一种纯粹感官式的生活，我几乎是马上就能过去跟他们毫无理由的打一架，于是那晚，我真就没有任何理由的过去跟他们打了一架，因为我死都不怕！我直接就冲过去给了他们几拳，他们愣了一会，马上就反击，但我完全享受跟他们打架，看到他们被我揍，我就太高兴了！其实我也很痛，但是一想到这是最激烈的对生命的大肯定，超人式的！我就根本一点都不痛了！我太tm快活了！那几个混混彻底无语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跟他们干一架，没有任何理由的……我那晚跟他们干到死，拿起厕所的拖把来，被他们围殴的再厉害，我都跟他们往死里干，他们一开始是想狠狠教训我一顿，但越教训越发现我是真玩命跟他们干，结果那帮fw越打越没底气，一个甚至被我拿起拖把打崩一颗牙，躺在地板上嗷嗷叫，其他两个马上就跑去德育处了，主任赶紧来拉开我，那几个混混就彻底臣服了，他们以后在走廊上看到我，都要绕道走，他们就是最纯粹的弱者，在那之后我就知道，根本

没必要怕死！为什么要怕死呢？”



我死都不怕

所有人都大愕然了，都被这故事抓住，每个人都盯着高涂当火山般的面孔，想再听他说上几句，这故事把大伙眼球全拽出来了，每个人的视网膜都被黏到高哥身上，甚至已经没人在意这故事的真假，它听起来完全是真的，而且就算是高涂当即兴创作的，大伙也全都相信他能做出这种事来，没有任何质疑的必要，已经无所谓故事的真假，感觉这就跟真理没区别；于是在片刻的沉寂过后，当大伙确认高涂当已经无话可说了，当高涂当略带疲倦地咳嗽一声再颓然坐下，场面便迎来大释放——先是“我操！”的惊叹声，再是此起彼伏的欢呼，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高哥了，不知道是用“阁下”还是用“您”。煜哥站起来，几乎是流涕了，他起来想紧紧握住高涂当的手，但被高哥拒绝了，煜哥便努力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我真tm是飞舞！我真的是废物，连手机都不敢偷……”，龙哥也肃穆挺立着，他一句话都不说，伟哥也一句话都不说（虽然他本来就一句话都不想说）；晴姐也有点震惊，虽然她在进来之前是经历过那么多大场面的女人，但看到高涂当说了这种大震撼出来，她不得不安静。

“你瞧这话说的，好像不帮你，我们就是没出息的，有出息的就该帮你，而且不是因为你要偷手机来帮你，而是因为帮你，我们就跟拍电影一样！”晴姐她闺蜜眨巴眨巴眼睛，说了些不知道是褒是贬的话。

“你看他站着那样子真挺像个人物的，他鼻梁也挺高的，讲起话来喉结一跳一跳，就是邋遢而已”晴姐把头凑过去，跟闺蜜说起悄悄话来“其实也不能算邋遢，衣服还算干净，就是眉毛上怎么还有头皮屑。”

“对，确实.....”

“你们有谁去过保密室吗？”一向行事稳妥的龙哥开始为高哥做计划，他的喉结一跳一跳“决策之前得先收集信息，不然可能要扑空。”

“都没人去过。”

“那我们真要先去看看保密室才行，跟战争片里先看地形一样.....”

“根本就没必要啦，我们不需要任何设计，是吧高哥，反正高哥会带我们冲的，高哥都说这么伟人的话了！哈哈！”鸡哥忽然出来说些玩笑话，带着揶揄的口气，也许是他平日里玩笑惯了，哪怕在这种情景下，他也会说些试图解构高涂当莫名其妙所带来的大严肃氛围的东西：“高哥只要一站到保密室门口，背后千军万马的，战神克星肯定就马上滑跪然后把手机全交出来，把他自己手机都掏出来，还给我们看他百度云里下了多少片.....”

“哈哈哈哈”大家都哄笑起来。

“哈哈哈哈……”高涂当笑了一下，转瞬又用手在空中比划：“先去看看保密室啥样，然后再想办法怎么溜进去……然后可以订好几个方案……最好把一切都想到，随机应变，没准还有可以不用偷手机就能拿到手机的办法之类的……”

“不用偷手机就能拿到手机，什么方案？你说说看！”晴姐马上开口。

“肯定是色诱，让晴姐你把裤子脱了，战神克星闻着味就从监控室里飞出来了！没准还把门给你打开！”鸡哥又来一个玩笑，大家笑的更癫了，人仰马翻；晴姐的脸立刻铁青，她起身走到鸡哥面前，把那张不停开她玩笑的脸死死掐住：“tmd 老娘不修理你，你犯贱呢！犯贱是不是！”

“哎哟……错了！姐错了姐！”鸡哥疯狂地挣扎，煜哥笑的更大声了，顺势也开个玩笑：“让晴姐耍这招，那也得先看高哥同不同意，是不是！”

“哈哈哈！”

“……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在无路可退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大坦然大无畏地直接去找到战神克星，跟他说我要手机……之类的……尝试说服他。”高涂当继续表达着他的计划，然而笑声已经淹没了一切；他只好转头跟仅有的几个听众交谈，哪怕是面对着伟哥，高涂当也事无巨细地讲他的计划，伟哥那双慵懒透顶的眼睛面对高涂当决堤般的唾液，也不曾透出一丝理解的微光，

但高涂当还是尝试说……他时不时转头看看那些人玩笑开好不好，然后继续跟伟哥解释他的每一步可能的计划，他直视着伟哥的眼睛。

“高哥，你跟伟哥说啥呢！他听得懂吗！”不远处哄闹的人群里有谁说了这句话，随即又是大笑，这话也许让高涂当心里有了什么触动，他直勾勾盯着人群看，神情凝固，不发一言，片刻后依旧转头来，对伟哥说：“伟哥你照样可以听我讲讲，就当我自言自语吧……有时候我得直接把推理过程说出来，这样我看的更清楚，别人也看的更清楚……其实，也许偷手机根本无关紧要，到底要不要砸保密室的玻璃也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让战神克星害怕我们，如果我们不反抗，或者不展现某种底线，他只会把我们当废物，然后一个劲踩在我们头上……尽管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因为大家会想，何必要冒着那么高风险只为了让战神克星觉得我们应该被狠狠教训一下，但其实，这关乎未来，只要有天我们能够跟战神克星讨价还价……”

“不用讲了”伟哥突然打断高涂当比划个不停的双手，他只是默默按住高哥的手，像把水里浮上来的东西按下去一样，说到：

“你任何时候需要，叫我就行”。

高涂当点了点头：“是的……”

“是的……”高涂当重复着这句话。

他一直重复念“是的”，浑然没察觉到大家已经把玩笑的对象转向他了，看到高哥嘴巴不停念叨着啥，鸡哥也做出模仿样，

在那边深沉地低头，吐舌头碎碎念：“是的是的”……

大家又笑了。

第十一幕 头发跟蹦蹦床一样

保密室真的只是保密室而已，它跟那种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从外观上看起来没区别，至少伟哥是这种感觉。其实本来他们只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偷偷瞄一眼就跑掉的，但伟哥跟着迷了一样在那边盯着保密室，它跟普通的办公室不一样，它门是钛合金的，还有密码锁，窗户被封严严实实的，灰尘爬满了那锈迹斑斑的窗架子上每一处角落，门道两旁各摆一盆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看着跟假的一样；那边静悄悄的，毫无生气，盆栽的叶子越绿就显得越假——保密室被笼罩在战争迷雾中，大伙的眼睛根本看不破它——煜哥率先摸过去，他把上半身俯下但腿撑开了在那走路，一直沿着墙壁快步走，卡监控死角，他几步路就到了保密室门口，所有人都惊讶煜哥竟然这么牛逼。



煜哥太牛逼了

保密室门口根本就没有喷激光的机器人，煜哥顺势向不远处躲在廊柱后面的大伙打手势，他把左手四根手指并拢而大拇指弯

曲，右手张开然后用并拢了四根手指的左手往右手掌心插，再把左手慢慢合拢成抱拳状，示意保密室门口没有喷激光的机器人——大伙根本看不懂他想表达什么，晴姐赶紧把手挥来挥去，又指指脑袋，示意压根不知道煜哥想表达什么，煜哥也看不懂晴姐想表达什么，两边跟对哑谜一样无聊，煜哥又做了些不知所云的手势，晴姐又赶紧摇摇头表示完全不懂；煜哥只能抱怨一声，然后再转向伟哥，对伟哥做一些手势，伟哥的眼神始终犀利地看向前方，让煜哥怀疑伟哥是不是懂自己意思，他就手势更夸张了，但对方依旧没有任何反应，煜哥只好冲着大伙直接喊：“没有喷激光的机器人！！”

“你tm找死啊，吼那么大声！谨慎一点！”晴姐马上回应。

话音落毕，见依然没有教官过来，大伙就跟鸭子走路一样排排队卡着墙壁，摸监控死角到保密室门口，这下他们看的更清楚了，门口的盆栽确实是假的，它绿过头了，是那种了无生机的绿色，一摸就发现是塑料；并且廊道里凉嗖嗖的，穿堂风瞬间飞过，把大伙冰的直哆嗦，这里真有种肃杀感；保密室是纱窗，透过纱窗能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有什么陈设，煜哥赶紧扒住窗架子把脸整个贴到纱窗上看，各种各样的灰尘和蜘蛛网都落到他脸上，给他鼻子痒炸了，马上就要打喷嚏。

“可千万不敢打！”晴姐赶紧提醒，但已经晚了，煜哥紧随其后一声震天响的“阿嚏”，要把走廊都给震起来，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然后屏息凝神，直到发现四周依旧没什么变化——只是保

密室的门突然响了一下，但也没人当回事，可能是聚集在门口的众人不知道哪位用他调皮的脚踹了下门，而煜哥开始给大家及时汇报情况：“有点难看清，但是我看到很多柜子一样的东西。”

“你能找到手机在哪个柜子里吗？”

“这我怎么可能知道？”煜哥端详的愈发仔细。

“嘭！”保密室的门又抽动了一下。

“别tm踹了，谁这么无聊！”煜哥转头骂起来，晴姐也附和：“谁tm脚不想要了？好玩是不？再踹，晚上看新闻联播的时候给你头按进电视机，让你给大伙助兴！”

“真不是我煜哥！这门好像是自己动的！从里面往外面动的！”一位哥们冷汗都出来了，大伙全都抽搐一下，齐刷刷转头望向保密室的门，但那门并没什么反应，甚至让人疑心是大伙太过紧张而犯了神经过敏，也许门偶尔抽一抽是无所谓的，但杰哥已经被吓跑了，他大喊一声：“机器人！喷激光的机器人！！”然后撒腿就跑，逃跑的姿势手舞足蹈，大伙都笑了。

“应该是金属疲劳之类的”煜哥安慰大家，然后继续把脸贴紧纱窗，继续给大伙描述：“感觉里面应该很空旷，我老是看到瓷砖。还有……”

“还有什么？”从纱窗里突然传出一阵声响。

“还有……怎么感觉还有坨肉横在玻璃上？”

“tmd 王卫煜，待会儿来我办公室！”

再度向您问好

大伙就跟被公路上泥头车吓到的羊群一样四散跑开，溜的漫山遍野都是，战神克星说时迟那时快，从保密室门里一伸手出来，就开盲盒开到了伟哥，把他脖子跟抓狗一样提起来，伟哥难受极了，在空中动来动去的，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出难受的表情，两个鼻孔不停往外喷气，战神克星见状便把他放下来：“石原莞尔，你们干啥呢？找死还是什么？”

“我们……”伟哥不停喘气，话都说不厘清，他好不容易才从被抓脖子的剧痛中缓过来，战神克星并没有选择追逃跑的众人，只是等待伟哥恢复平静，但伟哥平静之后也只是说“死都不怕……”说个不停；战神克星就冲出去抓另外的人，跟赶羊差不多，另外几个教官也从值班室里飞奔出来，几个健步就逮住一堆人，煜哥也被拖走了，大伙全都不知所踪，只有杰哥屁颠屁颠跑回宿舍楼，对正在厕所间拉尿的高涂当说：“真有会喷激光的机器人，真的有！！喷激光……！锁头！”

“真的有？那死人了没有？”高涂当尝试把裤子往上提。

“我没看到……”

“完蛋了完蛋了 tmd！王卫煜……真太 tm 蠢了！他为啥……为啥要打喷嚏……呼……”晴姐也跑进男生宿舍楼，她喘个不停，扶下身靠着门框休息：“他们……呼……他们肯定都被拖到教导处去了……肯定要把你供出来！你想想该怎么办吧！照我说，就不该执行……你那个什么烂计划，你好死不死……搞什么名堂”

高涂当无言良久，他兜了会圈子，就自己踱步出了宿舍楼，走的非常快，晴姐一边喘气一边试着给他拉回来：“你 tm……你 tm 还嫌事情闹的不够大，要去，要去 tm 添把火，还是咋滴！……”

“别去哥！你去了就死了……你去了就死了……真的，别去……”杰哥直接扑腾一声跪倒在地拉住高涂当的脚，想给他拽回来，但高哥依然往前走，直接给杰哥在地上拖行，跟条蛇一样，杰哥就说个不停什么“锁头太阳穴……”，带着一脸哭腔，鼻涕都从高涂当裤腿上黏着拉丝了：“你真会死的高哥，你真会死的！机器人……不光机器人，十三道大铁门……红外线把你切成碎块……高哥，只有你是真战神！……你要是也死了我们该怎么办……高哥！……”

“我说过了，我死都不怕”高涂当把杰哥的手挪开，下面就轮到晴姐跌跌撞撞从走廊里蹒跚过来骂高哥了，她那纷乱的刘海更加错杂，咬牙切齿地盯着高涂当：“你搞毛啊！你还想怎样？还想添把火？如果没有你那个逼计划，就没这么多破事了……我真是后悔死信了你那通废话……呼……你不怕死，你不怕死有啥用啊？……”

“我现在就过去说服战神克星”

“你 tm 真疯了！高.涂.当.你 tm 就是个神经病，你真有病，听清楚老娘说了啥没有？”

“我死都不怕”高涂当转身继续出去，没人能阻止他，晴姐只好慢慢把杰哥拉起来，两个人在楼道里就跟泄气的充气玩偶一

样，起来在走廊里扑腾一会，又全都耷拉下去瘫在地面上不想动了，只能用余光瞄着高涂当下楼，目送着他那个火山一样的发型——阳光打在高涂当的背影上，他头顶金光闪闪，看起来真跟火山喷发了一样。这阳光追随着高哥下楼、出宿舍，高哥来到操场，正是放风时间，所有人都在操场上无所事事，只有高哥像是有目标的人，他快步走个不停，一路穿过操场。他路过主席台的时候，一阵大风平地而起给旗子吹的猛摇；挡他道的人全都自觉散开，因为高哥头顶看起来跟火山喷发了一样，那光闪的他们眼睛要瞎了，就赶紧躲开，监控室里的教官们看到高涂当一路穿过操场，就赶紧去跟战神克星汇报：“高涂当来自强楼了！”

“他真来了？来干什么？真来向我问好是吧！”战神克星起来狠狠拍了一下桌子，来到阳台上，真的隔着大老远就看到一束阳光在缓缓移动，一瞬间就往他脑门子上射过来，给他眼睛都要闪爆了，但战神克星直接硬抗太阳，他对着操场上大吼：“高涂当你真想死是吧！想进禁闭室是不是？老子成全你！”，说罢就赶紧下楼梯，整栋楼都能听到他暴怒的脚步声，踩的地基都在晃，而高涂当已经快到自强楼门口了，高哥视线中开始慢慢出现一个正在下楼的身影，那个身影马上就正对着他，稳稳立在门口，石狮子充当他的左右护法，高涂当大喊一声：“教官！我有话要跟您讲！”，这声音全操场都能听到，学员们全都隔老远看着。

“你还有什么能讲的，等着进禁闭室吧！”战神克星的嗓门更大，甚至盖过了晚秋的隆隆风声，旁边的树都被震下来一大团落

叶。

“进禁闭室根本无关紧要……我一定要跟您说几句!”高涂当终于走到了战神克星面前，他们此刻正式四目相对，高哥直视着战神克星的眼睛，这双眼睛跟伟哥的大虚无眼睛不一样，在黑黢黢的瞳孔中，高哥真看到了憎恨、厌恶、不耐烦，这种敌意在过去从来没看到过，那一瞬间高涂当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世界上竟然真的有灵长类动物能够对他抱有如此大的敌意，高涂当真不想通了，可没准这就是正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总要对某些人抱有大敌意，对另外一些人憎恨、厌恶、不耐烦，所以高涂当几乎是无意识就接受了憎恨、厌恶、不耐烦……接纳这些之后，他与战神克星的对视更加沉闷。



“我不会放过罗奇伟和王卫煜，也不会放过你，你们都要进禁闭室”战神克星念叨着：“我是不是说过，我不会放过幽默；但

你这次的行径比幽默还要罪恶，你在挑衅我。”

一阵烈风吹过，从不远处的太行山席卷而来粗砺的碎沙石，砸中每个人，高涂当感到脸上的泥垢都要被连根拔起。

“是的，但我们不用在这聊天，您可以跟我去操场上边逛边聊，这儿风太大，而且我们也不用一直谈什么偷不偷手机的话题，您为啥要那样对我有偏见？我们之间压根就无冤无仇，可能聊聊天，一切都会和解的。”高涂当突然伸出手来，做出想要握手的动作：“真的，我搞不懂您会真的对我抱有某种恨意，您只是个领工资的教官，我也只是莫名其妙就被送到这里来的，有什么是我们之间走在一起聊聊天不能化解的吗？我们之间是什么国仇家恨吗？哪怕是国仇家恨或者任何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又怎样？我真搞不懂了，真的，我们只需要走在一块聊聊天就能解决的事情，大家就能更理性、更聪明的把误解给消掉，一会儿您就能看到夕阳，还会有比较舒服的晚风吹过，当风从我们两个之间嗖一下就穿过去的时候，会很爽的，特别凉快，那时你就会觉得根本没必要因为这些事情而生气，何况你想想就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直讨论什么偷手机的话题，肯定是发散但又轻松的，你可以聊聊你的家人、工作，我也可以讲点笑话段子，然后你就笑起来，只要我们一笑起来，就什么都好说……”

“你继续讲，但我也必须警告你，你这套对我没用。”战神克星的敌意依旧没消退，高涂当感到自己真的说服不了这个人，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因为他真的想不通，他觉得战神克星依然

能被说服，所以他继续：“不会的，您想想就知道，您现在对我生气也只是你演出来的，因为你是教官，而我们犯了错，但你要是真打心底里是这样讨厌我，那就是纯煞笔了……我觉得不可能”

“你在胡说八道啥玩意！没大没小是吧！你以为你是谁，随随便便就能把什么都不当回事，你只是在转移话题”战神克星更加生气了。

“不不不让我说完，没准你大热天去超市买杯冰红茶喝然后坐下来刷刷抖音，你就把啥都忘了，您会觉得除了享受这种生活快感之外，你根本就没功夫去生气了。虽然你现在真的很生气，但是想长远点就行，跟我生气压根没必要，你现在真的太生气了，你跟我走走就行，去操场上走走聊聊，然后再谈，我设想我们一定可以交谈出结果来，比如说通过我们之间的讨价还价，您可以每周都允许大家玩一小时的手机之类的，但这也是不一定的，总之我们可以边走边聊……走吧！”高涂当直接拽住战神克星的手腕试图拖动对方，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战神克星，他迅速反拉住高涂当的手，用力一扭，高涂当痛炸了，他“嗷呜”一声，就顺势被战神克星猛按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高哥脏兮兮的脸又被抹上了一捧尘土，他不知道自强楼门口的地多久没扫了，闻到那股土腥味混合着古怪的水泥地味，他觉得有谁把自己鼻子砍下来丢进垃圾场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战神克星这是要干嘛？

“喂！放开我……”高涂当喃喃道：“你搞什么？”

“我说过你这套对我没用，老实一点。”战神克星按的更

加紧，高哥感觉自己脸都要被按进水泥地了，他根本呼吸不了，他真彻底懵逼了，周围的学员们看到平日里自诩超凡脱俗的高涂当现在这样窘迫，像个牲口一样被按在地上，就噗嗤一声笑出来：“要给高哥按穿模了！”

“高哥搁这卡 bug 呢！等一下出来错误代码了！”

“笑抽了！”

大伙爽朗的笑声传到高涂当耳朵里，他感到大震撼，他不停喘气，有点难受，现在他眼里的世界是颠倒的，所以大家也是倒过来的，大家的笑容也是倒过来的，大家咧开嘴笑然后喷出来的唾沫也是倒过来的，高涂当真搞不懂了，他真想不通，为什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传奇性，只要我们还有传奇性，任何挫折都无所谓”他突然又想到这句话。

“但是传奇性一消失，人就彻底废了……”

要复仇吗？要不宽恕吗？要彻底灭世吗？人类的，太人类的。高涂当脑袋里所有想法全都缠到一块跟屌毛集群一样，他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但又突然觉得没必要想了，他突然真的又想到“人类的，太人类的”，然后又想到自己刚才那番说辞可能真的过分幼稚，他自己现在也想象不了能有人不恨别人，能有人不去误解别人，能有人真的宽恕别人——这是无法想象的，能有人彻底不在意这些东西，因为他刚才看到了大家爽朗的笑声；他瞬

间就跟接纳战神克星刚才眼神传递出来的敌意一样，马上就接纳了来自这个世界的回应，几乎是完全默会的，他马上就接纳了这份回应，然后在想“可能真的只好不宽恕了，反正自己不怕死”

“反正我不怕死……”

高涂当被战神克星拽起来，因为太过懵逼，战神克星提着他肩膀然后甩了几甩，他也没啥反应，那火山般的发型就上蹿下跳，几大块头皮屑从火山口溅出来，大家笑的更癫了。

“卵的！灭世……”高涂当脑袋里一闪过这个想法，他就想个不停，这想法霸占整个脑袋的那一刻，无尽的怒火就莫名其妙从他体内不知道哪个部位狠狠烧起来，现在他的躯干就像是火山腰，那里面有大块大块的岩浆在疯狂涌动，不光是普通的血管，连毛细血管里都是滚烫滚烫的岩浆，它们现在尽情奔涌，全都往一个地方汇集，从胃里一直涌上食道，灼的他要被呛冒烟了，他真觉得喉咙有什么玩意在着火，无意识就张大嘴巴不停往外倒气，“呼哧呼哧”，他拼命吸进晚秋的凉意，想让自己冷却下来，可他还是错愕，他确确实实感到自己浑身都燥热，完全控制不了，他莫名其妙就表情狰狞起来，五官跟缓缓移动的岩浆一般聚拢，像是活火山喷发的预警——战神克星从未见过高涂当这表情，大家也没见过，一瞬间都愣下来……

第十二幕 天注定

六年前一个初冬的傍晚，张天仇在住校两周后终于回了家，发现自家院子里多了三只小鸡、一条小狗和他的舅舅。

“给你买的，看”

舅舅笑咪咪的，指着他送给张天仇的生日礼物——三只笨鸡仔和一只小土狗。那一瞬间，张天仇感到自己拥有一整个世界，他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现在拥有小狗和小鸡，他已经成为整个西平县最富有的高中生，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革。

晚上吃饭时，他一想到自己有小狗和小鸡，就飘飘然了，总是吃几口就扔下碗筷跑到院子里去看狗和鸡，他爹妈笑嘻嘻了，舅舅也笑嘻嘻了；张天仇看几眼就回来，扒几口面条，又跑出去看狗和鸡，又回来，咬几口烧饼，再出去，如此往复，直到爹妈起来送舅舅到大门口，两边依旧说个不停。

“真拿不出钱来了……我你亲姐！我也想治好你病，但多的钱真没了！”张天仇的妈妈说到。

“俺没这意思，俺没这意思，姐……”舅舅突然着急了：“俺不问你们借了，我问别人借，你老想这多干啥，走了！”

“舅舅再见！”张天仇挥手。

半年后，舅舅死了，张天仇到玉米地里看舅舅的棺材被放进土坑，他身后还跟着一只摇尾巴的土狗，那狗一看到好几把铲子往舅舅棺材上扔土，呛的方圆几公里都遭沙尘暴似的，又被吹白事的给吓到，就汪汪叫个不停。于是老登们马上飞过来给它一脚，

踢的嗷呜乱叫到处蹿，给大伙都看笑了，张天仇也随即笑起来，他想到至少自己还有一条狗——结果这狗在他刚上大学那阵好像被药死了，还是怎么死的？反正仇哥伤心了两三天。

田飘飘的场合

田飘飘偶尔去三楼阳台收衣服，那是城中村的握手楼里唯一可以大白天摸到阳光的地方，如果你趴在栏杆上把手再往前随便一伸，还能直接隔着一条街顺走对面住户的酱油瓶和洗洁精——实际上您知道的，考研机构里的年轻人看着都非常善良，他们绝不会这样干的，除了一个经常戴着棒球帽无所事事的家伙，他经常杵在阳台上呆站着跟竹竿似的，偶尔变换个姿势，把头低下然后双手耷拉在栏杆上，看着还是一副无所事事样。

田飘飘只是来收衣服的，她目光打量几下那顶已经糙到起毛线团的棒球帽，而棒球帽下乏力的双眸也偶尔从黑幕中浮现来打量她，就这样两人时不时对视一下，有点次数之后就难免要互相开口寒暄了，否则就尴尬的要死。

“你是不是那个……？不好意思，我说出来有点埋汰人，但你是不是，上次在厕所哭的那个？”田飘飘首先开口了。

“我没哭，但我见过你在楼道里蹲着哭”张天仇几乎是无意识的反击。

“哦，你管的着吗？”田飘飘用力抖了两下衣服，空气也跟着咻咻咻的窜动。

张天仇愣了会，又喃喃着：“我来晒太阳……”，就几乎是无意

识地把手往栏杆外面伸，直接隔着一条街就从对面住户窗台上摸了点蒜瓣来吃，无意识的就往嘴里塞。

“你不嫌干巴吗？那蒜我看好像一个月前就放那了，被晒成干了都”

“干巴的好嚼……”张天仇无意识中回了句话，然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在跟从未说过话的女生聊天——好像是在刚搬来那天因为嫌自己吵，这个女的才来敲门说了几句；尽管平时经常在自习室里碰到，但都不咋讲话，今天却难得聊起来——于是他心血来潮想出出风头，多说点话，而且话几乎是一瞬间涌到嘴边来的，张天仇内心有非常非常多想往外跑的话，他巴不得一股脑全倒出来，例如：“因为我昨晚躺在床上焦虑的不得了，最近复习进度实在慢的要死，我压根一点都睡不着，在床上完全就是打滚……所以我拼命说服自己，别再想了别再想了，睡吧睡吧，只要明天阳光一出来，我只要看到被子上有那种金的那种光圈，阳光打进来的那种痕迹，我就好受很多，毕竟看到阳光，就有新生活开始的感觉……结果我意识到自己住在地下室，阳光根本就射不进来，说真的，我每次醒来，房间完全乌漆麻黑的，我根本无法通过自然光来判断现在几点——我多久没见过清早醒来的第一缕阳光了？我总算明白陀思耶夫斯基那本《地下室手记》的主角到底是怎样的活法，因为他住地下室，也不出去玩，那就永远看不到阳光，他的生活永远轮回，永远无法重新开始，他就一个劲不停嚼自己过去的记忆，不停想出来对过去记忆的新解读，他就真嚼个

不停，永远活在过去……太司马了！”

想想还是算了，张天仇把话咽回去。他想到自己大四没课之后最长两个月没跟同龄异性讲过话，每天生活就是在宿舍打游戏然后去食堂买饭再回来——那一次破戒是因为他心血来潮想去华莱士买香辣鸡腿堡，然后柜台是个女生，张天仇为了点香辣鸡腿堡就被迫跟同龄异性说：“我要个香辣鸡腿堡”，对方说：“好的”，然后张天仇就无意识破戒了；在这点上他真不如伟哥一根毛，伟哥最长三个月没跟灵长类交流过，也是大四，伟哥唯一开口的两次就是连续两天在张天仇去买饭的时候说：“喂，我”，再到后面就是彻底默会，伟哥不需要开口张天仇就给他带饭回来——伟哥破戒是因为他有次半夜耍 cf 手游开宝箱时突然从床上蹦起来：“81 光明之神！哇！——”，然后一个熟睡的舍友被吵醒：

“罗奇伟我靠嫩娘”，伟哥马上回一句：“对不起”，伟哥就这样破戒了。张天仇一想到这些就笑炸了，他咯咯笑起来，脑子里闪过曾经那些最漂浮的时光与最纯粹的快活，他又伸手去把对面的蒜瓣摸来吃。

“你在笑什么？”田飘飘大为不解。

“我想到飞哥”

“飞哥是什么”

“我高中玩的最好的同学……有一次我下课在走廊上站着，看到飞哥走着走着突然流眼泪了，我问飞哥干嘛哭了，他说………噗！——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笑什么？”田飘飘感到完全的莫名其妙。但仇哥已经笑没完了，他把身子伏下去在那边按着肚子，然后断断续续地说：“哈↑哈↑哈↓～”，换气都换不好，像一团长了嘴巴的野火在摇来摇去，直接给肺笑炸了：“哈哈——飞哥，他——哈哈 tmd！我擦”。

“别笑了”田飘飘挥手。

“不是——然后我就看到飞哥他……飞哥他说，哈哈，我操！哈哈哈哈哈哈”仇哥直接蹲那起不来，四周的空气都成笑气了，令田飘飘极度不舒适：

“你脑子有病吧？我走了”

“别别别，别，哈哈，听我讲完……”张天仇挣扎着从地上飘起来，吭哧吭哧大口吸气，让自己赶紧冷却下来，预备开始正经讲故事：

“咳咳，嗯！嗯，飞哥他——噗，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煞笔吧！”田飘飘转身要走。

“不是，飞哥嘛，他我高中玩最好的同学，有次我下课在走廊上站着没事干……我看到飞哥很平静的那种走过来，本来想跟他打招呼，结果他走着走着突然开始掉眼泪，我纳闷了，问飞哥干嘛哭。他说他刚才边走边哼自创的一首歌，给自己感动哭了。”

“哈哈哈哈哈哈！”田飘飘马上捂着嘴也猛笑起来，后面觉得反正仇哥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就两手一块捂着肚子搁那捧腹了。张天仇本就憋笑憋的已经火冒冒了，见田飘飘笑这么起劲，整这

么一出助燃剂下来，给张天仇直接笑着火了。接下来三分钟，他们什么都不干，只是笑笑笑，笑个不停——田飘飘倚着栏杆，阳光洒满她的肩头，她就转身把阳光当柴火，肆无忌惮的张大嘴巴，把阳光大口大口吃进去。见田飘飘这么失态，张天仇忽然又觉得自己是不是真有艺术创作的才能，可以把平日里阴沉沉人设的田姐逗成这样，他就继续动脑筋琢磨着还有什么笑话，可最近确实没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但这有什么要紧？张天仇乐意把任何经历给升华成笑话（**人类厌恶撒谎，却给编故事以特权**），趁着阳光依旧普照，张天仇想到飞哥高一的时候教唆别人往食堂窗口拉尿的事，于是他娓娓道来：

“高二的时候飞哥跟我在窗口搁那排队呢，旁边排的是我们平时很看不起的一个，我们都管他叫老渣，因为他平时被所有人看不起。我们打篮球的时候（想想就知道，老渣肯定是在女生面前出风头所以跑来打，平时根本没人喊他），因为他太矮，好像只有 1 米 59，飞哥又快 1 米 9 了，当时飞哥运球，他在那边半蹲防守飞哥，然后飞哥直接一边运球一边无意识从他头上跨过去了，给我们笑抽了……”

“哈哈哈哈哈！”田飘飘无意识两手并拢拍一下，鼓了个掌：“然后呢？”

“然后飞哥那次不是排队吗，跟老渣一块刚好排到打饭的时候，打饭老头在那边催他们赶紧选要吃什么，飞哥突发奇想就指着窗口里面跟老渣开玩笑说，王康杰你敢脱裤子往里面拉泡尿吗？”

当时可能老渣一直被我们打压，太自卑了还是什么，所以他无意识，他就真的 tm 跳到窗口那个台子上然后把裤子脱下来，蹲下来，一种特夸张的姿势，想那个啥吧，想把那个啥硬塞进去，试试看能不能尿到，然后，然后，哈哈哈哈哈哈——”

田飘飘笑的腿搁那打弯，见张天仇已经要窒息了，她催促到：“别笑了赶紧讲”

“呼，呼……打饭的，打饭的那个阿姨，她看到老渣把他那个啥，你知道吧。把他那个啥往窗口里塞，直接吓一跳，一个饭勺挥过去，说咦！——你这鳖孙弄啥咧！”

“我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王康杰你敢脱裤子往里面拉泡尿吗？

“楼上的两鲨臂！别 tm 笑了！”楼下自习室的临街窗户被唰一下打开，好几个脑袋探出来对着上头骂。但这两个家伙真没完了，仇哥甚至已经溜边了，他半个身体都挂栏杆外面，肆意地笑着。

“咚咚咚咚咚！”楼梯传来一阵脚步声，洪门达一路小跑上到

阳台，看见笑地已经没人形的两个家伙：“臭鸡哦！你们两个没完了？有人想刀你们了都！别 tm 笑了！”

牧神的午后

自从厕所的鬼哭狼嚎事件之后，洪门达开始有点同情张天仇，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仇哥是北方人，而洪门达从没去过北方，他对出门远行也没什么概念，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从揭阳来到广州——北方，那是哪里？他没概念，广东以北的地方都可以是北方——听说北方没有绿色，而且特别穷，可北京不也在北边？他嫌麻烦了。他只知道仇哥家里是种地的，而且大老远从河南跑到广州，只为了考南边的大学。听说河南离广州有打底 1000 多公里，仇哥家这么穷，跑这么远，每天压力这么大，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万一哪天扛不住自杀了咋办？

每当傍晚临近，城中村华灯初上时，他就用电瓶车驮着仇哥去大街小巷溜达溜达，让彼此都从庸质的折磨中解脱出来。说实在的，对于两个整日心浮气躁的年轻人来说，能在“太平间”（这是仇哥对自习室的称呼）里熬两个小时都算烧高香了，张天仇总是对自习室这种玩意的存在感到不解，因为一大群人竟然静悄悄地挤在一个密闭空间里，他们不聊天也不外放抖音也不往彼此脸上丢纸飞机，只是在座位上各干各的，太神奇了。

今天也是一样，洪门达在阳台上听张天仇讲完老渣掏唧唧往窗口撒尿那个故事之后，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笑休克，再加上见着阳光，心情特别好，就对仇哥说：“傍晚继续出去溜达”。

“你们晚饭去哪？”田飘飘问到。

“去南村咯”

“南村有什么好玩的？”

“打发打发时间”

“算我一个吧，我闷死了”

于是三个人蹑手蹑脚地下楼，果不其然，一到二楼自习室，无数双眼睛就齐刷刷盯过来，纵使没任何人开口，张天仇也知道，就在刚刚一秒内，自己的直系血亲已经被击杀了无数次。田飘飘轻声对周围人说了句：“不好意思”，另一个女生便说到：“田飘飘你这才分手没一个月就找着新欢了？笑这么贱.....”，田飘飘就快步走到那女生座位上使劲一捶，扯高嗓门喊到：“费叶棠你tm说什么啊？是你贱吧！谁先得理不饶人的啊？你还造谣上了？嗯？”

“哎？我无语了。你吵到所有人学习，我都没骂你，就说你一句，你怎么还急眼了？”那个女生起身，抡起英语单词本就往田飘飘手上狠狠一拍，田姐赶紧把手掌挪开。

“谁先tm骂我贱的啊？不是你先找事？”田飘飘继续不依不饶。

“哇浪，是不是好戏喔，我多久没见过女人打架了，一会要抓头发大战啊。”洪门达拍拍张天仇的肩，局势正如洪门达所料，如果不出意外，田飘飘马上就要骂出很脏很脏的字眼来，并且她已经有化身桌面清理大师的苗头了，到时就是恶战。

“丢，你们要吵去外面吵行不行？这么多人还要学习！”考研

机构的老板在楼下大吼一声，之后急匆匆跑上来，把在楼梯口呆站着挡道的张天仇一把推开：“靓仔，我本来想警告你的。刚才一堆同学过来跟我反映，说你特别吵，影响到很多人学习，下不为例了！”，说完就杵到自习室中央，指着两个剑拔弩张的女生喊：“靓妹啊，你们有什么私人恩怨，要骂去外面骂，要吵去外面吵，我要做生意，你们要学习，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得唔得啊？！”

“喂？她先找骂的！”田飘飘和那个女生异口同声互相指着对方说出这句话。

“嗨呀，一个巴掌怎么拍的响啊？何必呢你们这是，我就站在这，你们到底要怎样？”老板继续站那，但情况也没什么好转，火药味还是很浓。张天仇懒得看了，他踱步下楼，回到地下室，回到自己的床铺，静静躺着，今天照样什么都没看，老是犯困。他就这么躺着，二楼吵吵闹闹的声音悠扬地下渗，他怎么都睡不着。打小开始，他对这些冲突就很敏感乃至反感，每当瞧见周围爆发这些事情，他就打心底里厌恶，甚至连围观取乐都嫌麻烦。而且这些冲突又能算什么呢，人类是这样的生物：他们哪天吵一架，好像很愤怒的样子，但又不能愤怒太久，因为大家还要讨生活，还想在一天忙碌后吃一顿舒服的晚餐，所以又不能把忿忿不平的情绪带到大口吃肉喝点小酒的时候。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想和解了，人类总嫌冲突麻烦，因为他们吃好吃的时候，觉得生活挺舒服，自然就觉得起冲突不明智。但他们第二天醒来，没准又自然而然跟别人互害起来，自然而然的发生各种嘲弄、后悔、和

好，张天仇躺在床上一想到这些，竟然想着想着想笑了。

当然了，仇哥如此厌恶冲突，不意味着仇哥是个怂蛋，似乎他排斥任何冲突，如果有人找茬他会懦弱的磕头——情况倒不是这样，其实你说张天仇是怂蛋也没毛病，只不过他的情况要更特殊些，如果你找他茬，他大概率真会给你磕头，让你别纠缠了；诸位不要觉得仇哥是这样的老实人，好像你随便欺负他都没事。恰恰是这种人最可怕，因为他心胸宽广到从不报复别人，他从未想过复仇——至少不是对具体的个体进行复仇——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人最可怕，诸位以后还是小心这种人，因为他如果有天要复仇，一定是对全人类进行复仇的；因为就算他们哪天怒火中烧，要给自己烧自焚了，可一碰到具体的个体，碰到人类，并且观察到跟他起冲突的对方身上有如此人类的那些部分，他就坦然了，甚至审美起来，觉得人类是如此美学的东西，他们怎么会想复仇呢？说真的，就算仇哥哪天走街上，突然出来个人捅他一刀，他估计本来会发怒的，但如果这时捅刀子那人的背后蹦出来一个数据面板，显示这人所有的悲欢离合还有他曾经历过的最纯粹的快乐与伤痛，张天仇就会坦然，然后对他说：“你走吧……”；所以仇哥这种人是绝不会对具体的个体复仇的，除非面对的是作为抽象的人类整体，那他们会自然而然干出最反人类的行径来，你甚至意识不到这帮人在复仇——因为复仇这个概念蠢到爆，总感觉是具体个体间的那种互害行为——张天仇想，如果哪天他要复仇，这复仇恐怕是涉及到全人类命题的，让全人类都恐惧的，并

且因为全人类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导致这样的复仇完全正当化的——说它正当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无法算作私人恩怨了，而是牵扯到理论上的各种复杂情境，要让后世在研究张天仇的复仇时，竟然被迫先讨论何为“正义”，何为“人类”等等的永远无定论的命题——世界历史上那些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大人物，哪个不是靠着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私人恩怨给上升到了这种境地？而且正因如此，他们对生活中曾伤害过自己的那些人往往一笑了之，却给百万、千万甚至亿万人带来了真正的切骨之痛，让这些跟他毫无瓜葛的人丧子绝后、受尽迫害、颠沛流离，让人间尸横遍野，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张天仇越想越偏执。

张天仇咯咯咯笑起来。恍惚中，他又想到飞哥，想到高二时老渣往打饭窗口里拉尿，他快意极了。

没过一会，洪门达也回来了，试图绘声绘色地跟张天仇描述两个女生对骂然后老板劝架的盛况，但因为洪哥没什么讲故事的天赋，他只能吧嗒吧嗒地说：“先是田姐……然后是……再然后……骂丑逼，骂了什么，又骂了什么……《%》【】（～\$……谁骂了什么，老板这样劝架，老板给她们拉开……她们又凑近要理论，老板又……”

张天仇就这样进入了梦乡。

傍晚，一出城中村的大牌坊，来到旁边那个小山包，摸着被杂草吞没的石板小径跑几步就能登顶，这里能看到广州的全貌，能看到环绕在广州塔周围的那些湛蓝高楼与懒洋洋的珠江。当夜幕彻底降临，张天仇与洪门达就骑更远些，到僻静的工业区旁肆意驰骋——这些工业区往往都建在山脚下，一到晚上就静悄悄的，这时想开多快就能开多快，张天仇可以尽情享受路边盎然散发的青草味与迎面掠过的风浪，下班后的工人们各自敞开扣子在路灯下溜达，一切都舒服极了。仇哥还特别喜欢喝路边摊的柠檬茶，蹲在路边摊位上，看白幕布上放着周星驰的电影，耳畔萦绕着叽叽喳喳的虫鸣，这时能开把王者就太惬意了。

今日与往日大不一样，因为田飘飘也跟着出来玩，但她心情还是不太好，只涂了个口红就出来，卷发棒都懒得用，她头发直直耷拉下来，那套半死不活的睡衣穿在身上，也耷拉下来，显得很残念。洪门达都有些后悔带她出来，爬山的时候，仇哥和自己都看景色看爽，下来了，她才扛哧扛哧走到半山腰，然后两个人又要等她看完下来才能继续启程；何况她那个小电驴的电瓶都没充几格，就只能跟着她慢慢骑——洪哥要爆了，他随口抱怨：“早晓就不带勒出来了！”

“你在生什么气？”张天仇坐在洪哥的电瓶车后面，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询问。

“没有了，我没生气了……”田飘飘一边骑一边说到：“好

吧，其实还是很生气，我回去就拿把刀捅死那个姓费的”

“物物物！就安些干，就安些干！勒不敢捅，勒住是哇废物！”

洪门达又煽风点火起来。

“她跟你以前就闹过矛盾？”张天仇继续问到。

田飘飘的话夹子瞬间打开了，她止不住抱怨起来：“我跟费叶棠本来处很好的……她之前跟我还有另一个女生一块住现在我那个房间，但我后面就跟她处不来，成舍敌了”，之后又列举了一大堆理由“太爱干净然后因为卫生吵起来”“零食都不给分”

“不小心用了她化妆品一下，突然碎碎念了”“跟家里人打电话用的北方话，听起来贼老土”“我体寒，她体热，因为开不开空调吵起来”巴拉巴拉的，给仇哥听审美了。

“我以为她给你全家杀了，你跟她才有那么大仇”张天仇说到。

“哪有那么大仇？今天还算勉勉强强和好了，她后面还送了我包坚果。”

“哇白！那勒这么刻意抱怨啥呢！”洪哥把电瓶车停在地铁口，嘎吱嘎吱锁好车：“那看来老板还是很浪险喔，可以给调解好”

“咦咦咦！我跟你们说啊，这老板才叫真的，油腻死了，我跟费叶棠本来吵嚷嚷的，结果越到后面这老板讲的话越招我们不耐烦呢！”田飘飘也锁好车，跟着进了地铁口：“你们要去哪里玩？”

“听仇哥的吧，仇哥，你日子太闷了，我真怕你在厕所直接上吊了，你要去哪儿玩啊？”

“我吗？去广州市区看看吧，真的，我到广州来之后，就从

广州站出来那一次，是在广州市区正儿八经呆过，其它时间都搁这呆，我都没去那玩过！”张天仇想到广州有很多好玩的，有什么动漫星城，听说那是很大的亚文化爱好者聚集地，张天仇一听到“亚文化”，就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他还没感受过这种亚文化氛围；他盘算着先去广州塔，再去动漫星城看看。

“我得警告你，广州塔很无聊的，你又没钱上去，离远了看还好点，到地方后站那底下看，真挺无聊的”

田飘飘说是这样说，但半小时后，当他们到达广州塔底下，还是被人来人往的喧闹景象给整惬意了。这种热热闹闹的景象在城中村歪歪扭扭的小巷道里毕竟还是少见，田飘飘举起手机拍拍这拍拍那，而张天仇则一直站在广州塔底下，跟水鸟似的抬头，一动不动，就搁那盯着天空看没完，目之所及只有庞大的塔基，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到——说真的，看这个跟看一大坨钢筋没区别；不过对岸海心沙上的音乐喷泉却很有看头，伴随着旋律，张天仇看到一束束此起彼伏的水柱肆意跳动，背景则是广州最繁华CBD的一栋栋高楼，它们在眼前列阵，把天空都环抱起来；仇哥欣赏了好一阵，他尤其关注那些高楼，它们就跟蜂巢一样，身上开满了窗户，灯光点缀其间，有的一闪一闪，有的彻底黯灭——张天仇很好奇，那些大晚上还发光的窗户里在干些什么呢？他很想上那些高楼看看，就再次脱离大部队，往一栋大厦走去，田飘飘本来还屡次提醒张天仇要跟紧，免得找不着人。但鉴于张天仇已经随机刷新在整个珠江广场的任何角落，她干脆也拍自己的去

了。

“请问我要怎么才能上去？”仇哥刚进到大厦一层，想坐电梯，就被大廊入口的闸机挡住去路，只好问保安。

“你在不在里头上班？”那个保安发话了。

“不在”张天仇这样回应，然后自然而然被拒了。他只好在大厦一层瞎逛，看到很多电子大屏幕，上面全是英文，还有各种各样的统计表在随时变幻，看都看不懂，那些电子屏上的柱子起起落落，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波浪线跟狗刨一样往前爬，像那个啥心电图。仇哥琢磨了好久才发现这好像是金融大厦，这个应该是股市，他实在看不懂，就出去了，又进到另一栋大厦，好像是超豪华顶级酒店，反正那个大堂龙到批爆，有那种大假山，接客大厅就是大酒吧，放着优雅音乐，底下还升雾气，很多老外坐在亮晶晶的大厅里说说笑笑的。仇哥还看到两个日本人拖着行李箱，服务员过来鞠躬说：“good evening sir, May I hlpe you?”，日本人也马上鞠躬：“嗨！哦内噶一西骂死！”，张天仇也无意识低头，发现这儿地板擦的比玻璃还干净，可以看到他的倒影，那局促而又躁动的面庞，印在地砖上，他凝视许久。又踱步到大厅里一处不起眼的小沙发上，环顾四周，他慢慢坐下去，观察着一切，起初还担心有服务员来赶走他，但并没有，他可以尽情靠着舒服的沙发翘着二郎腿刷抖音，沙发太软，让他止不住屁股往下陷，颈部又太舒服，久而久之就恣肆起来，他直接躺在沙发上，也不知躺了多久，想拉尿了，就去厕所，那里也是金闪闪的，拉完尿顺

带从那个古色古香的匣子里顺走了好几张摸起来很高级的厕纸，揣在兜里。

在大厅里漫步，他看到一个奇丑无比的中年男人，挺着个大肚子喝酒，旁边陪着一位妙龄女郎。任何人都看出来，这女人一定不爱这老登，仇哥也这么想，但女郎很主动，她一边坐在男人腿上热烈拥吻，一边说些听不清楚的调情话，而男人也予以回应，小酌着镀金酒杯，无意识去摩挲女郎的大腿根，女郎高兴极了，又搂住男人脖子亲个不停——张天仇没看出来任何演戏的成分，也许他们是真心相爱。

仇哥渐渐又萌生了上高层看一看的想法，他去坐电梯，显示最高有 100 层，就按那个最高层，但毫无反应，便从 100 层开始一个一个往下按，第 99 层，第 98 层，依旧毫无反应，直到第 60 层，电梯终于咯噔一下，缓缓拖着仇哥上到高层微服私访——第 60 层意外的宁静，当电梯打开时，映入眼帘的是古朴大气的墙纸与铺着大地毯的楼道，客房都紧闭着，张天仇小心踩着地毯，路过一扇扇房门，偶尔能听到电视机的喧哗与小孩的叫喊。甚至会有人突然开门出来，吓张天仇一跳，不由自主身子往后缩，被这些出来的人盯一下，就跟做贼一样心虚。直到仇哥来到一间敞开的客房前，里面没有任何人，外面还摆了好几桶油漆，也许还在装修，他就壮着胆子走进去，来到超大落地窗前，往下看，就瞧见珠江广场上密密麻麻攒动着的人群，跟蚂蚁一样小，再平视前方，就是珠江两旁的夜景，到处都亮闪闪的，像是一块黢黑的大画布

上泼满了黄颜料，在霓虹灯的闪烁中，透出无数栋摩天大楼流畅笔直的轮廓，顺带映出来张天仇的脸，他抬手摸摸这玻璃，仿佛摸到自己粗粝的脸庞——临走前，他摸了摸客房的挂壁大电视，还发现镜子里有触摸屏，点一下就可以开关灯。

出来后，他去到珠江边上转悠，就跟初来乍到时一样：在珠江畔散步，看着金灿灿的游轮与恢宏的天际线，头顶上时不时飞过几架无人机，小贩们则热情兜售着商品——广州塔的小模型、小国旗、泡泡机……仇哥游兴大发，买了个十块钱的广州塔模型，甩几下还会发光，他爱不释手。哪怕在回去的地铁上，只要无所事事，他就把这个小模型倒过来，又翻上去，倒过来，又翻上去。

“你准备考哪里？”田飘飘打断了张天仇的把玩。

“黄埔军校”

“哦，黄埔军校！长洲岛那边，那边的轮渡很好玩的！你改天可以去坐坐，我没事干了喜欢去坐鱼珠码头那个轮渡，可以闻到珠江的味道！”

“好啊”张天仇继续把玩，田飘飘又打断他：“你是不是文艺青年哦？怎么感觉你没头没脑的？我听洪门达说你听什么古典乐？”

“怎么会？……我觉得我比所有人都要现实”张天仇无意识感到冒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现实，他暴露在现实里太久，甚至快忘了现实到底是怎样的。

“不是，我不是说刻板印象那种，而是你真喜欢读书啦，

你是理想主义者啦，那种”

“哦哦，我以为你在埋汰我……”

空气凝固，晚上十点的广州地铁，无人说话，只有轨道代替着地铁上每个人发声，它断断续续的轰鸣成为每个人的絮语。其实无论是打电话的人，还是地铁上的电视广告，他们一开口，就全是惹人烦的轰鸣声；哪怕没开口的人，他们内心肯定也是轰隆隆的，怕惹人烦所以不开口而已。张天仇又看到电视里的“树洞”环节，许多人扫电视上这个二维码，然后把想说的心理话写出来，就会出现在地铁电视上，不停切换着展示：“祝 xx 生日快乐，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工作上遇到了困难，要继续努力……”，凡此种种。于是张天仇也扫了一下二维码，写了段：

“张天仇真的要努力！”，但一看展示费有点小贵，他又叉出去了。

张天仇从此爱上了出去溜达，每当复习到烦厌时（通常看半小时书就会这样），他就坐地铁到市区，去任何地方转悠，恨不得把广州塞进脑子里。他经常来到中山纪念堂，盯着纪念堂前的铜像看一整天，在纪念堂旁边一条街，三元宫门口，一排的殡葬用品店，张天仇经常路过，今天运气很好，甚至看到店门口站着他老朋友。他停下来与很久没见的纸人聊会天——纸人还是那样，总是笑呵呵的，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他总是微笑，而且到广州之后，纸人竟然也赶时髦起来，穿西装打领带，尽管袖子里还是空荡荡的（因为仇哥又弯腰瞄一眼纸人袖子里面）。

“你出来多久了？有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上一次见都可久之

前了，你舅舅经常问我，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纸人笑着说到。

“我最近无所事事炸了……我有时惶恐，有时坦然，有时大笑，有时沉默，有时睡觉，有时清醒地睡觉。我感觉啥都无所谓。”

听完张天仇这段模棱两可的表述，又像是无趣的诉苦，纸人就开玩笑：“那你为啥不自杀？我见过太多你这样的，我也都只问同一句，那你为什么没胆自杀？”

“是的，我一想到我根本不会自杀，我就后悔我刚才跟你说这些，甚至后悔到想自杀，我该找点活干。”张天仇喃喃到。

“是的，不能这么随意结束生命……”一阵和风徐来，纸人被刮斜了一点，但他依然娓娓道来：“其实我上个月刚跟希特勒吃完饭，当然了，我不是吹牛逼，没有这种意思，我跟他也不熟，那天第一次一块吃饭，你知道的，因为他人已经没有任何包袱了，他再也不是政治家了，所以他在饭桌上张口就来，啥话都往外唠，甚至拿自己的死跟大伙开玩笑……当时我问他自杀前什么感觉，我以为他这种大人物不会后悔的，但他坦白说自己还是后悔，说早知道不自杀了，然后你知道吗，他巨tm逗，跟大伙掰着手指头在那算，说如果他当初不在元首地堡自杀（但当时逃也逃不到哪里去），而是被苏军逮住然后移交国际法庭，他怎么说也能多活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他说多活一秒就是赚，何况一两年，还要面子干什么？说真的，面子tm值几个钱啊？苏军刚逮住你那会顶多框框几拳伺候你一顿，但肯定不敢打死你，忍住就完事了。你只要活着，你就能吃饭看书打飞机，还有睡觉，哪怕你压力再

怎么大，睡觉的时候都是舒服的，而且还能做梦——他当时直接就说的手舞足蹈，给我们都看笑了，而且他说如果想死的体面，就学戈林往牙齿里藏氯化物，行刑前咬那个，自杀，反正第二天一早还是要死，那时候为了体面不自杀不行。所以他后面就开始拿戈林来开玩笑（戈林当时也在饭桌上），但戈林不知道是开不起玩笑还是什么，希哥开他几句玩笑，就给他整急眼了，挺着个啤酒肚 tmd 那么胖站起来要打架，后面都是我劝架，他们才没打起来。但希哥人还是有威望，说戈胖子都 tm 要动手了，必须胖子来买单，戈林就乖乖掏好几叠冥币出来。”



知乎 @泰山府在此

希哥有点要大了，他妈的

“哈哈哈哈”这番话让张天仇好多了，他就问最后一句：“舅舅过的怎样？”

“他让你好好读书，说你人其实很聪明，就是不肯好好读书，你只要肯好好读书，清华北大都随便考”

张天仇心情好些，就拜别了纸人，纸人又喷他不懂人情世故，要走了怎么不帮忙给自己扶正一下，仇哥就照做，然后拜别了纸人。沿着三元宫那条道，一路去爬白云山，走到山顶，可以一览广州最赤裸的体态，一切就那样徐徐在他面前展开，尽收眼底。纵使时令已至深秋，暖风仍眷顾着这片土地，张天仇在绿油油的阔叶大道旁漫步，当晴空拥抱越秀的时候，他看到火红的木棉盛开。

第十三幕 史上最大规模冲突

高涂当被关在禁闭室两天了，煜哥被关在对面，没人知道伟哥被关在哪。禁闭室是黑的，门外偶尔传来趿拉趿拉的鞋子剁地声，教官来给他们送饭——王卫煜一直在疯狂骂街，不停叽呱叽呱着“放劳资出去，草拟骂！”，煜哥打从被关进来开始，就笃定了要一直闹，有事没事就踹几下禁闭室的门制造点响动，吓吓那些值班的教官（实际上压根没人在意），但煜哥相信他可以一直闹下去，闹到教官受不了就过来放他走，甚至专门挑半夜在那边嗷嗷叫：“敢不敢跟老子拿刀对砍？！我草拟骂！”

“有血性的男的来！敢不敢跟我对砍？！”

“别叫了！”高涂当大喊

“高哥你 tm 还有血性没有？你帮着他们骂我？”

“现在凌晨两点，你 tm 吃完早饭再喊不行吗！”

夜幕静悄悄，天窗敞开着，月光泄进来，涂在他脸上——高涂当打算手淫。

他无所事事，一躺着就想手淫，手伸裤子里摸个不停，结果一摸就羞愧的要命，他一直试图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超凡人格，结果依旧失败，于是被锁进了这里，寂寂无名，做什么仿佛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他本该成为全中国失败者的领袖（而且自己也正往这方面发展），越失败就越成功。要主动失败，现在越失败，以后越传奇。可没成想他真的一直失败——没人真能承受一

一直失败，失败太多，就习惯了沉沦。高涂当一手淫，就内耗，一躺到床上，就想手淫，到底该怎么办？他打算站着睡觉，总之要离开床。他在这四方天地里转圈，离开月光的视野，进到最纯粹的黑夜里，连自己都看不见。他 20 多岁了，周围人都已经性成熟，在旅游考证谈恋爱，他却从未体验过这些正常生活，只是不停做一些彻底遥遥无期的规划与自命不凡的行为——他说服自己，硬抗禁闭室，只要抗过去了，自己就是无敌的。他偶尔后悔，质疑自己人生所有抉择都是错的，积重难返；可一想到庸人们的笑声，想到之前被战神克星按在地上时周围人的起哄、打趣、嘲弄，他就燃起最炽热的恨意与不甘，就渴望世界大战。

大场面一来，比如说世界大战一来，没有任何人会在意有个叫高涂当的，过着如此失败的生活，所有琐屑、纠葛全都变得无意义，没人会在意生活，因为那时人间都跟死亡打交道，给诸众降下绝罚。只要发动总体战，所有那些我们自认为渺小、安闲的生活全都无意义，所有理论都无意义，世界大战一来，人们喜欢提的，并且以后津津乐道的也只有那些决定好几千万人生死的元帅与领袖，他们的指挥艺术之类的，还有导弹摧毁一整座城。总之，没有任何人会在意高涂当的失败，而高涂当，则会竭尽全力，与大场面产生联系。

大场面，大场面，大场面……快来吧，大场面。高涂当拼命咽下一口气，走回床上，躺着，翻了几个身，没过一会，就不动了，他从不打鼾。

我们的夏天

我现在还是讨厌盛夏。

热的一整天都只能窝在房间里吹空调。但外面阳光很漂亮，虫子不停叫，窗外不停传来人们热闹的忙碌声，如果不跑出去玩，我就焦虑，怕虚度光阴；可我更怕热，结果我就在床上一边躺一边焦虑，一直到夜幕降临才好受些。

那时张天仇最期待夏天，无论是大二还是大三，还是我们考研考编找工作全都失败（张哥甚至考驾照都失败了）后毕业的那个夏天，实际上都无所谓，夏天，一切挫折与失败都融化在阳光里，我们什么也不干，只是在河边不停走，让太阳把我们烤成非洲鸡，好挥霍无所事事的时光。

太阳烤的我们又燥又渴，河边全是臭烘烘的泥巴，我闻到微生物的气味，而女友给我买了袋李子吃。张天仇热的直接脱了上衣，伟哥则跑到阴凉处打王者，女友就去洗李子，她扎着马尾，踏着干净的小黑皮鞋，为了防止河边淤泥弄脏她修长的碎花黄裙，还要特地把裙子撩上来一点，在河边蹲下给大伙洗李子，她洗的很细致，手来回搓个不停，要反复洗到湿淋淋的李子在阳光下映出彩虹来，我就望着她洗李子的背影入了迷，幻想她以后当我老婆，每天都忙碌着洗水果，我肯定每天回家都扛他妈好几百斤水果，堆满整个里屋，然后我在外头如痴如醉看她洗水果，然后等她洗水果洗入迷的时候，我忽然从后面捂住她嘴巴，她肯定吓了一跳：“干嘛！”，我就跟她臊皮一会，丈母娘这时肯定在客厅里看

电视，老婆就跟我说声音不要太大，嚯嚯嚯！耍起耍起！

“张天仇，你别往河里撒尿！哎！你别往河里撒尿！我靠神经病啊！！”

“搞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我马上问女友发生什么事了，她赶紧停止洗李子，小跑过来指着正在往河里撒尿的张天仇：“他神经病啊！往河里撒尿！脏水全飘过来了，李子都脏了！”

“张天仇我操尼玛！”

但好在还有些李子是张狗撒尿前洗的，于是老婆把浸过干净河水的李子递给我，我一口咬下去，嘴巴里全是她裙子的香味，然后我们就继续沿着河边走。有时走半天，有时走一天，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我们不咋讲话，要么闲扯几句，要么就一直沉默着走下去。

这种活动一直持续了三年，哪怕后面我与仇哥各奔东西，我也养成了沿着河边一直走的习惯，女友最开始乐意陪我走，但后面就不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在为谁洗李子；我上周跟老同学微信聊天，听说仇哥在广州城中村挂逼（好像还是准备考研），而伟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一样的地方，我就猛然想起河边的往事。

我讨厌盛夏，现在工作以后就更讨厌，难得的休息日，我只想趴在床上一边躺一边焦虑，窗外的蝉叫个不停，令我回忆起张天仇在河边的碎碎念，我都忘了他说话声音是怎样的，记忆里他一开口就是蝉鸣，我一想起仇哥，就想到夏天。

夏天的我们穿上阳光就是无敌的。

夏天

2023 年的 12 月，夏天要过去了（好像已经过去了哈哈），我与张天仇、罗奇伟继续沿着河边走，因为太无聊，每个人都懒得开口，我们一直走，竟然走出了郑州市，等到我们回过神来，发现已经在黄河边上。于是我们无聊到继续沿着黄河走，一路走到晚上，我们不需要看地图，就是走直的，我也不知道，走在地球上莫名其妙就知道往哪走，黄河一会大一会小，我们听到稀里哗啦的水声，继续走，一直走到晚上，我们才发现没带充电线——坦诚来说，我们压根没做任何准备，但好像也无所谓，然后我们继续走。

岸边的道上没有路灯，我们只能借着时不时跑来的汽车以及大货的灯光探路，但好像不探路也无所谓，我们在地球上摸黑，踩在最松软的乡间小路上，借着月光就知道往哪走，有时路过一些已经沉睡的小村庄，还有些破败的河堤，我再度闻到那股水味，但不是臭烘烘的，而是风掠过河面的利索味，这味道不臭但很凶。

伟哥已经走不动路，他手机也快没电了，不停发出“啊”“呃”的呢喃，在忽然来一句“不行了……”之后，就顺势趴到路边草垛里躺那了；我顺手打开微信运动，发现我们走了 64230 步，折合人民币大概 40 公里，这太牛逼了，我马上雀跃起来。但我又瞄一眼步数榜，看到那个司马学生会的副会长（一个最刻板印象的庸质人物）今天 tm 走了 66666 步，我马上就把这个拿给张天仇看：“他 tm 怎么走的这么多步？”

“您好是的，他是那种最庸的那种，天天健身跑步，但我没见他步数能超过 30000”

而且我看到显示有 tm16 个庸质人物给他的 66666 微信步数点赞，而我们的 64230 步数只有两个人点赞（其中一个还是伟哥），我一想到被庸质人物踩在脚下，就气的想一拳给地球打爆。张天仇也不爽起来，他看那个副会长最不爽（尽管那个副会长跟我两完全不熟），我们马上开始归纳那个副会长的庸质之处，而且越讨论越激动，难以想象这世界上真有那么多的庸质人物，庸人大军！

“是的，比如你看学生会的人，你看他们平时忙东忙西然后嘻嘻哈哈的，就是那种跟日漫生徒会一样，那种最被升华的日常，要很忙，但又要有笑有泪，整得他们对世事已经游刃有余一样。那些学生会不都喜欢打着什么让你积累人际经验和大学乐趣的名号叫你加入？或者让大学生活更忙碌一点？……”张天仇越说越激动了！他马上又激动的那种说到：“好像只要穿上学生会那套衣服就跟普通学生不一样了，喊我们这些人过来参加各种东西，为他们假惺惺的忙碌增加真实感，我想到这些就一个升龙给学校打冒烟了”

张天仇继续喷：“你真难以想象的，我们被这种人超过了！”，伟哥似懂非懂。但因为仇哥没被那个副会长正儿八经恶心过，所以难有切身之恨，我就不一样，马上打断他：“你懂 jb！去年那个运动会，我难得打算主动报个名去锻炼身体，挣些学时，就报

那个运动会 100 米，于是就有专门的教练带我们练习，双休日早上六点 tm 要起来练，然后那个学生会副会长每天都中午来探班然后打气，用那种最庸的说辞，因为他太庸，所以哪怕他表现出最世俗的善良（比如训练完给我们点些奶茶喝），我也怀疑他骨子里肯定不是善良的人，真正善良的人肯定都是最厌世的人，怎么舍得跑来天天给我们打气？他肯定虚荣炸了，尽管他，或者他们这些人，只能搞那种最无害的虚荣而已。”

“是的”张天仇说。

“我继续说！”于是我砸吧砸吧口水，继续说到：“我为什么下那种判断呢，还有另一点，因为这个副会长探班时发表些演说，结果说的都是什么最无聊的集体荣誉感……你看他每次开那个专业大会上讲话就知道，你听到他的台词就知道，甚至他都不需要开口，我们一看到他那个年级大会上穿西装打领带的行头就知道，他以后肯定会不小心作为庸人之一，被大震撼、大场面给不小心波及到，可能我们以后跟他打照面的唯一途径，就是坐在指挥所里，参谋长递过来一份平民死亡报告，然后我们就扫一眼，看到他这个名字很眼熟，我们就马上再扫一眼，发现，啊，是那个啥，以前大学时候那个学生会副会长。”



我逼着自己不去看平民死亡报告

“是的!!!!”张天仇几乎嚎叫起来，我们达成一种最精妙的共识（哈哈是的），他嘴巴又蹦又跳很想再说一些剖析，一些让地球听了都羞愧到想自杀的言论。张天仇按捺不住，他几乎是跑到岸边对着黄河不停挥拳，他一拳一拳往那些水流里打，噗噗噗就出来几个水花，他肯定是感到地球也是庸人的一员——地球真的不算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一天就走了 40km，全中国能有多大呢？我们几个月就能走完它，我一想到我们真可以办到这些，就要自燃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裹挟我，我感到自己真是无敌的，真的，我无敌了。

“我继续说……!”我擦擦额头上的汗，我继续说：“这个副会长的微信步数肯定是刷的，不管他怎么刷的，他就是想刻意卡到 66666 这个数字，让自己虚荣一会。我怎么得出这个判断呢？当时运动会来了，我要去跑 100 米，教练觉得我太废，不能给学院

挣名次，于是找个人给我替跑。我心想，那行吧，于是上午看着别人给我替跑完享受掌声，为了表示我的大度，还给替跑我的那哥们买了杯果茶；然后下午我又去参加 50 米团体接力赛，这是团体赛，各种各样的废物都来参加，有些都跑的没我快，都是抽签喊来的，结果那个副会长也想来跑，后来我听说是因为他女朋友在旁边，这货就想出风头，他过来拍拍我，说你走吧，我替你跑，我就笑着说没问题，然后双手插兜离开，在旁边看着他们跑完，那些庸人还有穿着学生会衣服的人就在那喊加油，我听的犯恶心，结束后他们还要合照，我就笑着跑去合照”

“玛德!!!”张天仇几乎是很快说出这句话：“玛德!! 我们必须比他牛逼，他走 66666 步，我们就必须有 70000 步——干脆走 99999 步吧，真的，走 70000 步，可能那个副会长一看到我们 70000 步，就觉得没有那么震撼，我们真得震撼到所有人，最好直接走个 99999 步（因为微信计数极限好像是这个），那个副会长还有那些庸人早上一爬起来看到我们两个在步数榜排名第一，一看到 99999 步，直接就跪了，就知道我们有多战神!”

“是的，我们无敌了！无敌的！”我激动的不停爆气，两条大腿突然又满血了，浑身上下都冒火。就这样搞！太龙了！今天直接走个 99999 步，而且我们真得加快速度，因为微信到晚上 10 点 44 就不计数了，我们只剩下三小时，我都想一拳给地球那个什么黄赤脚给打飞起来，给它自转直接逼停。没有任何犹豫，我们马上走起来，而且全程不能再碰手机，谨防它没电，总之我们一边

爆气一边走，给黄河直接吓直了，它一点弯都不敢拐，就为了让我们顺利行军，我们就不停走，甚至伟哥也很快追上来，他痛苦的要命，走几步路就要崴几下，安慰一会水泡，再勉强跟上我们。当他实在不行时，张天仇就扛着伟哥走。



总之我们一边爆气一边走，给黄河直接吓直了。

最开始我们还凭着对抗庸人的意志力健步如飞，但越到后面越难受，有那么一会，我感觉自己腿消失了，只是在地上飞，我只靠上半身就能活，我们纯靠上半身来走路，肠子在地上蛇行——仇哥似乎已经到极限了，他扛着伟哥，咬紧牙关，不停往外溜气，但他气越爆越猛，当我们路过一个大桥底下，看到一群人在夜钓，挡着我们的道，仇哥就扛着伟哥从他们身上猛地跨过去，跨过一个又一个夜钓者，当跨到第三个时，那个夜钓者起身甩杆子，撞倒了仇哥，我走在最前面，转头看到仇哥的倒塌，连带着

碰翻好几桶鱼，但我根本没功夫停下来。

“玛德！”张天仇在地上打滚，他拼命想爬起来，但是有一条辐鳍鱼纲慈鲷目慈鲷科罗非鱼属罗非鱼种的鱼在他胸口灭世，几乎要打垮他，伟哥被那条灭世给吓坏了，完全起不来。那条灭世疯狂地鹰击长空，它抖个不停，降落到仇哥脸上，鱼鳍入侵他的嘴，划了个血泡出来，几乎要爬进去了，仇哥马上与那条灭世搏斗，那条鱼越是要钻进仇哥的嘴，仇哥就越是狂吼着与它搏斗，夜钓者们都尖叫，一个老头跑过来试图救仇哥，但仇哥大吼一声：“我单挑它！玛德！”，老头就立正在原地。仇哥越战越勇，最后一使劲就死死抓住那条灭世，给它的战甲整个掀下来，鳞片到处飞，然后使出终结技，他扑腾着起身就是一个战神回旋给那鱼甩回河里，炸开一个巨大的水花，我们都欢呼起来，夜钓者全都立正了，看到我们走远，再俯身收拾翻倒的水桶与饵料。

La Victoire est à Nous !

说不清是晚上几点，我们走到一个叫马沟村的地方，力竭。这个村名没有任何特殊含义，如果我们倒在一个史诗级的村庄名字（比如说冠状沟村）前，我们以后就会成为伟人，可我们真的倒在这么一个平庸的村庄前，我厌恶这个村庄，咬牙切齿，它就跟我见过的华北村庄没区别，我一看到那些灰不溜秋杂七杂八的糙院子和贴满“专治早泄”“办证”的墙面就泄气，不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四处静悄悄的，我就忽然感到一切都没希望了，中国太大，不说全中国，华北平原太大了，无论走到哪，都是这样的村庄，

它们就这样无穷无尽刷新在地平线上——谁想改变中国？想改变中国的来！来走一走！看看你们会倒在哪个村庄前！那个村庄又是怎样千篇一律的风景！

我动不了，一点动不了，我恸哭，我们绝望了，无论怎样走，都走不出华北平原，我们被这片土地包围了，我真的很想起来再走，但双腿被村庄紧紧拽住了，我回头望向无尽的田野，矗立着满地的坟头与秸秆，即将被村庄拖入无止境的深渊里，我打算放弃抵抗，完全趴在地上，抽息一会，静待大地的裁决，我们已经尽力了，无怨无悔，就这样。

“还能……再走一会……”张天仇挣扎着起身，他刚才与灭世鱼搏斗，现在又打算跟马沟村搏斗，他没走几步就一个踉跄跌下，但又死死抓住道旁的秸秆，他现在又与秸秆搏斗，我忽然很羞愧，也打算再起身，可我真没力气了。

“不能再走更远了……真的力竭了”我恍惚着掏出手机，用最后的六格电量看到时间，现在是晚上 10 点 10 分，我们走了 87000 步，我大脑转不过来，不知道这个折合人民币是多少，我只能吐泡泡继续说：“87000 步 够了，别再走了，别再走了……仇哥，我们真的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太不甘了，我……”张天仇啪嗒一下躺到玉米地里，他拼尽全力说道：“这鳖孙村的名字……太 jb 烂了，我们得起来！躺在这里，太不甘了……真的！我都想一拳给这个马沟村打平了，我……真的，我们再走 3000 步就好，就 3000 步，凑个整！而且

没准下一个村子，名字就是最传奇的那种，我们一倒在那，就像那些动画片里打完 boss，主角团躺在草地上露出最蠢的流水线笑容……”

是的，只要我们再走 3000 步，3000 步也就是 1 公里多，我想到这只是上学时 1000 米体测的长度，只要我们再突然有那种天启式的超凡状态，我们就能凭着意志力再走 3000 步……可再走 3000 步又怎样呢，我们走的出华北平原吗？我拼命抬起自己的腿，但转瞬又想到哪怕再走 3000 步也无济于事，搏斗是永无止境的——我一想到这些就没了力气，无止境的搏斗、夜色中的漫漫长路、无穷无尽的村庄还有寂寥的大地，我整个人都不安起来，我没想到中国这么大，我们却连华北平原都打不垮。

“我想到，我们，连这么点村子都打不过……我想到为了实现我们的臆想，要跟华北平原对掏……要一直搏斗，斗到最后一刻，力竭了就是彻底失败……”张天仇失声，略微哽咽起来。

我真不知道了，真不知道。我想到历史上没准有那么多跟我们一样的人，也跟华北平原对掏，走到力竭才停，一波接一波的倒下，这里的土层不是风化变成的，而是大伙烂掉的尸体一层层垒起来的……哪怕我们再走下去，依然是无止境的搏斗，我的身体开始慢慢下沉，眼前一黑。

在极度乏力中，我看到后面马路上缓缓走来伟哥的身影，他总算追上了我们，伟哥看到我躺在地上，就过来把手铲进我身子下面，试图像大厨颠勺子一样给我翻起来，我就劝他：“算了吧伟

哥”，但伟哥真给我翻了个面，我本来是侧躺在地上的，他这一翻让我直接整个人脸皮子跟地面黏一块了，完全呼吸不了，我马上求救：“救我伟哥……”，伟哥又试图给我铲起来，但他似乎也没力气了，试好几次都不能再成功，我马上安慰：“算了伟哥……”，此话一出，伟哥忽然又大吼一声“呃啊!!”猛的一抬，我这下直接超级变换形态，翻了个大面，眼前不再是沉寂的乡间或者黢黑的地面，而是最广阔的天空，我一看到天空，高于人类 6000 英尺，因为之前我们陷入最坚定的麻木状态，一直在地上走，足足三小时都没抬头，结果我竟然看到天空，就诧异，脑子里开始蹦出来中国地图和地球的样子，我才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地球，都是在天空甚至宇宙上，往下看，它们才存在的，我恍惚中就伸手去抓它，感觉一伸手就能碰到天空，只要给我张地图，我就能摸到中国……

“塔玛的!”张天仇怒吼，我听到他拼命挣扎着从地里升起的窸窣声，当他彻底傲立时，就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胜利：“玛德!! CF 签到领 1000 钻石!!”

真的，我们又有力气，好像又能与这片土地搏斗了，我都不知怎么的，也慢慢站起来，又继续向前走，每走一步都给华北平原按地上打，它彻底服了：不远处黄河的奔流声渐渐熄灭，它害怕我们，所以缩的跟个水龙头一样；忽然就平地刮过来一道风打理我们，给衣服上的脏东西全擦掉，秸秆和林子都被风按住，向我们鞠躬——我们已经无敌，我们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迎面走来

一只耳朵特别大的猫，我就向它吼：“老子允许你耳朵这么大了吗？”，路过一处僻静的院子，两个老人在门口坐着聊天，张天仇就把他的手指忽然塞到其中一个老头的鼻子下面，给对方闻秸秆的味道；当前方出现新的村庄时，我们就放声歌唱——我们所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称之为意志力，意志力总要枯竭的，力竭就会倒下，不要再说那是意志力，尽管我们最终依然力竭了。

我们终于彻底地快意倒下，倒在一个刚刷新的村庄前，力竭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村的名字，叫皮王村。

驻马店乐衣酷服饰批发城

回学校后，我发现自己的步数排行榜多了三个赞，这让我很高兴，给那晚的步数截图留念，跟舍友说：“昨晚我跟张天仇还有罗奇伟，光靠走路就给郑州打穿了”，舍友都给我竖大拇指，然后无事发生。

“宝宝，快看昨晚我的步数”我跟女友炫耀不停，她看了看，就惊呼一声：“哦！天哦！你们怎么做到的”，哈哈，她似乎很崇拜我。我们继续逛街，圣诞节要到了，郑州的新天地广场门口立起来很大一株圣诞树，她就把围巾收拾好，嘟起小嘴到那株流光四溢的灯饰前摆好 pose，催促我给她拍照，我就拍照，边拍边回味那天晚上的行军，我感到那晚不真实，而且那晚的所有思辨与挣扎都不真实，太怪了。是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真的给华北平原干爆了，它就一副信球样，匍匐在我们脚下。可现在我又看到它一脸云淡风轻，似乎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在我面前摆棵圣诞树，

躺着哼歌（而且还是哼着圣诞歌）休息，看到它那副洋洋得意的姿态，我就懵了。

“拍的怎么样了？”女友走到我面前看我拍的成品，就让重拍一遍：“你给我鼻孔拍太大了吧！……真无语了！你这样，嗯，不是，这样，对，这样拍”

“好的”

我就走到她所指的那个角度拍，切到她要的滤镜，要拍到那棵亮晶晶的圣诞树，还有热闹的大商场，来来往往的行人之类的……我感觉自己拍摄技术不错，总之现在的镜头完美拍出圣诞节跳动着欢愉着的氛围，这是郑州最平淡却又最活泼的一天——我感到不真实，真的，太假了，我们几天前不是刚给华北平原打趴下了吗，怎么现在它又若无其事在我面前晃悠？还摆棵圣诞树在那里。我感到孤立无援，如果我现在突然发表演讲说：“我们要再进行一次死斗！再次赌上性命！超凡的意志力，去战斗！再打垮一次华北平原！”，恐怕没任何人会听我的，哪怕是这些人里曾有伙计跟我一块战斗过，他们今天宁可去商场里溜达也不会再跟着我，但我真意识到事情的紧迫性，结果额头就汗流个不停，莫非怎么努力都徒劳无功的？

我们在商场里转悠，她问我去吃些什么，听说必胜客在圣诞节办活动，我说是的，于是打算去吃必胜客，但又嫌太贵，我这个月兼职赚的钱还没发下来，不敢点太贵的，就在美团上找了些券，打算去美美吃一顿必胜客——可我满脑子都在想着华北平原

卷土重来的紧迫性，我该去找谁？我怀疑哪怕是伟哥，也不会再听我的（他太懒了），唯有张天仇，我现在必须赶紧找到张天仇，不论他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他，情况紧急，根本容不得半点拖延，我相信只有仇哥，当我向他阐述恐怕要再搏斗一次（其实可能是无止境的搏斗）时，他依然会慷慨悲歌，继续欣然去战斗；哪怕我直接跟他挑明：“这样的战斗恐怕永远没有尽头”，他也会坦然接受。

“吃完饭去干嘛？”她说我们很久没看电影了，可以吃完饭再看场电影。我一想，还真是，太久没看电影了。

“等会吧，我吃完饭先回宿舍一趟”我回答。

“那你今晚还出来吗？”

“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就打个滴滴去必胜客，一上车，司机就让我们下车，说不接拼车的（我不懂这些古怪理由，甚至都快忘了司机是用什么觉得有损他利益的理由发难，好像是不接拼车的），按照惯例，每次出去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古怪事情，也是女友去做的；但今晚女友瞬间炸毛了，她与司机理论不休，司机也不甘示弱，一直说什么拼车时间长巴拉巴拉的，我完全不懂，我想不明白为啥要因为这些事吵起来，可能以前我也斤斤计较这些，但自从征服华北平原后，我觉得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就几公里踏马打什么拼车？”司机怒骂。

“喂！是滴滴平台派的拼车，我肯定都选啊！”女友回敬。

“那就打车的时候不能把拼车取消么？就几公里打什么拼车”

“我靠，你也可以不接啊大叔！”

“你们下去，我不接了！一会钱退给你们！”

“呵呵，那我们要给你投诉的！”

“下去下去！”

于是我们下车，在寒风中继续等，女友大发议论：“我靠！那个司机怎么这样啊！”，我有些怅然，担心将来有一天，如果我孤身一人，碰到有司机因为这些事跟我纠缠不休，他开口便是钱钱钱，我的厌恶感就直接爆表。或许我直接跪下，他要啥我都给，只要别喋喋叨叨个不停只是说这些，但钱又太要紧了，否则梦就是太好的——我太厌恶人间！乃至我像懦夫一样不想与任何象征着人间的东西沾一点关系，任何让我感到人间的东西，比如与庸人说些俗套话题，或者只是走在街上看到满大街的东西，我都感觉窒息，跟个懦夫一样跑远远的。更遑论我要亲自与人间打交道，我担心到时候直接跟这司机死斗，也许我以后都该揣把刀上街，防止被人间骚扰，只要有鳖孙用人间的借口向我稍微发难一下（那种最平庸的发难），我都掏把刀出来死斗……证明我跟人间遵循的根本不是一套规则。

我们继续等了个七八分钟，又打来一辆车，结果依然是刚才那个司机，我们又坐进去。

“哦哟，真是冤家路窄，大叔”女友说到。

“怎么又是你们啊……”司机无言，继续开，但开到一半，又

开始发些牢骚，说司机有多苦，还有什么平台有多王八蛋，女友也表示理解，她安慰起司机来，不过还要偶尔翻翻旧帐，表示刚才司机说我们的话压根不占理，司机就边开边否认，就这样继续你一嘴我一嘴扯着，双方都把握一种度，不会让彼此太难堪，一路上就这样絮絮叨叨不停——说真的，我感到不真实，而且偏执到感觉有一股最恐怖的忧患，感觉华北平原要给我、张天仇还有罗奇伟报复死，它真是奔着我们来的，用那种最邪恶最隐蔽的手段报复我们几天前凭借最战神的意志力打垮它的行为，我真得赶紧告诉张天仇这一紧急情况，我胸闷个不停，本来就有点晕车，结果现在更晕了，我难受的要命，华北平原要弄死我了，我越想越害怕，直接把刚才喝的喜茶全呕了出来。

“停车……！”伴随着这种破音呐喊，车内全都一惊，就看到我呕了一地，出租车里瞬间飘荡起浓郁的奶香味，地板的垫子出现许多黑黑的西米露。司机彻底僵直，愣在那好一会，他看着我大口大口吐出西米露。

“哎哟喂！靠嫩娘！！信球货！！我刚洗的车!!! ……”

郑州与众不同竞赛

最近宿舍举办贴春联活动，评比哪个寝室春联贴的最好，或者设计的最有趣，获奖的全寝刮分 20 个学时，于是天地众生都闹哄哄的在楼道里忙上忙下，一片红艳艳的喜庆景象，辅导员也过来看看大家都贴了啥，她身后跟着学生会，一路有说有笑，走到哪个寝室，就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照例说些“祝元旦快乐”之

类的话，就出去，大家都起来送别：“老师再见”——这样温馨又寻常的画面沿着每层楼道挨个上演，直到他们刚上 4 楼，看到一个房间门口贴了那种一眼就最与众不同的对联，通体全是白色的，左边写着什么松柏长青，右边写个德泽永固，门楣上一个横批“灵魂入乐园”，学生会副会长就敲响那个寝室的门：“你们寝室的对联是谁贴的？”。

“是我贴的”门被缓缓打开，一顶棒球帽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张五官躲藏在黑暗里，只露出一双疲乏黯淡的双眼，但还算挺拔的鼻梁与奇凸的颧骨依旧是清晰可辨的。

“你贴这个”副会长指着“灵魂入乐园”五个字，询问：“你贴挽联干什么？”

“这根本无关紧要的”

“你在说什么？什么无关紧要？”

“你叫什么名字”辅导员问到。

“张天仇，老师”棒球帽喊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又重复一遍“张天仇，老师”。

“你干嘛贴这个？不觉得晦气吗？”

“我本来也很担心的，害怕贴了这个东西真招来不好的运气，就像之前您发的毕业生实习表格，里面有一栏是要填从小到大的学习经历，要填小学在哪上，中学在哪上，证明人又分别是谁——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证明人是啥意思，也忘了以前班主任都有谁，所以我就瞎填，而且出于好玩，我在证明栏那里把自己

周围的酷哥名字全填上去，比如小学证明人名字，我就填了罗奇伟，然后瞎编一串电话号码；填完后我还洋洋得意，结果我舍友告诉我实习表格如果填错会影响毕业，以后可能还要进档案，而且一点涂黑和改错都不能有。我一想到这个就惶恐，赶紧跑去问班干部再拿几份表格重写，结果因为被那种惶恐的心态支配，我连着写错好几份，又跑去拿，结果……”

“塔玛的！原来那个一下午跑了好几趟办公室要表格的沙币是你啊！”一个学生会成员瞬间大喊。

“这些都无关紧要的……我继续说”张天仇继续说：“我又填了好几十份，才终于把完美的那份（不违背任何条例的那份）交上去，就像完成了一个任务（就跟 rpg 游戏里接到任务一样），晚上很舒服的入睡，不过这些都跟我接下来要重点讲的没关系，我几天前刚刚给华北平原打服了，所以这几天，我一直被那股最惊人的超凡状态裹挟着，觉得自己根本不怕任何东西；我现在就后悔为什么上个月填实习表格时，没有坚持把最戏谑的那份交上去，而是听了舍友的话重写好几十份，我一想到这些就后悔炸了。”张天仇顿了顿，他突然指向辅导员手里拿着的水杯，询问到：“我想喝一口您的水，其实我会自己直接拿过来”

“你应该征得我同意……”辅导员回应。

“请您给我喝一口水”张天仇说到。

“拿去吧”辅导员递出水杯，张天仇接过，直接用嘴碰壁就一饮而尽，一点没给辅导员留下，他把水杯还给辅导员，有些学

生会成员几乎暴怒了，他们直接质问：“你脑子有病吧？”，尤其是那个副会长，张天仇在演讲时，他不停“啧”“嗨呀。”“有病吧……”这样说，甚至把寝室里其他人喊出来（尽管只有伟哥出来了），副会长问伟哥一些东西，但伟哥的回答总是迟缓，他忙着打团，副会长就放弃了询问，继续在张天仇演说时发表“啧！”“嗨呀！”“煞笔”这样的词。

“我继续说了，继续说”张天仇砸吧砸吧嘴，继续说：“所以当我看到有这个贴春联活动时，无意识就想贴个挽联，我也很难解释自己心理活动是怎样的，可能是弥补自己当初没把那份戏谑的实习表格交上去的失落感，所以我几乎是坚定到自己都害怕的程度，去康复前街那个寿衣店买了几份挽联，而且我一进到那个店里，就觉得不光要买挽联，我一看到那些纸人纸马，还有纸做的四合院，就都想买回来，但我怕花钱太多，结果我纠结炸了，我当时反复对比，想着哪种性价比最高，我拿起一个纸做的四合院，问老板这个院子是不是通风的，他就给我一些平常的答复，我最后在那个店里逛了一小时多，买了几叠冥币，三副挽联（我取舍很久，挑三副最牛的诗词），还有一个穿蓝裳的纸人，再扛着它们坐地铁回学校。”

“纸人在哪？”辅导员也许是惊讶到完全懵逼了，她只是反复问张天仇，纸人在哪？张天仇就转头把那个蓝裳的纸人扛出来，放在面前，因为仇哥讨厌副会长，他就专门把那个纸人对准副会长摆着，所有人都愣在那不吱声了。纸人只是笑嘻嘻的，把双手

藏在袖子里（可能是 12 月的北方太冷），它脸颊被冻的通红，向所有人作揖，张天仇后面怕它受冻，又把自己外套披在它身上。

O partigiano porta mi via !

“仇哥，我们得继续搏斗下去，说真的，我跟你讲，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如实把一切都告诉张天仇，告诉他现在情况有多紧迫，整个华北跟我们作对！我们要继续搏斗，得再打服它一次，但我没告诉仇哥可能一次之后还有下一次，下一次之后还有下下一次，永无止境，因为它会不停复归，复归个不停。可这些都无所谓，把情况说严重或者说轻松都无所谓，仇哥只需要听那么一下，就会坦然说：“走吧！我们再战斗一次！”

“走吧！”张天仇听完我的话，就转头看向伟哥：“伟哥很快就会被说服的，没有伟哥我们不能上路——等他打完这把，我们就讨论，啥时候再打服它一次。”

我焦虑的心态总算缓解一些，张天仇转头开始放史诗音乐，不知道是哪首古典曲子，我们就在这个氛围下继续商讨，仇哥见我们根本没人询问放的是哪首史诗级别的音乐，就跟我们讲：“我刚才放的是《女武神的骑行》，你们听过吗？”

“没有……我们继续谈，这次要去哪？我怀疑根本不需要任何攻略，我们就是感性的，随便去哪里，就征服哪里”

“对！……”纸人回答一声，它让仇哥给外套拿回去，因为它靠在暖气片边上，热的快冒烟了，然后听完我们异想天开的一些计划，就说它在地下有些人脉，等哪天可以介绍些大人物的经验

给我们，在我们直言不需要之后，纸人就说：“给我搬走吧，老乡，给我搬远点，我要着火了……”

张天仇这野狗趁我们没注意又给音乐声音调大，按几下音量键，因为音乐要到高潮部分了，他就不停催我们快决定要去哪里，我马上掏出来随身携带的中国地图，铺开，音乐刚好就卡到那个最高潮的位置，刚好就在我铺开地图的那一瞬间，它冲到最高潮。

“就去那个，那个，我看！”

《女武神的骑行》放到最疯狂的那种最高潮了，张天仇迅速趁我们不注意把音量调到最大，他一个舍友终于暴怒，从床上爬起来用河南话往死里喷我们，而我只是跟疯了一样在地图上指个没完，自己都不知道在指哪里，直到音乐结束，我们才恢复有效讨论。

“给我搬走吧，老乡，给我搬远点，我真要着火了……日。”

第十四幕 史前史

罗奇伟已执行死刑。

一切都结束了，伟哥死了，他觉得脖子难受，但这难受也就持续了一会，然后他就走马灯了。走马灯结束后，他浑身轻飘飘的，来到充气城堡。

充气城堡是软绵绵的，有很多小朋友脱了鞋在上面蹦蹦跳跳，充气城堡自己也蹦蹦跳跳，罗奇伟也蹦蹦跳跳，城堡中央有一个大滑梯，大伙从最上面的哆啦 A 梦嘴巴里爬出来，嘻嘻哈哈地溜下去，但罗奇伟不想去那里，他不知道该去哪。罗奇伟妈妈在城堡门口疯狂拍掌：“罗奇伟，赶紧上去，去哆啦 A 梦那里！”

罗奇伟赶紧爬上去，但城堡滑溜溜的，他爬了几圈就滚下来，头撞到充气门廊，没有任何痛感，甚至给柱子撞变形了。罗奇伟妈妈赶紧把鞋子递过来：“罗奇伟，你不玩就回家！来把鞋子穿上”

罗奇伟一揽子蹿起来，尝试像野狗一样奔跑，双手不再悬空，把它当做新的脚，于是双手陷进城堡地面，他现在完全是一条野狗了，奔跑起来，爪子攀住其他小朋友的腿，借力向上，没一会就到哆啦 A 梦那里。那有个隐蔽的小暗室，坐着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只有很少的小朋友会在那里停留，另一个出口通往滑滑梯，正当罗奇伟准备从哆啦 A 梦嘴巴里爬出去的时候，无所事事者从怀里掏出收款码出来，他五官在阴影中显露，发型跟火山一样。

“你好，扫码五块，能玩半小时，微信支付宝都行”

“……高哥！你不是自杀了吗？”

高涂当将收款码塞回去，端详着眼前这个人，发现真是伟哥：

“伟哥，是你吗？”

“是我，高哥，你现在又潜龙了？”

“我罪孽太重，而且没有像你们一样被人间审判。玉皇大帝说我没有走流程，罚我永世看守充气城堡。但见到你，我太高兴了，来聊聊天吧。”

“来聊聊天吧！现在你再也不是政治家了！你没有任何包袱，坦诚的把所有东西都说出来吧，就像历史上那些别的大人物一样，快说吧，高涂当！你自杀前是什么心情？”纸人忽然从阴影里浮现，穿着蓝裳，笑咪咪盯着他俩。

“你走吧，我没啥要告诉你的！”高涂当斩钉截铁地回应：“我和历史上那些大人物不一样，我对和你聊天压根不感兴趣，我是抱着终结一切历史的目的，才来到这里的。”

但是只要充气城堡还在，只要那个软绵绵的滑梯还在，人们就一直滑，从哆啦 A 梦的嘴巴里跳出来，滑梯尽头就是人间，人间仍在运行，一切都在回归，死者的复生，永恒的轮回，高涂当恨的咬牙切齿。他之前就坐在小暗室的阴影里吓唬每一个来到充气城堡的人：“你好微信还是支付宝？”，那些小朋友一看到高涂当全都哇哇大哭，家长就在最底下投诉，疯狂骂高涂当，但高哥知道，为了终结人类历史，他必须这么做，尽可能阻止那些小朋友从哆啦 A 梦嘴巴里跳出来，防止他们坐滑滑梯，并且在暗室

里吓他们。

“伟哥，你还记得 2026 年 1 月，还是 2 月吗？反正是年初，那时……你好微信支付宝都行（他突然对一个不小心来到暗室的小朋友张牙舞爪）！我刚才说到哪了？”高涂当继续说：“日本那个前首相，叫什么早苗来着，我也忘了，你之前去日本国事访问过，你记得吗（伟哥摇摇头）？好吧，当时，我应该才 20 出头，看到东风谷早苗解散议会之后重新选举，她那个党占了 300 多席，据说相当于她在日本无敌了，中日关系紧张。当时我在老家炕上刚手淫完，只是刷抖音刷个不停，看到大伙都在说，三战要来了，就给我看燥起来，想到世界大战真要来了，但自己却一事无成（他那时似乎真耍抖音耍迷糊了）。而且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只要历史不终结，那我任何时候刷抖音都会燥乎乎个不停，我怎么老这么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存！我感到所有政治都在搞耍，所有消息都是大爆炸号外，死人把活人捆住，活人跟活人纠缠，安逸的苟且，煞有介事的人间。从那时起，我就在想，必须有一场终结一切的大事件，历史的终结，全宇宙都会变得跟乡下一样。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只要拿根针，给充气城堡扎漏气，历史就终结了”

高涂当从裤裆里掏出来一根针，他下定决心要终结历史了，但罗奇伟打断他：“高哥，我想滑滑梯”。于是高涂当又从怀里掏出收款码：“五块”，罗奇伟妈妈就在下面招呼：“哎，我来付！”，高涂当就下去把收款码给她看：“五块”。

“你这咋那么贵？别的地方都三块”

“大姐，小本生意”

“四块” 罗奇伟妈妈已经在屏幕上输入四块。

“小本生意，大姐。”

“就四块”

“行吧”

“算球了，还是三块吧。凭啥别人都三块，你要四块叻？”

罗奇伟妈妈又撤回，在屏幕上输入三块。

“大姐你再讨价还价我就自杀了”



大姐……我……终结一切历史

再经过一番无聊且漫长的讨价还价后，随着一声“支付宝到账，三元”清脆响起。高涂当再度蹲下，深呼吸，扎了下去，而罗奇伟则如愿以偿从哆啦 A 梦嘴里飞出去，轻飘飘溜到最底部，

在滑梯的尽头消失，临行前，高哥转头对他说：“罗奇伟，历史要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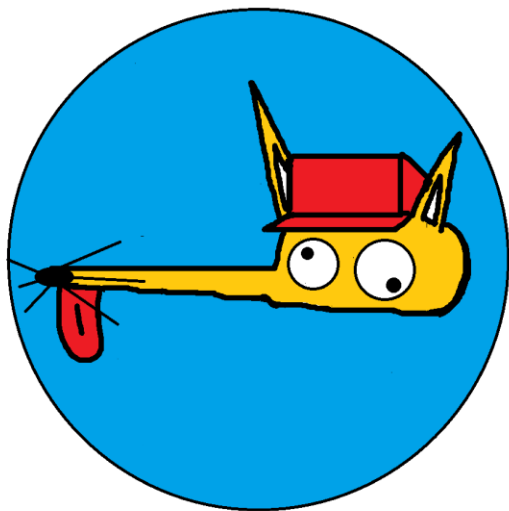
大概两小时后，罗奇伟从中华战神综合征矫正中心太行分部的禁闭室床上爬起来，浑身难受，怀疑有人趁他睡觉时揍了他一顿，开门的喀拉声不停响，今天好像是禁闭的最后一天，他看到门被缓缓打开，阳光开始慢慢洒进来。

城堡则开始漏气，不停往外喷风。小暗室也开始塌陷，充气城堡歪歪扭扭，在风中被当做面团揉搓。哆啦 A 梦渐渐干瘪，脸颊瘦削，原本可以容纳三个小朋友跳出去的嘴巴瞬间闭紧，看着像奖励哥给自己榨干了。城堡不停扁下来，最后扁成一滩五颜六色的狗屎饼粘在地上，纸人开始歌唱，所有小朋友都哭了，笨手笨脚过去穿鞋子，家长全都气炸了。

总之，人类的史前史就这样被高涂当结束了，历史终于开始了。

第一部 完

卷末语



“第一部到此为止！我像拥有超凡状态一样搞了三四天，总算在除夕搞完了。哪怕写完了，出门去沟边撒尿，风还是一样呼呼响，给我冻的抱头鼠窜，总之没有任何大事件发生！”